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新移民成年子女族群認同之研究

An Ethnic Identity Study of the New Immigrants' Adult  
Offsprings in Taiwan

柯凱瀛

Kai-Ying Ko

指導教授：李碧涵 博士

Advisor: Bih-hearn Virginia Lee,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論文係柯凱瀛(R02341058)在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105年06月29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李 珣 丞


(指導教授)

劉 阿 榮      周 怡 日

所 長：

陳 明 通

## 謝辭



對於新生報到的那天的大雨印象還鮮明，也還記得更早之前確定自己考上研究所的激動與開心，而隨著論文最後一個句點的落下，似乎也把過去三年的時間做了一個總結。有很多人說，謝辭才是一本論文的主體所在，這一份精神我到現在終於有了完整而真切的體會。寫論文的過程的確是孤獨的，你必須在一個你坐的下去的地方熬過好多日夜而與此同時你的朋友們卻在社群軟體上有著一張張出遊的照片或是正在辛勤的勞動著，讓人覺得相對剝奪的同時也會對自己未來的生活感到徬徨而焦急；然而寫論文的過程卻也是社會的，因為在這當中的的確確感受到了許多的溫暖，不管是來自師長、父母、受訪者、親友與女朋友的，就是在這麼多情緒與互動的雜揉之下才有了一本論文的誕生。

感謝李碧涵老師的細心指導，老師對於學術工作的熱情與態度無論如何都會是我日後對於自身職涯的標竿，可以有這麼好的指導老師真的覺得很幸運；感謝爸爸媽媽對我無盡的愛與信任，無論如何您們都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愛您們；感謝 16 位受訪者願意參與我的研究，如果這本論文有任何的精彩都應該感謝你/妳們的知無不言與言無不盡；感謝訓豪、俊智、宇捷、頌遇、鼎和、崇山、湘薇、玉欣以及在學期間認識的大家，我會永遠記得我們曾經在一起讀書、吃宵夜以及無數夜晚的相魯以沫，在往後變成生活形狀的過程中，希望你們都能去想去的地方以及完成想做的事情，脫魯入溫；感謝聖音，雖然我們在最後沒有繼續走下去，但無論如何都感謝你這幾年來的包容與愛，希望後來的妳或者我們都可以好好的。

論文完成的這一刻的確是短暫的研究所生活當中最美好而且重要的事情，希望在多年後我還可以記得自己努力的樣子並且對得起自己也變成更好的人，感謝上面提到的每一個人，有你們真的很好，謝謝大家，我愛你們。

2016/07/10 於 211



##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於了解成年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況，筆者將新移民子女分為三個群體（母親為東南亞華僑、中國人、以及東南亞人）並透過深度訪談法了解受訪者的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之後，筆者認為母親對於傳遞自身文化的意願、受訪者與母親親屬的互動狀況、在母親國家的生活經驗、以及政治因素等四點皆對於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影響。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東南亞籍配偶的成年子女要建立雙族裔認同最為困難，而東南亞籍華僑以及中國籍配偶的子女則較容易建立起雙族裔認同。

**關鍵詞：**新移民、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雙族裔認同

##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new immigrants' grown-up offsprings' ethnic identity.

After separating interviewees into three groups and finding out how interviewees' families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s affect one's ethnic identity by in-depth interviewing, I realize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factors as follow probably affe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Firstly, whether these offsprings' mothers transit their own culture to their children. Seco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viewees and their relatives on mother's side. Thirdly,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in their mother's hometown. Finally, political factor also have strength on these offsprings' ethnic identity, especially whose mothers come from China.


Generally speaking, I consider that it is hard for interviewees, whose mother are from South-Asia, building bi-ethnic identi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easier for interviewees, whose mother are Chinese-Indonesian, Chinese-Malaysian or Chinese, developing bi-ethnic identity.

**Key words: new immigrants, new immigrants' offspring, ethnic identity, bi-ethnic identity**

##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前言 .....	1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1
一、研究動機 .....	1
二、研究目的 .....	5
第三節、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	5
一、族群認同的相關概念 .....	6
二、族群認同的相關理論 .....	11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	30
一、名詞釋義 .....	30
二、研究方法 .....	32
三、研究分析架構 .....	33
第五節、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說明 .....	38
第貳章、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41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41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的大同與 David .....	41
一、大同 .....	41
二、David .....	45
三、小結 .....	48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Coe 與 Joseph .....	49
一、Coe .....	49
二、Joseph .....	53
三、小結 .....	56
第四節、認同狀態為印尼華僑的 AAA .....	59
一、AAA .....	59
第參章、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64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64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 Sophie 與旋 .....	64
一、Sophie .....	64
二、旋 .....	66
三、小結 .....	68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Kevin、C、Y 與水母 .....	69
一、Kevin .....	69
二、C .....	71
三、Y .....	74

四、Jelly Fish .....	76
五、小結 .....	79
第肆章、母親為東南亞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81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81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者的小 Q .....	81
一、小 Q .....	81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者的 I、翔、Q 大與 Miss N... ..	85
一、I .....	85
二、翔 .....	87
三、Q 大 .....	89
四、Miss N .....	91
五、小結 .....	94
第伍章、結論 .....	96
第一節、研究發現 .....	96
一、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認同（5 人）、台 灣人認同（10 人）和印尼華僑（1 人）認同且和母親持有國 籍有關 .....	96
二、影響新移民子女雙族裔認同的主要因素有母親主導教 養、母親主動傳遞文化、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在母國美好的 生活經驗及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或常回母國；影響新移民 子女台灣人認同的主要因素有父親主導教養、母親吳傳遞文 化、和父母親家人接觸少、長時間在台灣生活及對政治自由 的偏好；影響新移民子女印尼華僑認同的主要因素有與母親 較親近、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在印尼美好的生活經驗及在 母國住過一段時間與常回去母國 .....	96
三、生活經驗會影響族群認同，但研究結果發現族群認同狀 態也會反過來影響個人生活經驗 .....	105
四、大部分受訪者的族群認同從小就已確立並延續至今，有 的則在成長過程中有所變動，但變動過程與 Poston 的階段 論不盡相同 .....	107
五、本研究中受訪者母親（新移民）的婚姻管道和家庭地位 與一般的外籍配偶並不完全一致 .....	108
六、新移民母親對其子女價值觀的教導與一般台灣家庭無 異，只是在生活經驗方面有較獨特的出國經驗（回到母親 家）與飲食習慣的影響 .....	109
七、大部分東南亞華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但其中國人認同 並未影響到其子女 .....	111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	112



參考文獻.....	113
一、中文.....	113
二、英文.....	116
三、網路資料.....	119
附錄.....	121
附錄一、大陸(含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人數統計表(截至 2016/4/30).....	121
附錄二、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學年區分(至 103 學年 度).....	121
附錄三、訪談大綱.....	122



## 圖目錄



圖 1-1	雙文化者的六種認同類型.....	16
圖 1-2	本文研究分析架構圖.....	34
圖 2-1	大同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45
圖 2-2	David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47
圖 2-3	Coe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52
圖 2-4	Joseph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56
圖 2-5	AAA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62
圖 3-1	Sophie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66
圖 3-2	旋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67
圖 3-3	Kevin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71
圖 3-4	C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73
圖 3-5	Y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76
圖 3-6	Jelly Fish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78
圖 4-1	小 Q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83
圖 4-2	I 的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87
圖 4-3	翔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89
圖 4-4	Q 大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90
圖 4-5	Miss N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93

## 表目錄

表 1-1	雙面向模式的四種類型.....	15
表 2-1	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五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41
表 3-1	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六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64
表 4-1	母親為東南亞籍者五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81
表 5-1	受訪者者之族群認同狀態簡表.....	96
表 5-2	影響雙族裔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97
表 5-3	影響台灣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101
表 5-4	影響印尼華僑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104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前言



筆者對於認同議題的關注是源於一場演講以及在美國的台灣人聚會。在該場演講中，講者提及他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了日本人、中國人與台灣人三個階段的認同轉移，並且在文化和政權的衝突與轉變的時代背景中，每一種認同的建立過程都是搖擺且痛苦的；另外，在美國的台灣人聚會則是看見第一代的鄉愁與第二代的認同問題。筆者發現雖然這些人都已經擁有了美國公民資格，但在第一代的行為與言談之間卻可以觀察到這群人在情感上並沒有離開過台北或者台灣，會有這樣的情形原因或許是沒有辦法完全打進或認同美國的主流社會。但第二代而言對於台灣的印象就是「爸媽的家鄉」或「有些親戚住在那邊」但對於自己是美國人的這件事情倒是沒有任何的疑惑與懷疑。

從上述看認同問題，可以發現到認同與個人背後的歷史因素、政權流轉、人口流動以及個人和社會的互動有關。從其它國家的角度和他人的經驗中回頭審視自己的家鄉或許才是最接近台灣全貌的樣子。當我們回到台灣社會之中，「是不是也有一群人會面對相同問題？」的疑惑便在筆者的心中油然而生，而對於此一問題的提問就是本研究的初衷。

##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一、研究動機

霍布斯邦曾經指出：「全球化下移民遷徙的方向就是由貧窮經濟國移往富裕經濟國」（吳莉君[譯]，2008：110）。自1990年代開始，來自各地的國際移民逐漸地成為台灣社會當中顯著的群體，該群體的組成除了大量東南亞的移工之外，透過婚姻而移居到台灣的東南亞與中國女性也日益增加。簡而言之，台灣就是亞洲內部遷徙的一個主要目的地（曾嫻芬，2008：524）。在這當中，我們

可將移工視為全球化中的邊陲國家輸送人力資源到半邊陲國家賺取經濟資本的現象，而針對婚姻移民，呂維婷（2011）等人認為，相對於暫住台灣的移工，經由「家庭團聚」來台的婚姻移民者則是永久性的定居，而她們所生養的下一代更是根本性地改變了台灣的人口地景。自此，在全球的人口移動版圖中，台灣正式成為一個新興的移民接收國。

在參考了伊慶春與章英華（2006）、田晶瑩與王宏仁（2006）、夏曉鵬（2002）、趙善如（2010：287）、黃森泉與張雯雁（2003）、江亮演（2004）等人的學術著作及研究之後，筆者整理出婚姻移民嫁到台灣來的六個理由：（一）由於台灣早期製造業以及近年來服務業的興起，驅使大量鄉村女子前往都會地區工作，導致鄉村地區適婚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二）台灣傳統的社會脈絡中，理想中妻子必須是經濟上與家庭裡的順從者，但近年來教育程度與經濟自主性的提高使台灣女性結婚意願降低，所以許多中低階級的男性便偏好以聽話的外籍配偶作為婚配對象。（三）世界體系下處於邊陲位置的東南亞國家發展性不高，而形成離開國境的推力，而對台灣的美好想像則是嫁到台灣來的拉力。（四）東南亞籍新娘開始移入台灣始於 1980 年代末期。由於退伍老兵面臨擇偶困難的窘境，所以經由華僑媒介印尼、菲律賓的婦女和台灣的退伍士兵組織跨國婚姻家庭，此現象在 1994 年政府推動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互動增加之後更為普遍。（五）「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結構性的壓力與在婚配市場的不利位置，造成了台灣男性迎娶外籍配偶的誘因。（六）1987 年政府開放兩岸探親之後，許多老兵陸續返回大陸探親，其中為數不少的退伍士兵找到原本的妻子或者在大陸結婚之後才返台，形成了最初的兩岸婚姻。而政府在 1993 年開放大陸配偶可以來台定居後，也使移入台灣的中國籍新娘數量增加。

針對外籍配偶，王宏仁（2001）與薛承泰（2008：17）皆指出外籍配偶的到來不僅負擔起了生育與照料全家的的工作，也給許多弱勢的家庭帶來了低成本且有效率的勞動力與照顧人力。在眾多家務當中，生兒育女通常是多數外籍配

偶嫁來台灣之後的最重要使命，除了先生與公婆的期待之外，外籍配偶想要拿到中華民國身分證的最快方法就是成為孩子的母親，所以她們一到台灣就必須面對制度上的誘因與傳宗接代的壓力（藍佩嘉、吳嘉苓，2005：55）。但是隨著孩子的出生與長大，跨族群通婚子女的認同問題也會漸漸浮現。

一般而言，孩子的認同通常跟著父母親而來，當父母親背景相同時子女也多半承襲了父母親的族群認同，而當父母親的族群不同時則他們的子女便較易於產生雙重或多重認同（紀駿傑，2009：165），然而對於生活在台灣的新移民子女來說，媒體的報導與社會認知的不友善，將可能導致對於其母親與自身負面的感受，進而不利於其雙重認同的建立。另外，在筆者的想像中，新移民子女也可能會碰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不被台灣主流社會認同的情形。如同Bronfenbrenner（1979）認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婚姻結合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可能比一般孩子承受更多壓力，周遭社會或成員的排斥會導致心理適應失調，甚至認同困境（轉引自夏曉鵬，2005：24）。而在實際的研究上，莫藜藜與賴珮玲（2004）也指出新移民子女常要面對的情況是家庭與社會對於自己母親國籍與身分的歧視，在這種情況下內心往往會產生衝突感，進而造成身分認同的迷惘。

根據移民署的資料，在2016年四月之後在台的新移民總人數約有51萬人，這51萬人主要是來自大陸港澳地區及東南亞國家<sup>1</sup>（附錄一）。另外，根據教育部在2014年的統計，103學年度中將會有21萬的新移民子女在國中小中就讀（約為總人數的10.3%<sup>2</sup>）。在此趨勢下，關鍵評論的報導指出到2030年的時候，25歲的青壯年世代將有13.5%為新住民子女<sup>3</sup>。所以我們已經可以預測，由於人數的增加，新移民與其子女對於台灣社會未來的影響力將會逐漸地增加。

<sup>1</sup> 詳見：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外籍配偶人數及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96419&ctNode=29699&mp=1>

<sup>2</sup> 詳見：中華民國教育部<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52&Page=20040&Index=1&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

<sup>3</sup> 詳見：關鍵評論<17年後，25歲青年超過十分之一是新住民子女>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3995/>

人數的增加所代表的即是社會與個人接觸頻率的增加，然而，王甫昌（1993）卻認為並非所有的社會接觸經驗皆有助於產生良性的族群關係。早期接觸的負面經驗、互動雙方的社經背景差異、以及族群之間的競爭與刻板印象等因素，皆可能導致接觸後反而加深族群間的成見（轉引自：陳玉華、伊慶春：2015）。例如夏曉鶯（2001）的研究就指出，台灣的媒體論述將外籍新娘定調為「社會問題」，例如：破碎家庭、低學歷低素質人口、苦命認命的受害者、為錢賣身的淘金者。透過媒體所建構的這些意象，久而久之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刻板印象便由此而生。

四方報的報導曾指出：「多數媒體對待新住民的態度是報憂不報喜，負面新聞大肆宣揚，卻忽視新住民勞苦及優秀的一面」。<sup>4</sup>而對於新移民子女，楊艾俐（2004：154-163）與李國基（2008）則歸納出新移民子女在媒體上大多以「在生活上適應不良、在學習上學習遲緩、而在身體方面則有發展遲緩的現象、窮人家的孩子、教養不佳、運用過多社會資源」等負面形象出現。基本上，在新聞媒體主流論述的定義下，新移民與其子女大多以低劣他者（inferior otherness）的角度被形塑與報導（夏曉鶯，2005：21）。而為了避免掉上述的污名，就有學者指出：「新住民子女會趁著從國小轉換到國中的新環境時，由於不想繼續貼著新住民子女的標籤，因此在填寫新生資料卡時，就會刻意隱瞞家長的原生國籍；此現象就某種程度的反映出，台灣社會多元族群融合的速度非常慢，還無法把新住民當成是我們的一份子」<sup>5</sup>。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新移民子女是一個近數十年才出現的群體；然而，對於新移民子女來說，台灣是一個已經生活了數十年的地方。他/她們跟每個台灣

<sup>4</sup> 詳見：四方報〈公視新住民節目《我在台灣你好嗎》9月26日首播〉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25/699268/>

<sup>5</sup> 詳見：聯合新聞網〈新住民子女 入學不敢填媽媽國籍〉  
<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E6%96%B0%E4%BD%8F%E6%B0%91%E5%AD%90%E5%A5%B3-%E5%85%A5%E5%AD%B8%E8%B3%87%E6%96%99%E4%B8%8D%E6%95%A2%E5%A1%AB%E5%AA%BD%E5%AA%BD%E5%9C%8B%E7%B1%8D>

人一樣，在此長大、上學然後進入社會。在這過程中，學術界對於新移民子女的研究主題與成果也與他/她們同步成長而漸趨多元。經過檢視之後，目前關於新移民子女的研究主題大多聚焦於學習成果、生活適應與家庭環境等方面，對於族群認同的研究並不多，以青年階段的新移民子女為對象的研究更是稀少。

Renn (2004: 28) 認為族群認同是個人在社會關係當中的脈絡和與環境持續的互動中建立而成，而隨著新移民子女的生活範圍與經驗的擴大，他/她們對於此議題應該會有更深刻的體悟與思考。綜上，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了解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以及其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

## 二、研究目的

根據初步的文獻檢閱，筆者認為新移民大略上可簡單分為三個群體：東南亞籍華僑配偶、中國籍配偶以及東南亞籍配偶，本研究將以上述三個群體作為依據，分別從家庭背景以及個人生活經驗與社會建構過程兩個方向探討其子女的族群認同情形。綜上，主要研究目的如以下：

- (一) 了解東南亞籍華僑配偶、中國籍配偶以及東南亞籍配偶成年子女目前的族群認同狀況。
- (二) 了解受訪者的家庭背景對其族群認同的影響。
- (三) 了解個人生活經驗與社會建構過程對於新移民成年子女族群認同的影響。

## 第三節、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想要回答的問題是「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與發展過程為何？」新移民子女來自於跨族群的通婚，具有雙族裔的性質。針對雙族裔，蔡雅雯

(2012) 整理了國內外學界<sup>6</sup>對雙族裔認同的討論之後，歸納出其定義：「雙族裔是族群通婚的子女，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藉由特定社會脈絡建構出與自己父

---

<sup>6</sup> 包括：Poston (1990)；Root (1996)；Williams (1999)；李國基 (2008)；Stephan & Stephan (1989)；王甫昌 (2003)；龔元鳳 (2007)；林彩岫 (2006)。

母親同樣身份族群的認同與觀點，就稱之為雙族裔認同。雙族裔族群由於同時擁有父親與母親的雙重身分，因此其身分的多重性以及情境變動性打破了原有的分類方法，使得族群認同更有彈性且多元」。根據上述，筆者認為對於族群認同的概念與雙族裔認同理論的深入理解是至關重要的，以下將介紹族群認同的基本概念、族群認同理論與雙族裔認同理論，並將以上述之內容為基礎，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訪談題目。

## 一、族群認同的相關概念

### (一) 關於族群<sup>7</sup>

賴澤涵與劉阿榮（2006：11）認為「族群是在歷史過程中，在文化累積下，形成其族群特徵。」王甫昌（2003:10）則指出「族群是一群擁有共同的來源，或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獨特社群的一群人」。

張茂桂（2003：218-219）引用美國社會學者 Richard Alonzo Schermerhorn 的觀點，將族群定義為：「存在於大社會中的集體（次團體），成員擁有或為真實或為假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例如親屬模式、直接交往方式（表現在地域主義與區域派系）、宗教信仰、語言或方言、部族、國籍、生理特徵，或者任何上述要素的綜合」。他亦歸納出該定義所隱含的要點如下：

- 1、「族群」是指「一個大社會中的次團體」，或是「對於大社會主流族群的少數者」。
- 2、「族群」這個概念，就性質而言和出生與起源有關。
- 3、關於「出生」、「起源」，基本上是屬於認知與意義世界的一部分，這樣的說

---

<sup>7</sup> 「族群」(ethnic) 這個字有拉丁文與希臘文的根源，分別是「ethnicus」和「ethnikas」，在過去的歷史兩個字都被用來指涉異教徒。希臘文中有另一個相關字詞「ethnos」，指的則是「習慣」、「性格」或「特質」。因此，當「ethnikas」和「ethnos」這兩個字連結起來以後，就意味著「住在一起、也共享和認可共同習慣的一群人」(Trimble & Dickson, 2005: 415, 轉引自許維德, 2013: 25)。



法是否可被科學檢驗，並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此一所謂「起源的說法」，被這群人「假設為真」，或至少不予懷疑。

4、重點在於「假設」為真，而非「真實」為真。因此，族群的文化特徵常是因為自我界定的需要而「被選用」，這是自我認定的結果，並不一定需要科學決定性的客觀標準。所以，「虛構」或真偽難辨的所謂「共同過去」非常可能出現。

5、這種對「族群」的定義方式，十分強調「主觀認定」的重要性。就這一點而言，它又涉及兩個涵意：首先，這是一種權力的欲求表示。再者，這是一種集體創造，或者說，是一種關於「自我」以及「他人」的集體的「想像」結果。

就上述要點，王甫昌（1993：55）認為在族群的認定上有「客觀認定法」與「主觀認定法」兩大論點。

王明珂（1997：25）認為客觀論是人們對於一個族群或民族的觀察、分類與描述，內容往往脫離不了直觀的體質特徵與文化習慣，前者有膚色、髮色、高矮等，而後者則以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作為族群身份的判斷依據。長期以來，這些幾乎成為了人們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也成為學術界的圭臬，其定義就是族群就是被認為是一群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人群。

而Fredrik Barth（1998:11）則以主觀論作為其分析族群的出發點，他認為一個族群的邊界，所指的不一定是地理的邊界，主要是社會邊界與組成份子主觀認定的範疇。意即族群的產生最主要是它的「邊界」，而不是語言、文化、傳統等「內涵」。Barth指出，在不同族群的接壤之處，彼此互相影響、抄襲、借用、融入、介入等情形皆可能發生（轉引自：紀駿傑，2014：163）。在Barth的觀點之中，上述客觀論的族群認同觀點便在此受到不同的挑戰。

根據主客觀論的論述與兩個典範出現的過程中，王明珂認為在詮釋族群認同的路徑上，應該要由識別、敘述「他們是誰？」轉移為詮釋與理解「他們為何要宣稱自己是誰？」（轉引自：賴澤涵、劉阿榮，2006:11）。



## (二) 關於認同<sup>8</sup>

心理學家 Erik H. Erikson 在 1950 年代將「認同」的概念從哲學引進社會科學。身為一個心理學家，Erikson 將「認同」看作是「個體對自我 (self) 的認識」。在 1970 年代左右，Erikson 所提出的認同概念已被廣泛應用在社會科學領域當中，甚至也開始出現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語言裡面。

James D. Fearon (1999: 11) 認為面對「何謂認同？」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想法就是：它是一個人如何回答「你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者可以說：我的認同就是「我如何定義自己是誰」。

片桐新自 (KATAGIRI, shinji) 認為認同是透過理解「自己是誰？」以及「我可以做甚麼樣的人」而得來，這種理解如果穩定，將可以使自己處於情感一致的平穩狀態 (蘇碩斌、鄭陸霖 [譯]，2008: 85)。

K. Rockquemore 和 T. Laszloffy (2005: 4) 則將認同看作是「個人了解自己 and 別人以及自己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

## (三) 關於族群認同

Tajfel (1981:255) 曾經指出族群認同是一種個體對於自我的概念 (self-concept)。而針對自我 (self) 米德 (1934:1) 指出，自我基本上是一個社會結構，它發生自社會經驗中。而 Turner (1985) 則將自我概念區分成個體認同 (personal identity) 與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前者指的是自己對自我現狀、生理特徵、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情境、未來希望等層面的知覺；後者則是自己對於自己屬於哪一種社會類別的概念 (例如：我是台灣人、外省人、越南人等等)。

吳乃德 (1993: 30) 認為族群認同的形成，一般是來自世代間的遺傳，以

---

<sup>8</sup> 「認同」這個詞在一開始是哲學用語。對大多數的哲學家而言，認同是兩個不同的物體之間在邏輯上的等同關係，例如：「A 和 B 是等同的」。這種用法一直到 Martin Heidegger 才有了改變，他將認同視為是一種事物的「本質」(being)，一種統整於事物本身中的基本特質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which is unity within itself) (Dittmer & Kim, 1993: 3, 轉引自許維德，2013: 1-2)。

及因遺傳帶來的文化傳承。王甫昌（2003：10-12）則認為：「族群認同所牽涉到的是主觀上互相認定對方是不是構成一個族群團體的社會過程。如果由這個定義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族群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作為區分我群和他群的標準。」

簡而言之，族群認同是個人與社會互動之後對某個群體所抱持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此脈絡中，不論是自己的認同或他人的認知，都必須是在不同的族群有接觸，且在天生的差異與不同文化傳承的狀態下，族群的界線才會顯現，也才使「認同」、「歸屬」、「區分」等概念有了意義。

#### （四）族群認同的組成要素

根據 Jean S. Phinney 和 Anthony D. Ong（2007: 271-274）的文章指出，族群認同的概念在理論上或經驗上都是許多面向的組成，並且族群認同會隨著時間與情境而改變，是一個動態的（dynamic）過程。因此，要了解族群認同，勢必要從現存的理論基礎以及支持這些理論的證據出發。兩位學者參考了 Ashmore 對於族群認同的理解框架（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並以之分析出族群認同的組成元素：

##### 1、自我歸類和標籤（Self-Categorization and Labeling）：

這兩者是族群認同的基本要素。前者意指「某人認為自己是某一社會團體的成員之一」；而後者則是「個體會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使用不同的標籤以自我歸類」。例如：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會分別用中國人、華裔美人、亞洲人等不同的標籤自我歸類。

##### 2、歸屬感和依附（Commitment and Attachment）：

歸屬感是最重要的族群認同要素。在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以及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的討論，「歸屬感」（commitment）所指的是對於某一團體強烈的依附和投入。此外，根據 Marcia 的發展模型，歸屬感除了依賴個體內化而成之外，同時也產生於對父母或者其他角色的行為模

式確認而來。

### 3、探索 (Exploration)：

探索指的是去找尋與某一個族群有關的訊息或經驗，並且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會持續地進行，其內涵包括閱讀、聊天以習得某一個文化習俗，或是參與某一個文化活動。

### 4、族群的行為 (Ethnic Behaviors)：

行為與個人所處的文化還有族群團體有關係，它可以是外顯的語言、吃的食物等等，這些常常都被認為是認同的展現。另外，族群語言(ethnic language)的使用，被許多研究者認為是族群認同的關鍵部分。然而，族群認同也可能是內在的結構 (internal structure)，而它並不會在外顯行為中出現。

### 5、評價與群體內部之態度 (Evaluation and Ingroup Attitudes)：

理論上，對某團體有著強烈的歸屬感，就意味者該成員在此團體中是感到舒服、正面的，且對於該團體的成員抱持正面態度。對少數族群的個人來說，對於自身團體抱持正面的態度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少數族群或者是較為低階的團體常會遭受歧視，而這可能會導致對於內群體的負面態度。所以就族群認同發展的觀點會建議，族群認同必須要是以學習與製造歸屬感為基礎，而這個基礎會讓人拒斥外界以刻板印象為主的負面看法。

### 6、價值與信仰 (Values and Beliefs)：

價值與信仰是對某人對某團體親合度高低的重要面向。一般來說對於某價值與信仰越強烈的話，那麼對於該團體的認同與歸屬感也會越高，所以許多族群認同的研究會以兩者作為測量的指標。

### 7、重要性和顯著性 (Importance and Salience)：

「族群認同」是否重要？對每個人或每個團體都有不同的答案，並且存在著很大的歧異性。通常弱勢族群會比主流群體更重視族群認同。

### 8、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一直以來是學界爭論的議題。早期的研究認為，這兩種認同是負相關的；但是近期的研究則顯示出，兩者可能是正相關、負相關或無相關。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族群認同」之所以會被廣泛的討論，正是因為這個概念對於一個社會團體、一群人，尤其是弱勢族群有實質上的功能。如同王甫昌（2003）指出族群認同的形成與發展乃源於個人心理需求，可為弱勢族群之個體提供歸屬感，建立良好的自我概念，並以之對抗族群壓迫，使個人有限的生命獲得有意義的延續。

## 二、族群認同的相關理論

一般而言，探討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大致上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等三種解釋（施正鋒，2005）：按照原生論，族群認同是來自於血緣或是文化特色（語言、宗教等）等先天的因素（施正鋒 2005），正如 Isaacs 指出「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價值而組成」（鄧伯辰[譯]，2004：60）；結構論（structuralism）強調的是認同如何在不平等的結構下凝聚而成，因此，被動、外塑的成分多於自我反思（施正鋒，2005）；而建構論者則認為，族群的認同是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強調彼此的共同經驗、集體記憶（施正鋒，2005），以建構論的角度審視族群認同的話，強調此面向的學者認為應該將「族群認同」與「族群特性」視為「社會建構」的結果（王甫昌，2002）。

前述的三個理論雖然可以回答「族群認同是怎麼來的？」但是並沒有辦法完整的解釋跨國(族群)婚生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是如何形成，所以筆者將另外引進社會認同論、涵化理論、階段性的認同發展模式以及生態系統的觀點等四個理論做為了解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狀態的基礎。在當中前兩個理論本來是為了了解「身為少數族群的個人如何在少數族群（非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族群

(主流文化)當中做出認同的取捨」,筆者認為這兩個理論的視角亦可拿來分析新移民子女的狀況,因為在新移民子女的家庭中就有著父親代表的主流文化以及母親代表的非主流文化必須被個人取捨,而後兩個理論則是著重於探討雙族裔個人的認同建立過程以及影響其認同的原因。

### (一) 社會認同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 1、Lewin 的場域論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社會認同論是由 Lewin 提出 (轉引自: Caterwright, 1951)。該理論的前提假設為: 優勢與高地位的主流族群會對弱勢且低地位的非主流族群形成一股吸引力, 每一個少數族群都渴望融入或與主流族群同化。

在此前提下, Lewin 認為弱勢族群成員的族群認同決定於兩股動力 (vector) 的導引, 分別是向內的拉力與向外的推力。前者源自於族群共同的遺產、共同的命運; 後者則來自於己身族群不同於主流文化的族群特性, 以及主流族群的吸引力。這兩股力量的結合將會決定個人的族群認同取向: 若動力的總合是向外推的, 在沒有其它外力的介入下, 個人將逐漸離開原本的群體, 轉而認同多數族群。

#### 2、Tajfel 的少數族群社會心裡學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在 Lewin 的基礎下, Tajfel 所提出的理論前提則為: 屬於低社會地位族群中的個人會極力追求正向的社會認同 (個人用來定義本身社會身分的總合), 倘若社會認同是來自群體身分, 那麼就是己族與他族比較之後, 前者獲得有利的結果, 此時個人將傾向保留原生族群的身份; 反之, 如果所屬群體不能滿足個人在社會認同上的需求, 則個人可能會設法改變所屬群體的結構, 或是尋找另一個能提高正向社會認同的面向再進行我族與他族的比較, 再不然就是離開原生群體, 或與原生群體保持距離。

在此前提下, Tajfel (1978b) 認為低地位的少數族群成員, 會尋求各種不同方式來增進他們的地位。個體或許會離開所屬族群並投身成為主流族群的成

員，或者是藉由重新詮釋被視為劣質的族群特性，發展出對自己族群的驕傲，並藉由強調己族的特性，以凸顯己族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在認同建立的過程中，個體會隨著不同的生活的經驗、感受或經歷，在我族與他族兩股的力量下做出是否同化<sup>9</sup>於主流社會的決定。而同化的驅力

(impetus) 是 Tajfel 少數族群心理學的基石，他將同化的型態分為四種類型

(Hutnik, 1991; 范佐勤, 2008)：

(1) 完全成功的同化：多數族群在少數族群進行遷移與同化的過程中，沒有嚴格地限制，少數族群幾乎完全同化於多數族群中，而其心理也並未因此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2) 少數特例成功的同化：多數族群在少數族群進行遷移與同化的過程中予以設限，所以只有少數人成功。此類少數族群個體的同化是建立在承認多數族群所認定的「少數族群就是劣等」的圖像之下，個體可能因此產生心理衝突與適應困難。

(3) 非法的同化：少數族群個人隱藏自己的血緣身分以便融入多數族群。但對於某些外在族群特徵明顯的個人而言，他們早已因外在特徵而被歸類為某一族群的成員，並遭致更多不平等的待遇，故而將產生更多衝突。

(4) 涵化或適應：少數族群拒絕同化於多數族群，希望保有原有的認同及族群特性。此種同化型態常見於以下兩種情況：其一，同化成功的少數族群，並未因此提高自己在多數族群眼中的地位；其二，少數族群中存在強大的文化規範與社會角色傳統，而群體中的多數成員對於此不願放棄。

### 3、小結

如果以上述兩個理論套用在新移民子女身上，筆者認為新移民子女所必須面對的就是主流族群（台灣）的拉力，以及所處社會中對於非主流族群（東南

---

<sup>9</sup> 此處的同化，Tajfel 所引用的是 Simpson (1968: 483) 的定義：「同化是指在社會生活中，不同族群和種族背景的人互相接觸、互動的過程」其原文為 "A process in which persons of diverse ethnic and racial backgrounds come to interact, free of these constraints, in the life of the large community."

亞、中國大陸)不友善的推力,在一推一拉之間,新移民子女將有足夠的動機融入或者同化於主流族群之間。

簡單來說,社會認同理論所探討的即是「個人面對兩個文化的碰撞當中選擇自己的認同」,此時「如何認同兩個不同的族群」就是少數族群成員可能會出現的問題。<sup>10</sup>在這種情況下,Phinney(1990)亦曾經思考過,在這種情境中的個人是否只能在兩種相互矛盾的身份中進行選擇?又或者可以有其他可能?以下,筆者將以涵化理論,回答此問題。

## (二) 涵化理論 (Accultural Theory)

涵化 (acculturation) 與族群認同 (ethnic identity) 的概念相近,但當中有關鍵性的不同。Berry 等人 (1986) 便指出「涵化」所處理的是文化態度、價值以及行為的改變,而原因則是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接觸。而 Phinney (1990) 則認為「涵化」所關心的層級是團體而非個人,關心的焦點則在於少數族群及移民團體和主流社會之間如何產生連帶。

對此,Phinney (1990) 認為有兩條思考此問題的路徑:

### 1、兩極化的線性模式 (linear bipolar model)

此模式的基本前提為:認同是非強即弱的關係。意即,認同己族者就不可能對主流的社會有所認同,反之亦然。

在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中,族群認同被 Andujo 等人視為連續性(封閉直線)的概念,那麼直線的兩個端點,就是極端的認同族群連帶,或是極端的認同主流連帶。在此模式中的涵化所表示的就是不可避免地減弱對於自身族群或者主流社會的認同。

### 2、雙面向模式 (two-dimensional model)

該模式的前提為:傳統或己族文化以及主流文化的關係之間可能是相互獨

---

<sup>10</sup> 原文如下: The likelihood that identification with two different groups can be problematic for identity formation in ethnic group members because of the conflicts in attitudes, values, and behaviors between their own and the majority group.



立的，意即傳統的己族認同與主流文化可以被理解為兩條獨立的直線。

依據此種觀點，少數族群的位置最好從兩個獨立的面向加以描述：一是認同己族文化傳統的面向；另一則是認同主流文化關係的面向。因此，在社會中依照這兩個項度，至少可分為涵化者（acculturated）、同化者（assimilated）、分離者（separated）、邊緣者（marginal）四種分類族群成員認同的方式

（Phinney, 1990）。其中涵化者認同己族與主流文化；同化者較認同主流族群；分離者較認同己族文化；邊緣者則不認同於任何一個文化，筆者將之整理為表格如下：

表 1-1 雙面向模式的四種類型

		認同己族	
		強	弱
認同主流	強	涵化者	同化者
	弱	分離者	邊緣者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 3、多元模式（Multidimension Model）

涵化理論從原本的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修正成雙面向模式，但是後續仍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文化的涵化與改變是一個複雜且存在多向度的結構（Phinney, Ferguson & Tate, 1997；Phinney & Devich-Navarro, 1997）。

多元模式視涵化為文化間的對話，是複雜且多面向的集合。對於接納新文化或保留傳統文化的特性，均可能因其中的屬性不同（如年代差異、年齡、性別等）而有所變化。所以，隨情境之不同，涵化的情況亦將隨之改變（龔元鳳，2007）。

Berry（1990）、Birman（1994）以及 LaFromboise（1993）等學者，發現個體在維持己族傳統文化以及參與主流社會有不同的方式，進而提出同時處於己族文化與主流文化下的青少年，其文化認同之分類方式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

第一，個體對主流文化及己族文化的覺知是「相互分離」、「結合」或是「相互重疊」。第二，個體在主流文化與己族文化中的位置為何。根據上述兩個基礎，雙文化者的文化認同分為六種類型，如下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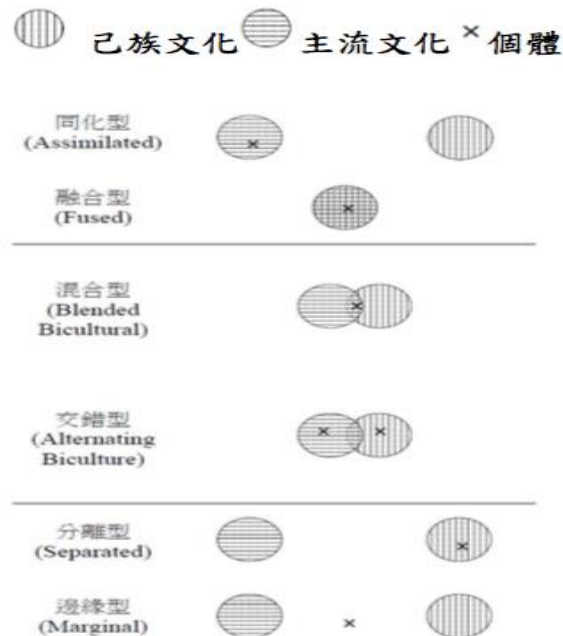


圖 1-1 雙文化者文化認同的六種類型

資料來源：轉引自Phinney & Devich-Navarro, 1997:6

(1) 同化型 (Assimilated)：少數族群中的個體放棄了本身的文化，而成為了主流文化的一部份，在這個狀況下該個體的原有文化會繼續存在，但個體已不屬於也不看重其原有文化。在圖示中兩個文化是分離的，而個人屬於主流文化。

(2) 融合型 (Fused)：兩個文化完全的重疊看起來像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化，而個體的位置就存於新文化裡面。此模式中兩個文化是重疊的，反映出了大熔爐 (Melting Pot) 的概念。

(3) 混合型 (Blended Bicultural)：個體所在的位置是兩個文化的重疊處。

(4) 交錯型 (Alternating Bicultural)：個體所在的位置是在兩個文化中的其中一個，並不存在於文化重疊之處。

(5) 分離型 (Separated): 個體完全被鑲嵌於己族文化中, 而不屬於主流文化的一份子。<sup>11</sup>

(6) 邊緣型 (Marginal): 同樣視兩種文化為全然相異且不相容的, 個體不認同於任何一種文化。<sup>12</sup>

#### 4、小結

簡單來說, 涵化理論是聚焦於身在主流與非主流文化中的個人是如何與主流社會產生連結。新移民子女的情況亦可用此理論解釋之。如果將主流文化的認同類比為台灣文化認同而非主流文化則為東南亞或中國文化, 那麼處於當中新移民子女的認同會呈現何種形式? 就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來說, 新移民子女只能選擇其中一方; 就雙面像模式的四種情形來說亦可分為認同雙方的涵化者、認同其中一方的同化者及游離者或者兩方皆不認同的游離者; 就多元模式來說, 新移民子女亦可在兩個文化的交界中處於上述六型當中的任何一型。

#### (三) 雙族裔族群認同的相關理論

前述的社會認同論以及涵化理論主要聚焦於父母皆為少數族群的個人如何在主流與非主流文化之間做出取捨。然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新移民子女, 具有跨族群之特質。

在國外已有許多族群認同的研究對象是跨種族通婚的雙族裔子女, 例如 Stephan 夫婦 (1989) 對雙族裔的大學生做族群認同的研究中, 發現族群通婚的子女會具有多重認同 (multiple identity)。而對於多重認同, 王甫昌 (2003) 認為: 官方單一的族群身份認定與個體多重的族群認同是很有可能相互矛盾的, 故多重族群身份之間並不是互斥或是矛盾的。在每一個情境之下, 每個身份的選擇有其意義, 因此, 讓雙族裔者可以在各種情境之下自由地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族群身份是重要的。

---

<sup>11</sup> (四)、(五) 的共同點在於: 兩個文化有部分重疊, 而相異點則在於: 個體的文化位置不同。

<sup>12</sup> (五)、(六) 的相同點在於: 個體認為兩個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而相異點則在於: 個體的文化位置不同。

以下筆者將介紹連續的雙族裔認同模型、階段論以及生態觀點等三個理論，並期待可以透過下述三論為本研究打下更好的基礎。

### 1、連續的雙族裔認同模型（Continuum of Biracial Identity Model 以下簡稱 COBI 模式）

COBI 模式是由 Rockquemore 與 Laszloffy（2005）提出，其目的是透過數線使跨族群的婚生子女可以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做出定位並且這個定位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在書中 Rockquemore 與 Laszloffy 是以黑白通婚的子女為例，在數線的兩端是白人及黑人的單一認同(singular identities)而在數線中間的則是混合認同（blended identities）亦可能是不在數線上的超越認同（transcendent identities）（2005：5-9）。

因為認同關係到我們自己如何了解與別人的關係，且因為認同是持續演變和與人互動互動的成果。所以別人會影響我們如何的看待自己，在當中認同能否建立而成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被認可（validation）或者拒絕（rejection）的經驗。就認可與拒絕而言 Rockquemore 與 Laszloffy 又將之分為彼此確認（mutual identification）與種族回應（racial response）兩個層次，在當中前者所指的是別人看待我們是否和我們自己所看待自己一樣，而後者所指的是他人看待特定種族認同的感受（2005：9-12）。

整體來說，Rockquemore 與 Laszloffy 認為族群文化是相互交流與對話，兩者接觸後必然產生本質上的變化，雙族裔個體在融合了兩者文化的家庭中成長，認同本身是一種想像，沒有固定的實體或勢力的特定消長關係。雙族裔個體在兩族群之間統整，並在自我認同上找到定位，但此定位並非固定，而是隨著生涯變動而連動，並且雙族裔的族群認同是個人主觀的身分自我選擇（轉引自：林彩釉，2012：103）。

根據上述，如將連續的雙族裔認同模型應用在新移民子女身上，那麼具有雙族裔特質的他/她們便可以透過數線定位自己的認同，數線的兩邊是僅認同

父母親、中間則是雙邊認同，而當中的比例亦可由個人的認同狀況而有所調整。

## 2、階段性的認同發展模式

### (1) 階段性認同模式之發展脈絡。

現有的族群認同研究大都聚焦在某群人在某個時間點的族群認同「狀態」。但如果想要了解個人族群認同發展的動態過程，則必須從 E. Erikson (1963) 談起。在發展認同的過程中 Erikson 特別強調青少年時期，並指出該時期主要的任務是建立認同，同時他也論述了這個時期的其他三個任務：建立自主性和獨立性、與同性和異性相處、生涯選擇等。


Cross (1971: 13-27) 以 Erikson 的認同發展階段為根據，瞭解非裔美人發展族群認同過程中所經歷的經驗，試圖理論化黑人之所以成為黑人的過程，進而提出了五個發展階段<sup>13</sup>。Atkinson, Morten, & Sue (1998) 則依據臨床研究的結果，發展出少數族群認同發展的五階段理論<sup>14,15</sup>。

上述Cross與Atkinson, Morten, & Sue 的理論反映了早期美國雙族裔認同研究是將雙族裔族群視為傳統的單一族群而忽略了其特殊性。對此，Poston (1990) 回顧了以往學界對族群認同發展的研究模式之後，他認為學界缺乏對雙族裔認同這一面向的討論，且認為單一少數族群的發展理論不能正確反應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的特性。

<sup>13</sup> 由最不穩固到最穩固，依序如下：(1) 遭遇前期 (pre-encounter)：個體的認同是在其所處之舊有社會情境脈絡下發展而來，此期個體表現出貶低自己黑人身分的行為，認同於白人主流文化；(2) 遭遇期 (encounter)：個體經歷特殊事件的衝擊、反省並挑戰原有之認同，開始尋求新的、特別是對自己黑人身分的認同；(3) 沈浸期 (immersion/emersion)：黑人驕傲 (black pride) 開始發展，反對白人文化，熱衷黑人意識與黑人文化，處於此時期的個體是行動主義者，但此正向態度尚未真正內化；(4) 內化期 (internalization)：對自己的黑人身分感到滿意，並給予黑人文化正向之評價，達到一種內在的安全感，呈現出成功的、多元的新認同；(5) 內化—實行期 (internalization-commitment)：內化後，實際去改變或將理念推廣實踐。

<sup>14</sup> 分別是：(1) 服從階段 (conformity)；(2) 不一致階段 (dissonance)；(3) 反對與熱衷階段 (resistance and immersion)；(4) 內省階段 (introspection)；(5) 結合與覺察階段 (synergistic articulation and awareness)。

<sup>15</sup> 此理論分別從少數族群成員的個人認同、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與己族成員、如何看待其他少數族群成員等，來描述各階段的主要行為表現等發展特徵，並主張五階段的關係是具有先後順序且各自獨立的。



為了正確反應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的特性，Poston (1990) 以 W. Cross 的理論為基礎，提出了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 (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以彌補過去理論的不足。該模式有幾個重要的前提：第一，當雙族裔的個體將社會的價值與偏見內化的時候，就會有認同問題。第二，個體在選擇認同之時，會受到不同因素(家庭與同儕)的影響。第三，雙族裔的個人在選擇的階段可能會感到疏離與不舒服，但仍然會做出決定。第四，當選擇了其中一個認同的時候，個體會因為拒絕了其他而感到罪惡與不忠誠。第五，整合是重要的，並且與正向的心理狀態有關。第六，對於個人來說最困難的時間是在選擇與糾結的階段。除這些前提之外，該模式以年齡作為階段的劃分，並假設具雙族群身份的個體，隨著年齡及經驗的增長，其族群認同會不斷地往較高的階段持續地發展，此模式包含了五個階段：

a、個人認同階段 (personal identity)：

出現於兒童早期，此階段兒童的認同通常是特殊 (idiosyncratic) 且不一致的 (inconsistent)。由於用來作為自我定位的參照團體 (reference group orientation) <sup>16</sup> 態度尚未發展，因此，兒童的認同通常是以在家庭中習得的個人認同 (personal identity) <sup>17</sup> 而來。

b、團體類別選擇階段 (choice of group categorization)：

此時期是認同發展過程中的過渡階段，個體將被迫選擇認同某一團體。個人對認同的選擇將受到所在團體所處之身分 (雙親的族群背景)、社會支持 (參與的團體)、個人因素 (遺傳特徵) 影響。

c、糾結、否定階段 (enmeshment/denial)：

此時期雙族裔的個人因為只能有單一的認同選擇，所以無法完全認同父母雙方。此階段的個人將面臨無法選擇、卻又被迫必須選擇的困境，進而感到混

---

<sup>16</sup> 在此，Poston 是以 Cross 提出的定義為主，RGO 所包含的是種族認同、自尊與意識形態。

<sup>17</sup> 在此，Poston 是以 Cross 提出的定義為主，PI 所包含的是自尊、自我價值和人際關係的技能。

淆與罪惡感，並且可能做出與前一階段全然不同、且可能令自己感到困惑的選擇。在這個階段，父母和社區的支持可以幫助孩子度過難關。

d、欣賞階段 (appreciation)：

此時期的個人會開始欣賞自己的多元認同並擴大參考團體的導向。他／她們可能開始學習己族的傳統及文化，但仍傾向於認同單一族群團體。而影響的因素則和第二階段大略上一致。

e、統合階段 (integration)：

個體傾向於承認、評價與發展出一種安全的、統合的族群認同。此階段通常完成於青少年後期或成人初期，這個階段代表全面性的整合，雙族裔後代可以認同父母雙方的族群價值。

綜上，李國基（2008）整理出了階段論的三個重點：族群認同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其層次是由低而高、個人在建立族群認同的過程中，皆經歷過己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衝突與整合，進而發展出正向且接受雙邊文化的族群認同狀態、族群認同的形成過程就是衝突與整合、對立到包容的過程。而在本研究中亦將透過此理論的精神去探討新移民子女目前的族群認同狀態是否有經過任何的轉折與階段，而在為新移民子女劃出階段的同時，筆者亦將了解是甚麼因素造成了轉折與現今的認同狀態，而這就必須借鏡於生態系統的觀點，以下介紹。

### 3、生態系統觀點下的雙族裔認同發展

#### (1) 生態系統觀點之簡述

人類發展的生態模型是由 U.Bronfenbrenner 所提出，在其模型有三個特點（1979：21-22）：第一，發展中的個人是一個成長且動態的實體，他會進入並且重構他居住的環境而不只是被環境所影響的白板（tabula rasa）。第二，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具有相互調整的特性。第三，此環境（environment）延伸到了更大範圍的事物（larger surroundings）而不只是當下

的個人所處的背景 (setting)。除了三個特點之外，個體在環境中是被四個層次所影響，以下簡述 (轉引自：魏惠美，2009、沙依仁，2011)：

a、微系統 (Microsystem)：微系統指的是個體先天的潛質及直接接觸的人、事、物。由於這個層面與個體有直接密切之互動，所以產生的影響也最大，例如：家庭。

b、中介系統 (Mesosystem)：這是第二個結構，是指個人與兩個或以上的微系統之間的互動環境，例如：學校。

c、外在系統 (Exosystem)：外在系統是指個體並不主動參與的場合，但該場合卻是一個會影響個體的系統，例如：大眾傳播媒體。

d、巨系統 (Macrosystem)：巨系統包含著意識形態與宗教等，是廣泛的思想體系，不只影響個體的價值觀及信念，也同時牽引著其他三個系統。

## (2) 生態觀點下影響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

Poston 的階段論的確開創了新的思維，針對其理論 Wardle (1992) 指出 Poston 的模型假定了雙族裔的個人會透過整合生態因素與階段性的進程發展出一個健全的雙族群認同，整體而言其理論乃是著重於個人建立認同的發展過程。

Renn (2008:16) 指出在 1990 年代之後，跨族群的學生發展研究除了呈現其認同模型外，也開始考慮到生態、社會、心理等原因對於認同狀態的影響。相較於 Poston 的階段論，導入了生態觀點之後，雙族裔的認同研究更多關注於個人所處的環境脈絡與文化對於族群認同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並且認為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並不如階段論所描繪的是以線性發展 (Rockquemore & Brunnsma, 2002)。

截至目前為止筆者並沒有找到一套關於生態觀點的理論架構，但相較於著重於發展理論架構的階段論，生態觀點則是較為重視環境中的什麼因素影響到了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態與個人的認同狀態究竟為何，導入生態觀點的 Wardle





(1992) 就指出雙族裔認同是否可以建立會受到家庭 (Family)、少數族群脈絡 (Minority Context)、多數族群脈絡 (Majority Context)、社區 (Community) 與敵對行為 (Group antagonism) 的影響，以下簡述：

#### a、家庭 (Family)

(a) 家庭所包含的是親生父母加上延伸家庭。家庭的態度、養育的風格、稱職的教養、還有特別是在溝通與協商都對於小孩建立雙族裔認同有所影響。

(b) 雙親在對待彼此傳統的在心態上必須是開放的、支持的與理解的，更進一步地雙親必須支持他們的孩子有個健全的雙族群認同。

(c) 雙親必須可以回答孩子對於種族、偏見、遺傳、恐懼與多元的問題，他們必須給孩子一個可以定義自己的標籤。

(d) 家庭是一個將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脈絡整合為一個單位的機制，孩子在當中可以在兩個脈絡中做出選擇。

#### b、少數族群脈絡 (Minority Context)

(a) 對於少數族群的個人，其任務就是決定對於主流價值的採用程度。

(b) 對於少數族群的自我概念可以有正面影響的因素為：團體身份、我群意識、強健的延伸家庭連帶、精神層面的強調、對他人的敏感性等。

(c) 雙族裔的小孩將會回應少數族群的傳統，此時雙親可以有效地引導他們的孩子健康的融合多數與少數族群的價值、態度與行為。

#### c、多數族群的脈絡 (Majority Context)

(a) 多數族群往往決定著社會的價值觀，例如：傳播媒體與教育等。在這個模式下，理想的社會位置大多為主流族群所佔據。

(b) 在多個案例中，跨族群的個人往往可以感受到主流群體對於少數群體的支配與偏見。

(c) 少數族群的個人都必須與主流社會的利益與價值達成協議。此時，雙親中身為多數族群的一方，可以有效地完成這個任務。



#### d、社區 (Community)

(a) 社區包含了學校、同儕、與鄰居等。

(b) 社區對於雙族裔的孩子來說有三個影響力：家庭的歸屬感、社區對於多樣性的接受度以及孩子對於社區團體的參與度。

(c) 雙族裔的孩子必須待在族群與種族多樣的環境，也便藉由他人替自己找到定位，社區的組織在此時必須支持多樣性，並且幫助孩子尊重任何的差異性。

#### e、團體的敵對行為 (Group antagonism)

(a) 由於在社會中的地位，少數族群往往會有認同困難。對於雙族裔的孩童來說，在此環境下要形成健全的認同更是困難，此困境往往使之被視為邊緣人。

(b) 團體的敵對行為並非來自於文化的不同，而是來自於雙親的不支持、偏見、排除、對於忠誠的質疑、稱呼、與對雙親的貶低。

除了Wardle之外，Renn導入了Bronfenbrenner的生態模型作為解釋雙族裔的個人認同建立過程的工具，在其研究中Renn (2008)認為雙族裔的認同會受到身體特徵 (physical appearance)、文化知識 (cultural knowledge) 與同儕文化 (peer culture) 等三個因素的影響，除了找到影響認同的三個因素之外，Renn亦歸納出了雙族裔子女的五個認同狀態，以下簡述 (Renn, 2004: 67-68、2008: 16-17)：

a、單一的認同 (monoracial identity)：個體透過自身的遺傳背景去決定自己的認同，例如：我是黑人、我是亞洲人。

b、多個單一的認同 (multiple monoracial identities)：個人會因為私人與脈絡的因素而影響到其認同，亦即個人會依照情況改變認同，例如：我是一半的華人与白人。

c、多族裔認同 (multiracial identity)：個體所選擇的認同並不是其中一邊，例如：我是雙族裔、混血兒。

d、超種族認同 (extraracial identity)：個人解構或退出美國政府政府所定義的

總族類別，認為類別是主流的白人或統治者所建構而成，例如：我是牙買加人，但我不想選填我屬於選項的甚麼類別。

e、情境的認同 (situational identity)：個人的認同會因不同的情境脈絡而改變，亦即跟誰在一起就變成誰，例如：跟日本人一起的時候就是日本人、跟白人朋友時就是白人。

綜上，Pedrotti、Edwards 與 Lopez (2008) 指出生態觀點的視角具有下列五種特性：第一，相較於先前的模型關注於個人的內在特質，生態觀點則將焦點放在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力。第二，相較於階段論所強調的次序，目前的模型使用"多重身分" (statuses) 去強調雙族裔的個體可能會在不同的次序中經驗這些身分。第三，相對於階段論只將融合視為健康的成果，生態觀點的視角提供了多種圓滿的認同發展結果。第四，目前的模式皆認為環境中的其餘多族裔個體對於多族裔個人在選擇認同的時候會有影響力。第五，比起早期的模型，現在的模型在敘述方面更為有根基。

整體來說，生態視角族群認同研究主要的任務就是找到影響說族裔個體的因素，而在本研究中，此視角的精神將會搭配現有經驗研究設計為研究架構，以期望找到影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之因素。

#### (四) 國內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回顧

在目前可找到的學術著作中，台灣學術界單就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研究並不多，與族群認同直接相關的研究是始於馬藹萱在 2005 年所做的〈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爾後才陸續有相關的研究產出。相較於其他的研究範疇例如：家庭研究、學習成就、學校生活等，族群認同的研究是起步較晚的。以下，筆者將簡述各篇論文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結果，並將影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因素提取出來。本節的目的在於：了解各篇作者對於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測試變項為何，並從其研究結果中發現影響族群認同的元素，接著期望以上述理論與現有研究為依據加進新的測量變項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之樣貌更

為明確。

台灣學界對於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質化研究是始於馬藹萱（2005）的〈  
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其研究對象是從台北縣（現新北市）的國中  
生抽出二十人進行個人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與參與觀察法。在研究中馬藹  
萱發現就讀國中的新移民會以出生地、持有國籍、血緣、文化接受度、親子關  
係、外表特徵、重要他人認定等作為建構族群認同的依據，另外社會化的機制  
如家庭、學校、媒體的形象塑造等也會對於族群認同的形塑有所影響，其中家  
庭與學校的影響是最大的兩個地方。最後研究者也指出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  
是會隨著情境而改變是具有彈性與不確定性的。

龔元鳳（2007）以屏東縣就讀國小 4-6 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628  
人），其研究對象包含中國籍與東南亞籍新移民的子女，研究方法則為量化分析  
與質化訪談。其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會使用語言、親友觀點、血緣、居住  
地、親子互動和飲食等作為族群界定的依據。此外，新移民子女普遍認為自己  
兼具有父母雙方的身分，但繼承自父族的部分較多。同時，他/她們認為自己  
和其他在地的孩子最不一樣的地方則在於母親與其使用的語言。

量化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則以年級、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母親國籍、學  
校區域、照顧者以及照顧者所使用的語言作為測量的指標。在年紀方面，研究  
者發現年級越大的新移民子女對父族認同會上升，而母族認同則會下降；在性  
別方面女性新移民子女具有雙重認同，而男性則較偏父族認同；在社經地位方  
面，社經地位越高者越偏向雙重認同，而社經地位低者對於母親則有複雜的情  
感，原因是來自於父族觀點、媒體的負面評價，研究者指出此情形將不利於雙  
重認同的建構；在母親國籍方面，中國大陸籍新移民的子女對母族的認同高於  
東南亞籍新移民子女的認同，其原因在於父族給母親的負面評價與東南亞籍新  
移民子女所遭受的歧視較多；在照顧者方面，由母親照顧的子女對於母族的認  
同明顯較父族高，父親照顧的子女對母族的認同還是略高於父族；而在照顧者

使用的方面，則顯示出如果母親使用其母語照顧子女，那麼子女對於母族的認同就會上升。

李國基（2008）的研究中試圖建立新移民子女雙族裔認同的型式，並且了解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新移民子女所採取的互動策略。研究者以於星光國小

（位在屏東縣）就讀的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方法為深度訪談法，研究對象的母親皆為東南亞籍。

研究者首先指出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是來自於雙方父母的結合，而其對自身與父母的看法會受到先天的自然條件與後天生活環境的影響。

在訪談結果中，研究者發現到由於父親與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並不對等，所以新移民是在不均衡的權力結構中進行文化傳承的，所以新移民子女對於母親的文化可能是感到生疏的，而這樣的生疏則具體的呈現在回到母親的國家但卻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有「局外人」的感覺；並且由於資訊的來源有限所以對母親也容易形成一般人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除此之外，在其生活經驗中也曾因為雙族裔的身分而被嘲笑，在感到尷尬的同時也會以輕視的態度對待其母親。同時，此研究亦建立出新移民子女五種族群認同的型態：第一種是排斥母親認同父親的「賤斥型」、第二種為「避風港型」其內容為認同其中一方而避開給自己帶來痛苦的一方、第三種為不排斥母族但更多認同父族的「主流型」其形成的原因是因為主流文化的形塑和對現實生活的考量、第四種為完全切斷與母方親屬與文化的「破釜沉舟型」、第五種則為母親希望其子女認同父族的「錨定型」。而在這五種形態中，研究者進一步界定出了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七種類型，分別為：認同父母雙方、排斥父母雙方、認同父方排斥母方、認同父方不排斥母方、認同母方排斥父方、認同母方不排斥父方、不認同但也不排斥父母雙方會造成認同類型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然而仍就有些共同的原因，分別是：家人對待母親的態度、母親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母親是否願意傳遞母國文化給其小孩(語言、飲食)、和母族連帶的強弱、

以及台灣社會看待新移民的觀感、用語以及態度等，都是造成不同認同形式的原因。

蔡雅雯（2013）以敘事研究的方法途徑了解新移民子女建構族群認同的因素與生命過程。其研究數量為三人，分別處於國中、高中與成人的階段，此研究特別的地方在於研究對象的母親皆有華僑的身份。

歸納其研究結果後筆者發現：父母的身分越多元其子女對於族群認同的身分也會呈現多元的型態，並且會根據所處的環境選擇性揭露對自身較有利的身份。另外，由於母親知道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的態度並不友善，所以會試圖為其子女找到在地的認同連結，並且在互動中技巧性的迴避其子女具有非本國籍血統的身分。

另外，研究者認為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與其子女的主流觀點（媒體、政府官員、教科書、同學）會深刻的影響新移民子女的對於父族與母族的族群認同，研究者指出雙族裔認同很可能在新移民小時候就已經建立而成，然而這種認同很可能在社會接觸範圍的擴大之後，改以父族做為主要的認同對象。

此外，研究者也指出影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因素還有母親對於傳遞文化的態度、是否與母親的親族建立感情，以及雙親對於自身配偶的態度，尤其是在傳遞其文化的時候是否相互同意與包容。最後，研究者也指出新移民從小生長的環境是否多元、是否有其他類似的同儕，也是建立雙族群認同的關鍵因素。

張琬涓（2013）則是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三位新移民子女建立雙文化認同的過程，其研究對象的年齡介於國二到高二之間。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到新移民子女在建立雙文化認同的過程當中，會受到父母親對二國文化傳遞的積極度、父親方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接納狀態的影響，另外主流文化則會影響自我與雙文化認同發展，同時過往被歧視的經驗，也會影響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程度。

以上的研究皆是以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做為出發點，事實上台灣學界亦有針對新移民子女如何建立母族認同的研究。例如：徐玉妃（2012）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了解到苗栗縣偏鄉國小的新移民子女對於「外婆家」與台灣的感知與認同是相互滲透的。對於偏鄉的新移民第二代學童而言，不但對於媽媽的「東南亞」背景沒有自卑感，反而認為「外婆家」是充滿田野軼聞的另一個「生活經驗圈」。

另外，劉樹雯（2013）則以基隆市的高中職生為研究對象，她認為新臺灣之子極有可能在成長與求學的過程中因為母親的原鄉非臺灣而遭遇困境、產生不悅感，進而衍生對母親及母親原鄉文化的排斥、疏離、不接觸的態度。不過，她透過質性訪談發現到新臺灣之子在成長階段舉凡生活的照顧、生活習慣的養成、情感的抒發，都是受母親影響最大。研究中也發現，母親的異國特質，並未使高中職階段的新臺灣之子產生認同危機；相反的，受訪者對母親的原鄉文化存有著另一份歸屬感。同時她也指出參與母親原鄉文化活動、返回外婆家的次數、父親及父族親屬的態度與親身經驗及多元文化教育，為影響母親原鄉文化認同最重要的因素。總體來說，新移民子女一方面認同臺灣社會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也認同母親的原鄉文化。

綜合以上研究，目前國內關於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認同研究，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

- 1、目前和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相關的研究，其研究對象大多是集中於就讀於國中小的新移民子女，且研究方法多為質化訪談法（深度訪談、半結構式問卷）。
- 2、就現有研究之成果筆者將影響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認同因素歸納為以下三大項目：
  - （1）個人背景因素：出生地、持有國籍、外表特徵、家庭社經地位、性別、居住地等。
  - （2）家庭背景：母親所持有國籍、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族親屬如何看待母

親、父親與母親之間的相處狀況、母親是否願意傳遞其文化給子女、母親是否為其照顧者。

(3) 受訪者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建構過程：家庭、學校、社區、媒體等生活環境對待新移民與新移民子女的態度與形象塑造，以及與母族親屬的互動經驗。

(4) 現有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的認同型態為認同父母雙方、排斥父母雙方、認同父方排斥母方、認同父方不排斥母方、認同母方排斥父方、認同母方不排斥父方、不認同但也不排斥父母雙方（李國基，2007）。另外，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也會依情境而決定對自身最有利的認同（馬藹萱，2005、蔡雅雯，2012）。

##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 一、名詞釋義

#### （一）新移民子女

「外籍配偶」原本是泛指與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為中華民國國民的配偶（周志宏，2008:30）。然而在現今的社會事實中「外籍配偶」所指涉的通常限縮於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女性配偶。根據內政部的定義，外籍配偶（Foreign Spouse）是指：「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以外之其他國家人民與我國人民結婚者。」而大陸配偶（Mainland Spouse）則是指：「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者」<sup>18</sup>。

婦女新知基金在 2003 年會指出「外籍新娘」並不能適當的表達出移民女性的身份，並且該稱謂只是再度強化移民女性作為「外來者」的意涵，同時也只強調「新娘」與台灣夫家的連結身分，而忽略了她們本身的主體性及獨立性格。因此，便舉辦了為「外籍新娘」這個族群舉辦重新命名的投票，而最後獲得最高票的名稱即為「新移民」<sup>19</sup>。

<sup>18</sup> 詳見：中華國內政部統計處〈內政部統計應用名詞定義-移民業務管理統計〉  
<http://www.moi.gov.tw/stat/list.aspx>

<sup>19</sup> 詳見：婦女新知基金會新聞稿〈為什麼說我是「外籍新娘」呢?〉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topics\\_dtl.asp?id=98](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topics_dtl.asp?id=98)



所以，在尊重票選結果與筆者個人的價值判斷下本文將使用「新移民」稱呼東南亞與大陸籍配偶，在相同的邏輯下外籍配偶子女則稱作「新移民子女」。

根據上述，在本研究中新移民子女的定義即為：持中華民國國籍男性（台灣人）與原生國籍為東南亞籍或中國籍的女性的婚生子女。

## （二）族群認同

根據前述文獻回顧，族群認同是個人與社會一連串互動下的產物，是由主觀及客觀兩面組成。本研究就是要探討這兩個面向對個人產生影響的過程與結果。意即，了解新移民子女在與社會互動之後個人在主觀上將自身定位於社會哪一群體之中，並且對該群體懷有心理上的歸屬感。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的族群認同並不以認同父族或者認同母族呈現，而是以新移民子女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東南亞國籍<sup>20</sup>人、是台灣人也是東南亞國籍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做為呈現的內容，以下說明以此做為分類的理由：

此分類方式是以新移民來自哪個國家所分類，但在本文中並不處理國家認同問題，所以在測試的內容中並不包含對於該國家的政治制度及系統的認同與否。以現今國家大多為單一民族國家的前提下（當然，當中是由非常多的群體所組成），生活於其中的人民所代表的就是一個個與國家名稱掛勾的文化載體。族群認同的內容包含著祖先與文化，所以由中國來到台灣的新移民所帶來的就是中國的文化與祖先血緣的傳承，東南亞籍的新移民亦然如此。所以，在本研究中所處理的是新移民先天的血緣與個人的文化資本是否會影響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並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認同。以下舉例：例如某甲的爸爸是台灣人，媽媽的原生國越南。某甲認同越南，認為自己是越南人，這種「認同」是文化上、情感上的認同，而不是真的某甲希望自己取得越南國籍。

<sup>20</sup> 在此，東南亞國籍所指的是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僅列出以上國家的原因為統計人數較多，詳細統計數字詳見附錄一。



## 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對象界定與找尋方法

#### 1、研究對象界定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成年階段的新移民子女，身分上限定為父親必須是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台灣人而母親的原持有國籍則必須是東南亞與中國籍。另外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成年階段的新移民子女，所以受訪者之年齡必需為 18 歲以上。

#### 2、研究對象之找尋

新移民子女分布於全台各地區，且筆者手上無完整名單的情形之下，本研究將透過網路找尋合適的研究對象。另外，由於考量到研究成本，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sup>21</sup>的精神從來信報名的訪談者中抽取 16 位的新移民子女做為本研究的樣本，在 16 位受訪者當中會有 5 位東南亞籍華僑的子女、6 位的中國籍配偶的子女以及 5 位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

### (二) 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Sharan Merriam 認為質性研究的特點就是理解人們如何理解他們的世界與經驗（顏寧[譯]，2013:13）。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採取訪談法作為收集資料的途徑。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經常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被採行，C.Marshall 與 G.B.Rossman 認為，在訪談當中，研究者可以對一個主題進行探索，以幫助挖掘參與者對於該主題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讓參與者從自身的角度闡述對於研究主題所持有的觀點（李政賢[譯]，2006:138）。

另外，為防止受訪者的談話內容過於發散，而取得大量與研究主題無關的陳述資料，故在本研究中筆者將會設計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的問卷作為深入訪談的工具。陳向明（2002：229）認為半結構式的問卷意味著研究者對於

---

<sup>21</sup> 根據 Charles M. Judd 等人指出，立意抽樣的基本假設是：研究者可以藉由好的判斷與適當的策略而挑選到滿足研究需求的樣本（黃明惇 [譯]，2002：186）。簡言之，E.Babbie 認為立意抽樣就是依據研究者的判斷以及研究目的而決定的（李美華 等人 [譯]，2004：277）

訪談結構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時也允許受訪者積極參與。在此方法中，研究者會事先準備一份大綱對受訪者提問，訪談大綱在其中的功用只是一種提示，可以視訪談內容進行調整。另外，相較於標準化訪談或問卷作答，此研究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使受訪者更清楚地表達其主觀觀點（林淑馨，2012：225）。

本研究中的訪談大綱所包含家庭背景、生活經驗以及社會建構過程、族群認同以及個人的基本資料等四部分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訪談及半結構式問卷作為研究方法，在於筆者認為質化研究將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訪談個案對於族群認同議題的思考、想法與親身經驗。由於受訪者皆處於台灣社會的歷史背景，透過訪談資料的分析與比較將可以在研究者的特殊性中找出共同擁有的結構性的痕跡，並以之大略描繪出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以及對該問題的所思所想。

### 三、研究分析架構

總結現有的研究，筆者認為影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主要因素是「家庭背景」與「個人生活經驗和社會建構」等兩個因素。而在本研究中，筆者除了借鏡現有的經驗研究之外，研究架構的設計亦融合了 Poston 的階段理論

（1990）與生態模型（2008）的觀點，此設計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了解受訪者在各個階段的認同與發展情形。其二，了解受訪者所處的環境（家庭、學校、工作場合、媒體播報角度、刻板印象）對於受訪者產生的影響與受訪者與環境互動的策略。本研究研究架構如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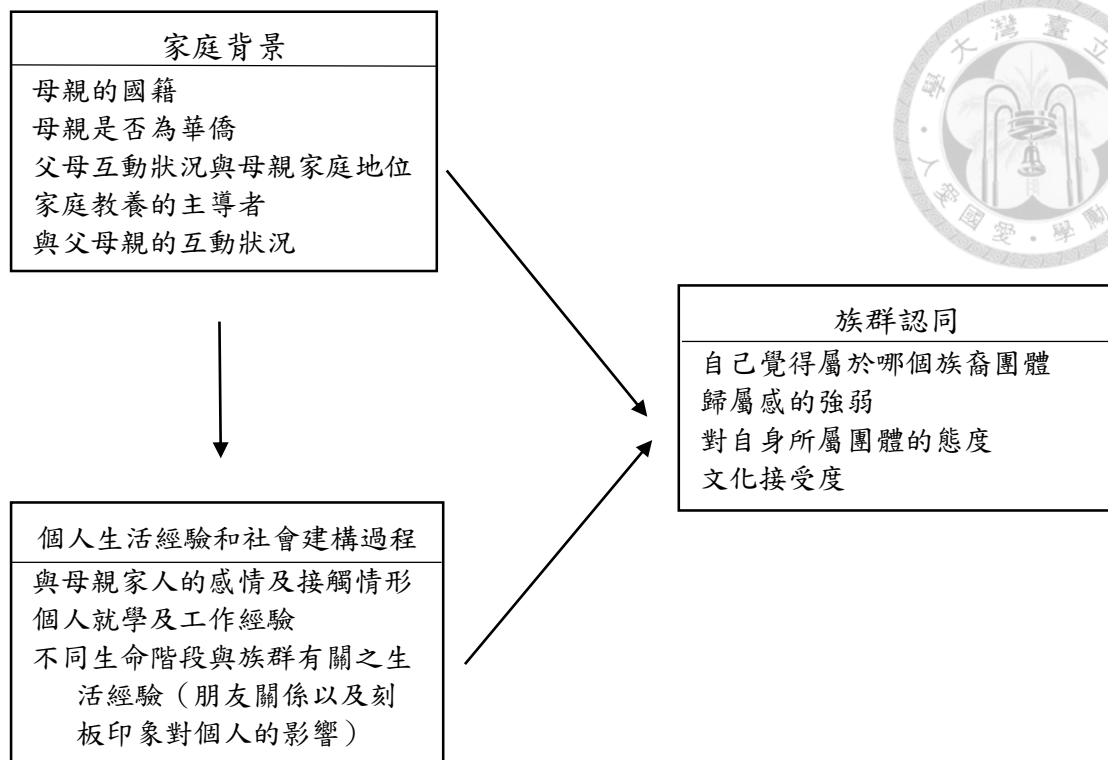


圖 1-2 本文研究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本研究家庭背景的組成面向是從現有的經驗研究中提取而出，共有以下五項：母親的國籍、母親是否為華僑、父母的互動狀況和母親的家庭地位、家庭教養的主導者、個人和父母親的互動狀況。

個人生活經驗和社會建構過程的組成面向是從現有的經驗研究與理論中提取而出，共有以下三項：與母親家人的感情及接觸情形、個人的工作經驗、不同生命階段與族群有關之生活經驗（包含朋友關係以及社會事件）。

族群認同的內涵是從 Phinney (1990) 所提出的族群認同的因素當中提取而出，分別是：新移民子女將自己歸類為哪個族群、對該族群的歸屬感如何、對於自身族群的態度以及文化接受度等四個組成。當中，文化接受度並不在 Phinney 所提出的因素之中，但是，根據前述吳乃德 (1993) 的定義，在族群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文化遺傳」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對於本研究中的新移民子女更是如此，故本研究將之納入族群認同的面向之中。

以下將以兩方面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 (一) 家庭背景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家庭背景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將會以母親國籍、母親是否為華僑、父母互動狀況與母親家庭地位、家庭教養的主導者、受訪者和父母親的互動狀況作為當中的五個面向，分述理由如下：

- 1、新移民子女的父親是台灣人而母親則是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地區，父母親國籍上的不同是雙族裔子女的族群認同建立的過程中最客觀的來源，所以在本研究中將延續之前的研究保留母親國籍作為指標。
- 2、在「母親是否為華僑」方面，嫁到台灣來的新移民有一部份的人是華僑的身分。筆者認為，華僑背後所代表的文化脈絡、生活習慣、使用語言甚至自身的族群認同，都不同於純粹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在這些不同的背景之下，傳遞給子女的族群觀念自然也不同。所以筆者認為加入此一指標之後，可以更細緻的呈現出新移民子女之間族群認同的不同情況。
- 3、4、5、家庭是第一個與社會接壤的初級社會化機構，對於個人的認同影響甚鉅，而就新移民子女來說，家庭就是兩股文化交會的地方，所以新移民子女可能在當中有形或無形地就為自己的認同做出選擇。在台灣居住的新移民子女建立雙族裔認同最關鍵的一步就在於「母親是否願意傳遞其文化」，而母親是否有傳遞文化給子女的機會就取決於母親是否具有教養上的主導權。就邏輯上的推理，父母互動狀況平等或者母親較強勢的家庭，母親較有機會取得對於子女的教養主導權，亦較有機會將自身的文化傳遞給其子女（當然是否傳遞與否還是取決於個人意願）。而對於文化的認識、接受與取捨將取決於新移民與其子女的互動情形，在此筆者所考慮的是，新移民家庭中的父親與母親所代表的是兩股不同的文化力量，當中的個人與哪方較為親和，其族群認同的情形當然就會受其影響。

綜合以上，在家庭背景對於族群認同狀態的推理邏輯如以下（試舉兩例）：

情況一：在家中父母平等或母親較為強勢→母親取得教養主導權且傳遞文化於其子女→子女與母親互動狀況佳→建立雙族裔認同。

情況二：在家中父母平等或父親較強勢→父親取得教養權→子女與父親互動狀況佳→建立單一認同。

## (二) 家庭背景與個人生活經驗對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影響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是「家庭背景與個人生活經驗對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影響」。首先，此研究路徑也隱含著新移民子女個人的生活經驗會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影響，故在本研究中筆者將首先探討個人的家庭背景對於生活經驗是否造成影響，新移民家庭是兩股文化的匯聚之處，不同的文化薰陶勢必會對個人的生活經驗有著不同的影響，爾後這些影響將會給個人族群認同的建立過程帶來不同的歷程與結果。如同文獻回顧所經提及，族群認同是人與人互動之下的產物，而新移民子女的特質也必需在社會互動中才可以體現出來，無論是膚色、口音、思考方式以及生活習慣等，種種的相同與不同還有群際之間的疆界都是個人進入社會之後才會被區辨而出。


在本研究中，生活經驗和社會建構過程將由新移民子女與母親家人的感情及接觸情形、個人工作經驗以及不同生命階段與族群有關的生活經驗（包含朋友關係以及刻板印象對個人的影響）等組成，分述理由如下：

1、首先，筆者將先瞭解新移民子女與母親親戚的互動情形如何？了解此路徑的理由有三：其一，此面向是延續母親是否傳遞其文化而來，假如母親有傳遞其文化，那麼新移民子女在回到母親的家鄉時自然有辦法較為順利的與母親的親戚互動，也就較不會有局外人的感覺，自然有助於雙族裔認同的建立。其二，在前述的研究回顧中，筆者發現順利建立雙族裔認同的個人，大都與母族親屬建立起緊密的關係連帶，其內容形式不外乎曾經在回到母親的故鄉、與母族的親屬有持續的聯絡或是有參與母親方面的社團活動者。其三，因為台灣是一個父系社會，且新移民族群與其文化在台灣並非主流，在兩股（父系、母系）型

塑認同的力量並不相等的狀況之下，個人與母族親屬的接觸經驗在建立雙族裔認同的狀況中就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才將此做為研究的其中一個重點指標。綜合以上，新移民子女與母親家人的感情及接觸情形運作邏輯如下：母親傳遞文化給子女且子女接受→與母親家人的互動較為順利→有利於雙族裔認同的建立。

2、前述已回顧的文獻與理論皆顯示出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與家庭、學校、社區、媒體對他/她們的態度有關。但現有的研究其研究對象大多集中於學生族群，尤其是小學生。陳枝烈曾在其研究中指出原住民學生在其原鄉就讀小學與國中的時候皆無族群認同問題，但當離開原鄉與主流社會接觸之後，其族群認同的問題就會浮現（轉引自：龔元鳳，2007）。綜上，筆者認為了解新移民所傳遞的文化對於新移民子女在日常生活上帶來的影響是有必要的。由於新移民來自不同的國家或者地區，當中所帶來的文化資本及生活觀念、及價值觀自然不同於本地的台灣人，而如果新移民在家庭當中又擁有教養子女的主導地位的話，所交給子女的自然就不同於本地的台灣母親教導給子女的觀念與習慣，而這些差異將會體現在新移民子女的日常生活中。簡而言之，在本研究路徑中所要探討的就是新移民子女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是否順利？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十八歲以上的新移民子女，社會經驗較為充足，甚至有些人已有工作經驗，相較於家庭，學校與工作場合是較為複雜的環境。根據以上理由，所以本研究將會把就學及工作經驗的有無放入到測試的指標中，期待了解的是在主流社會與工作場合中人與人、人與環境對新移民子女的態度是否會影響到他/她們對自身的看法以及是否會對其族群認同產生疑惑，故加入此一指標。綜合以上，就學及工作經驗的運作如下：母親傳遞文化給子女也子女接受→在學校及工作場合產生衝突→對於認同感到疑惑

3、現有的研究大都是以小學生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為年齡的限制所以沒有辦



法了解許多生命中認同狀態的轉變。在蔡雅雯（2013）的研究中，由於其訪談對象的年齡較大，所以在當中他就有指出新移民子女的雙族裔認同會隨著社會化的過程而轉而變成對於父族的認同，筆者認為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來自於生活中的困境或者某些對於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及新移民負面的刻板印象。故在不同生命階段與族群有關的生活經驗中，筆者除了想要了解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狀態是否有經過階段性的發展之外，筆者也意欲了解是甚麼原因造成了認同的改變。另外，筆者也想要在此了解整體社會的刻板印象是否會對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態造成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十八歲以上的新移民子女，相對於小學生，青年族群理應都已經進入 Poston 所提五個階段中的整合階段，所以透過了解受訪者生命中與其族群認同有關的重大事件有兩個目的：其一，可以描繪出新移民子女個人族群認同建立的過程；其二，則可以透過個人的生活經驗得知當今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子女的態度。

綜上，本研架構隱含著個人社會化的生命過程與族群認同的連動關係，就生態系統的角度來說當中包含著個人在微系統（家庭）中的互動情形，如：個人與雙親之間的親子關係。個人在中介系統（學校與工作場域）中與人的互動策略、以及在更大的外在系統（媒體、生活環境）中個人是如何看待與自身相關的社會事件以及看待新移民刻板印象與偏見的社會事實。如同前述 Poston 的理論，個人可能會在生命的過程中碰到許多的抉擇與掙扎，而在經過許多生活歷練與心智年齡的成熟之後，才會將這些經驗進行整合，進而達到較為穩固的族群認同狀態。

## 第五節、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說明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 前言

####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第三節 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 第五節 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說明

### 第貳章 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第一節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第二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的大同與 David

#### 第三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Coe 與 Joseph

#### 第四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印尼華僑的 AAA

### 第參章 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第一節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第二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 Sophie 與旋

#### 第三節 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Kevin、C、Y 與 Jelly Fish

### 第肆章 母親為東南亞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 第一節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 第二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的小 Q

#### 第三節 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者的 I、翔、Q 大、Miss N

### 第伍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在章節安排上，本研究將如上方所呈現共分為五個篇章。

首先，在緒論中筆者將會先交代研究動機與三個目的，接著進行理論與文獻的探討，然後以前述的理論與文獻為基礎設計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以利後續研究進行。

第貳、參、肆章的部分則將分別呈現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的族群認同狀態、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以及母親為東南亞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最後，在第伍章中，筆者將闡述本研究的研究發現、限制以及該研究主題的未來展望。



## 第貳章、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在本章中，筆者將針對母親為東南亞華僑的受訪者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在本研究中此類的受訪者一共有 5 人，其中有 2 人的族群認同呈現雙族裔的狀態、有 2 人的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有 1 人則認為自己是印尼華僑。

###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在本研究中，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的受訪者一共有 5 位，當中有 2 位受訪者母親的原有國籍為馬來西亞，另外 3 位受訪者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印尼，另外，為保護個人的隱私，在以下的分析中，將以代號作為稱呼受訪者的方式，5 位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如下：

表 2-1 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五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代號	年齡	性別	原居地	教育程度	職業	父母學歷	父母職業	母親原持有國籍
大同	25	男	台北	大學	學生	父:大學 母:高中	父:商 母:文教	馬來西亞
David	22	男	台北	大學	學生	父:大學 母:大學	父:工程 母:家管	馬來西亞
Coe	25	女	台北	專科	行政助理	父:國中 母:國小	父:X 母:工廠	印尼
Joseph	28	男	桃園	大學	Soho	父:國小 母:高中	父:軍人 母:家管	印尼
AAA	24	男	台北	大學	學生	父:大學 母:高中	父:營造 母:家管	印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的大同與 David

#### 一、大同

##### (一) 大同的簡介

大同，25 歲，男性，台北人，在攻讀碩士學位之餘亦兼任研究助理。在父母親方面，母親原持有國籍為馬來西亞，學歷方面則父親為大學母親則為高中，父親是被公司外派到馬來西亞後認識母親，婚後父親從商而母親則是文教學業。大同的外表與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無差異，在大同的家庭中母親較強勢，在教養方面亦由母親主導，小時候曾有一段時間往返於台灣與馬來西亞兩

地，主要照顧者為父母、外公外婆，使用語言為中文。

大同的訪談內容可以看出其認同轉變的過程。筆者認為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經驗對於大同的族群認同狀態皆有明顯影響，且可從其訪談中得知建立雙族裔認同的若干條件。



## (二) 大同的雙族裔認同從何而來？

根據訪談資料，筆者認為使大同會有大馬人認同的家庭背景原因有：母親國籍、母親主導教養且教導其文化、在大馬出生；生活經驗方面則有：在大馬住過一段時間、與在大馬的親戚感情好等。就上述原因大同在訪談中提及：

媽媽身為一個大馬人給你甚麼影響可能就是有認同感吧!就會覺得自己的一部份也是大馬人，但其他就還好。不過這些在小時候的影響比較大，長大之後就比較沒有了。

語言方面，媽媽有試著教我，所以有學會基本的用語。

其實我是在馬來西亞出生的有那邊的國籍，在四歲以前就兩邊跑，現在就寒暑假都會回去，所以要說大馬是故鄉可能也算，這種感覺以前比較有，但現在就比較像回去走走。在馬來西亞的時候跟阿姨、表弟表妹、舅舅感情都不錯。小的時候，因為在那邊出生生長，所以在那時候可能會比較想留在馬來西亞，回來台灣就覺得很難過，因為在馬來西亞比較受寵。

就訪談內容，筆者認為大同對於馬來西亞的認同是受到母親身分以及在馬來西亞生活經驗的影響。在上述中可得知大同在大馬與親戚的互動良好，並且也有著很不錯的生活經驗，甚至在小的時候喜歡大馬比喜歡台灣更多，並且由於長時間的居住在那邊亦培養出了大馬人的生活習慣並且現在也還維持著這個習慣，對此大同提及「其實我自己受那邊的生活習慣影響還蠻深的，因為馬來西亞那邊很熱的關係，所以早上都會洗澡，那這個就有影響到我在台灣也每天早上都會洗澡。」細究訪談的內容，大同這份對於大馬的認同應是來自於先天的背景因素以及與大馬親戚的密集互動，然而隨著回到台灣的時間漸長且與台灣社會的互動漸多，即使沒有發生對於認同有所影響的特殊事件，大同對於台灣的認同也漸漸變多，在大同的訪談當中有提及：

對我來說我現在是九成的台灣人一成的大馬人吧！因為隨著年齡增長住在台灣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所以自然就對台灣就越來越認同。

現在回去的感覺就比較像是客人的感覺，因為其實還是主要生活在台灣、朋友也在台灣，

所以現在比較像是回去走走。

另外，在訪談的過程當中亦有一點可證明家庭（父親）對於大同的台灣認同影響並不大，因為在訪談中大同曾提及：

爸爸媽媽一直覺得我們是中國人，因為就都從中國來，媽媽回去大馬他們也都說我們是中國人，爸爸平常也會說我們中國人。有時候都會為了這種事情講到快吵起來但老實說我根本他們不知道在想甚麼？台灣人就台灣人啊！

上述的對話除了排除了父親對於大同的台灣認同有所影響的可能性之外，亦顯示了華僑對於台灣的想像以及其認同狀態，此點會留待結論討論。

綜上，筆者認為對於大同來說，大馬認同可以維繫住的原因是來自於母親身分、出生地等先天因素以及在大馬的生活經驗，而台灣認同的發展則是透過長時間生活於此建立而成。

### （三）情境認同與文化相似性

雖然身上仍保留著若干大馬的生活習慣，但是這個生活習慣對於大同來說只是在家庭中個人的生活習慣，而這個在家中的生活習慣並沒有使大同在與台灣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任何的影響與衝突，在筆者的詮釋中大同就是一位帶有大馬生活習慣的台灣人。


如果將大同族群認同的轉變看作一條數線，那麼在大同的認同轉變中的確可以發現台灣的認同漸增而大馬漸少，此消彼長。雖然現在大同對於台灣的認同成分已佔了九成，但是剩下一成的大馬人認同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或許也有情境認同之功能，亦即大同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透過適時揭露自己的身分，進而在互動中達到目的或者不錯的結果：

我有大馬國籍，但媽媽就是希望我可以放棄，因為我讀公行系但有雙重國籍就不能考，但我其實不想考，所以我是馬來西亞人就是一個不錯的藉口。

有一次我高中國文考很爛就跑去跟老師說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台語不好，在做民調的時候打到中南部去我就聽不懂台語，就會被同事笑。這時我就會說自己是大馬人，所以台語很爛。

其實就是新奇啦、就會問馬來西亞是甚麼樣的地方啦、哪裡好玩、然後要我講兩句馬來西亞話給他們聽。還有同學就會好奇很酷，但不會排斥。但以前就會被取一些奇怪的綽號，像馬來糕還馬來謨之類的，但現在想想也不錯，算因為這樣認識比較多人。



針對上述仔細想想，在日常生活的各種互動中大同可以選擇揭露或不揭露其身分或者認同而達到在特定情境中對自己較好的結果或者較有利的位置，個人的能動性可見一般。另外在上述的事件當中，在當下的互動情境中大同只要不講，與之互動的對象就看不出來大同的雙重身分，顯見大同在日常的一般互動中與平常的台灣人是無異的。「與台灣人無異」這件事情筆者認為有兩個意義：其一是大同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中是順利且沒有衝突的；其二則是大馬的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或許有相當程度的親近性，所以在身分轉換上或許不會碰到太大的困難，而大同在訪談過程的兩段話或許印證了筆者的這個推測：

大馬的華人文化，其實跟台灣有部分類似，所以媽媽來到台灣之後也沒有碰到甚麼適應上的困難。

其實台灣的文化對那邊的華人影響還蠻深的，平常也會看一些台灣的政治新聞或者綜藝節目，所以其實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倒是也沒有甚麼困難，除了混雜比較多語言之外其實跟在台灣差不多。

#### （四）被族群認同所影響的生活經驗

對於大同來說，影響其大馬認同狀態的主要來自於幼年在馬的生活經驗，而在回到台灣之後大同對於的馬來西亞的認同雖然隨著時間漸少，但仍影響到了其部分的生活經驗，而影響的部分主要是在於看待外籍移工與外籍新娘的角度，對於此大同有提及：

關於外籍的移工跟外籍新娘，因為我覺得我本身的認同有部分是大馬人還有本身媽媽也是東南亞人，所以在看待它們的時候會有一點親切感，會希望她們更加融入臺灣的生活，從事更多元的行業來促使文化的交流和打破刻板印象，這裡面關於印尼籍的外籍新娘跟移工感觸比較深，因為印尼文跟馬來文很像(據說大概像台灣中文跟北京話的關係)所以我媽會有很多在臺灣印尼人的朋友，可以跟他們買東南亞的食物偶爾解解鄉愁，那就會更多一分的親切感。

就上述大同所提及的內容，筆者認為大同會這樣講是因為認同以及地域上的親和性而使大同對於東南亞的外籍人士產生了親切感，故此段對話應可作為生活經驗除了會影響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況之外，個人族群認同的狀態亦會影響其生活經驗的證明。



### (五) 大同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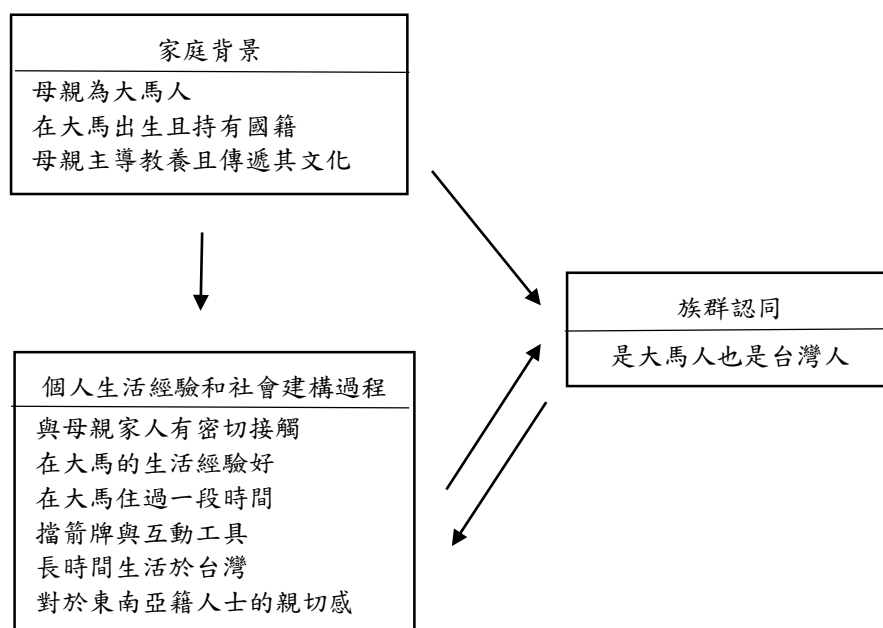


圖 2-1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大同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家庭因素為：母親是大馬人、在大馬出生且持有國籍以及母親主導教養且主動傳遞其文化等三點；而生活經驗則有：母親家人有密切接觸與在大馬的生活經驗好等兩點。對於大同來說，認同的判準一開始是來自於自己的出生地與母親的國籍，爾後生活經驗的影響力才漸漸變大。另外，母親來自馬來西亞與自己的認同狀態使大同對於東南亞籍人士懷有親切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原因則為長期生活於台灣。

## 二、David

### (一) David 的簡介 (以下簡稱 D)

David，22 歲，男性，台北人，目前就讀大學四年級。在父母親方面，母親原持有國籍為馬來西亞，在學歷方面父母親皆為大學，母親是因為來台灣讀書而認識父親，結婚之後父母親的職業分別為工程師與家管。D 的外表與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無差異，在 D 的家庭中母親較強勢，在教養方面亦由母親主導，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語言為中文。

透過訪談資料，D 的認同狀態在小時候就已經確立，筆者認為 D 的族群認

同狀態是來自於家庭背景以及被家庭背景影響的生活經驗，然後這個影響延續到了族群認同狀態。

## (二) David 的雙族裔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 D 持有大馬人認同在家庭背景方面的原因有：母親主導教養、與母親較親近、在大馬出生；而在生活經驗方面則有與大馬的親戚感情好以及認同且喜歡大馬的生活方式等。就上述 David 在訪談中提及：

媽媽對我蠻有影響的，因為平常日常生活做人處事的道理或者經驗都是她在教，我自己來說也會比較想要學媽媽的樣子，像是在工作上與為人處事的態度或做事情的方法，因為媽媽做事情蠻圓滑的，而且也蠻重感情的。

因為在那邊出生而且以前也常回去，就覺得那邊蠻像故鄉，而且每次回去因為媽媽常跟我說一些那邊的事情所以在那邊生活沒有甚麼問題而且那邊的親戚也都蠻歡迎我們，所以就會有回家的感覺。

如果都沒有跟媽媽回馬來西亞的話我就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就在這邊生活，但是因為在那邊出生、回去對那邊有感情有認同同時也蠻喜歡那邊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會這樣覺得是馬來西亞也是台灣人。

就上述內容來看，D 對於台灣認同如何建立並沒有多所著墨，但是卻可找出 D 認同大馬的幾點原因。與大同相同的是在大馬出生、並且有一段時間與大馬接觸密切還有與大馬的親人有著不錯的互動關係，與大同不同的是 D 的大馬認同並沒有隨著在台灣時間拉長而減少，反而維持著一半的大馬認同。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David 與母親的感情較為親密，並且在做人處事的道理上是想跟母親學習的，在此，筆者認為母親在此對於 D 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並且所教導的是融合台灣與大馬的價值觀與遊戲規則，所以 D 可以在兩邊的環境中自如的變換身分而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與影響；其二，筆者認為 D 對於大馬的認同是來自於先天的出生地而與親戚的密切互動，而維繫住此認同的關鍵就在於 D 對於大馬的生活方式是認同並且嚮往的，因為在訪談中他曾提及：「我自己蠻喜歡馬來西亞的生活方式，因為就是一個步調比較慢然後活在當下的地方，就覺得這樣的生活很 relax 蠻喜歡的，相較於台灣比較窮忙以後有



機會的話可能會去馬來西亞發展。」相較於其他受訪者 David 是唯一提及台灣缺點的人，就 David 的自述看來筆者認為是台灣的生活方式與就業方式對於 David 造成了向外的推力，而對於大馬生活方式的嚮往則成為了對於 David 的拉力。



### (三) 文化的相似性

與大同一樣的是在 David 的訪談中亦提及到大馬文化與台灣文化的親近性與華僑的認同觀，對於此 David 說到：

其實我覺得媽媽教的，除了語言之外跟我自己在台灣看到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有時候都覺得她教給我的跟我自己在台灣學到或觀察到的好像沒甚麼不一樣。

大馬跟台灣在生活習慣還習俗上就沒有甚麼差異，我覺得因為是華僑都差不多，並沒有因為來自不同國家而有甚麼衝突。

在 David 的情形中，筆者認為兩方文化的親近性是 David 可以維持雙邊認同的關鍵因素，因為在背景以及價值觀相似的前提之下認同似乎就只剩下國籍的選擇而非文化的選擇。

### (四) David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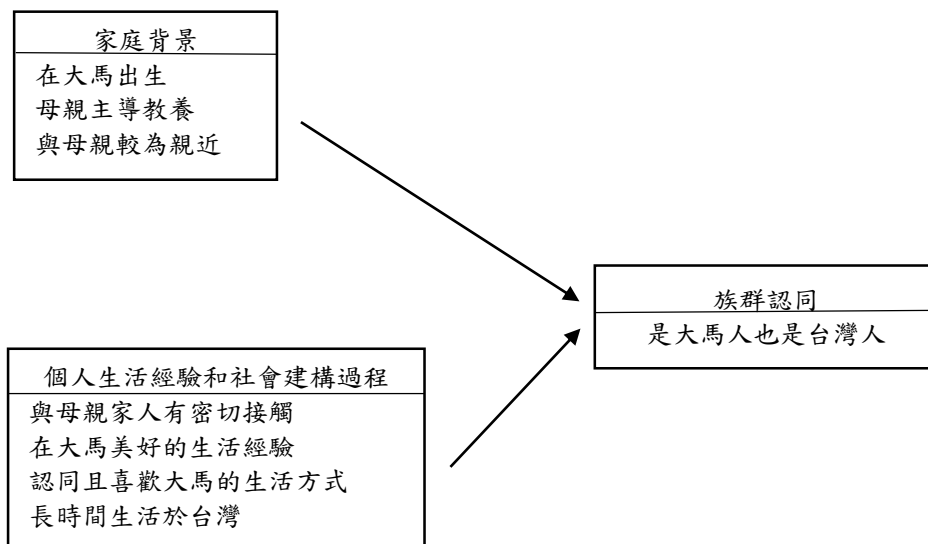


圖 2-2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David 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家庭背景為：在大馬出生、母親主導教養且與母親較為親近；而生活經驗則有：母親家人有密切接觸、在大馬美好的生活經驗與認同並且喜歡大馬的生活方式等。本例的特殊之

處在於台灣的生活方式對於 David 來說是向外的推力，在所有的受訪者中只有 David 有提出這點。



### 三、小結

大同與 David 擁有相同的認同狀態，而造成其認同狀態的因素也大致相同。簡單來說，對於大同及 David 族群認同狀態造成影響的原因有：出生地、母親主導教養、與大馬親人的互動以及在馬來西亞的生活經驗等，而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的相似性亦是大同與 David 雙族裔認同得以建立的關鍵因素。另外，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大同的雙族裔認同有其變動過程而 David 的認同狀態則是在小時候就固定了。

由於在單面向的認同模式中個人僅能選擇其中一邊做為認同的對象，所以該模式並沒有辦法完整的解釋大同及 David 所持有的雙族裔認同模式；就雙面向模式來說，大同與 David 由於皆對雙邊的文化有所認同所以兩者皆為當中的涵化者；就多元模式來說，由於兩者身上都帶著些許大馬的文化（沖澡、喝茶）所以並不屬於放棄己族文化的同化者，同時大同與 David 亦沒有將身上的馬來西亞文化與台灣文化融合成一個新的文化，所以兩者皆不屬於融合者。整體來說，在多元模式當中最接近 David 與大同的應該是混合者與交錯者，前者是他們兩位在家庭中皆處於兩股文化交會的地帶，而後者則是因為他們有較長的時間待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並且由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與台灣文化有高度的親近性，所以在游移於兩個文化之間的同時亦可輕鬆的轉換身分。

就連續體模式來說，大同的位置則是大馬較多台灣較少的認同狀態一路滑向台灣較多而大馬較少的認同。整體來說，筆者認為大同與 David 在連續體模式中的位置是屬於認同兩方的混合認同（blended identity）。

就階段論的視角來說，David 及大同目前皆處於階段論當中的統合狀態，然而兩者在達到目前的認同狀態之前卻沒有經過太大的轉折或為難的取捨。在

當中大同的認同雖一路滑向台灣，但決定認同的過程並沒有經過衝突，筆者認為會有這個現象是因為大同的生活脈絡並沒有完全符合階段論的社會背景，換言之筆者認為台馬之間的文化差異不大、外表特徵不明顯以及有國籍作為客觀的判準等因素使得大同在決定雙族裔認同的時候並沒有太過為難，而是自然形成的認同狀態。而 David 則是在小時候就已經是雙族裔認同，在成長的過程中並沒有經過甚麼改變。

而就生態觀點而言，大同及 David 可以建立起雙族裔認同的共同因素為出生地、母親主導教養、與大馬的親戚皆有不錯的關係、在大馬的生活經驗良好等因素。除了上述因素，筆者認為兩位可以建立雙族裔認同的背景因素在於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的親近性高，尤其是語言的部分最為關鍵，由於大馬的親戚皆會說中文並且中文在大馬地區算是流通的語言，所以對於 David 及大同來說溝通的成本並不高，並且由於文化雷同所以兩者在兩股文化之間並不需要做出太多的選擇與調適，而可以在兩個認同之間自由進出與轉換身分。另外，由於外表與口音與一般台灣人無異，所以在台灣成長的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歧視或者奇異的眼光。甚至在大同的案例中，他可以就各種場合的情形而選擇性的揭露自己個人身分的訊息，此一情形符合馬藹萱（2005）的研究結果，意即對於大同來說個人的認同會隨著不同的情境脈絡而改變。所以對於兩位受訪者來說，由於生活台灣所以對於台灣的認同理所當然，而對於大馬的認同則是不外顯並且亦沒有產生任何的衝突。

###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Coe 與 Joseph

#### 一、Coe

##### （一）Coe 的簡介

Coe，25 歲，女性，台北人，學歷為專科，目前擔任行政助理。在父母親方面，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印尼，兩者的學歷分別為國中與高中，兩方是在工作的場合認識，婚後母親職業為家管，唯父親已過世所以並沒有透露其職業。

Coe 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Coe 的家庭中父母平等相處，在教養方面則是由父親主導。另外，Coe 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祖父，使用的語言為客家話與中文。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有以下要點：一，家庭背景對於 Coe 台灣認同的建立有明顯影響。二，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阻礙了 Coe 印尼認同的建立。

## (二) Coe 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 Coe 持有台灣人認同的原因有：父親主導教養、小時候是由祖父照顧以及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台灣等三個因素。就上述 Coe 提及：

在我們家庭教育當中以爸爸為首媽媽為輔，所以主導教養的人算是爸爸。像教導做人處事的道理之類的就大部分是爸爸在教。

我覺得我不是混血兒是台灣人，唯一不同的只有媽媽從印尼來，而且從小就在台灣生活長大覺得跟別人沒有甚麼不同。

家庭特質對於一個人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在許多文獻與理論中皆已提過，在 Coe 這個案例中亦是如此。

相較於過去的傳統觀念大都認為母親是小孩的教養者，在母親的價值觀和文化與台灣社會不同的情形之下，教給小孩的當然就可能不同於台灣的父母親，所以其小孩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就會遭遇文化的衝擊。然而在 Coe 的案例中，母親真正對 Coe 產生影響的部份在於「女性應該在家庭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看法。對於 Coe 來說，媽媽具體的形象在於「媽媽在家庭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外乎就是整理家務與煮飯之類的，很賢淑是我所要學習的對象」但這樣的看法所影響到的在於個人價值觀的部分並沒有延伸到其認同。根據訪談資料，在 Coe 的家庭背景中對於族群認同影響最大的因素應為父親主導教養，由於在家庭中負擔起教養責任的是父親，所教導的理所當然就不會與一般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偏離太多，所以在生活經驗上 Coe 並沒有因為母親的教導而受到太多的影響。在 Coe 的在初階社會化的階段母親在教養的角色上所扮演

的僅僅是分享家鄉事務的人而非教導文化的人，而會有這樣的情形，關鍵因素有二：其一在於母親的中文並沒有講的很好，而使 Coe 在小時候與母親較不親近；其二則是 Coe 小時候是由祖父負責照顧，與媽媽的互動可能相對較少，可能就因此產生了父族的台灣人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 Coe 的自述中曾提及

「剛進小學的時候有思考到底自己是哪裡人，因為同學們都能很清楚地回答自己的故鄉在哪，我卻因為爸爸與媽媽從不同地方來而覺得困擾與困惑，但想想自己從小就住在台灣，所以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了。」對於 Coe 來說，父母來自不同的國家在小時候的確給自己帶來了身分認同上的疑惑，然而這份疑惑卻隨著住在台灣時間的增加而被弭平，再加上上述的原因，而確立了 Coe 的台灣人認同。

### （三）為何 Coe 沒有建立出印尼認同？

在回答 Coe 台灣認同如何建立的同時，在訪談資料中亦可知悉 Coe 沒有建立出印尼認同的原因（除了前述的三個因素之外，筆者認為以下原因亦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在家庭背景當中有：母親沒有傳遞文化以及小時候因為口音的關係而與母親較不親近；而在生活經驗則有：並沒有建立與印尼親屬的關係、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外籍人士的歧視以及母親在台灣被欺負等個因素，以下呈現：

聊到印尼的話，與媽媽聊天的內容大概有飲食習慣還有媽媽小時候的事，其他就比較少，所以像語言或甚麼的她其實都沒有教我。

因為媽媽在印尼的語言就是與印尼語跟客家話，中文是來台灣之後才學的，所以我自己在小時候有時候也會聽不太懂媽媽說的國語，甚至小時候的時候還有笑過她的國語講得不好，就是有一個腔調。

外公外婆或是其他的親戚因為我沒有回去過就都不認識。

不想透露自己身分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東南亞籍外籍人士可能不太友善的關係，所以就覺得可能會被歧視。還有印尼移工有負面新聞，怕被別人冠上那種負面的想法。雖然在這邊大部分的人對媽媽是友善的，但有媽媽在工作的時候還是有被少數人欺負，講一些有的沒的之類的。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媽媽是外國人就有那些閒言閒語，而我也因為這樣就不想講自己的媽媽是來自印尼。

Coe 沒有建立起雙族裔或是印尼認同的原因除了家庭背景之外，筆者認為

徹底使 Coe 完全沒有建立起雙族裔或者印尼認同的原因在於後天的生活經驗。生活經驗除了使 Coe 不想在學校與工作場合揭露自己的身分之外，另外直接影響到的就是 Coe 對於建立雙族裔或印尼認同的可能性，甚至會因為想要逃避與印尼有關的身分而更堅定 Coe 的台灣人認同。有趣的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 Coe 對於東南亞籍人士的態度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籍人士刻板印象的影響，Coe 曾提及：

我自己也不太喜歡外籍移工，我是台灣人，所以對於他們的看法也算是有點偏見，因為就像是一群另外勞聚在一起的時候然後又講我聽不懂的話就覺得有點輕浮。

就 Coe 個人而言，對於東南亞籍移工的態度，的確就已經內化了台灣某部分看待東亞籍人士的價值，同時也證明了自己的台灣認同。

#### (四) Coe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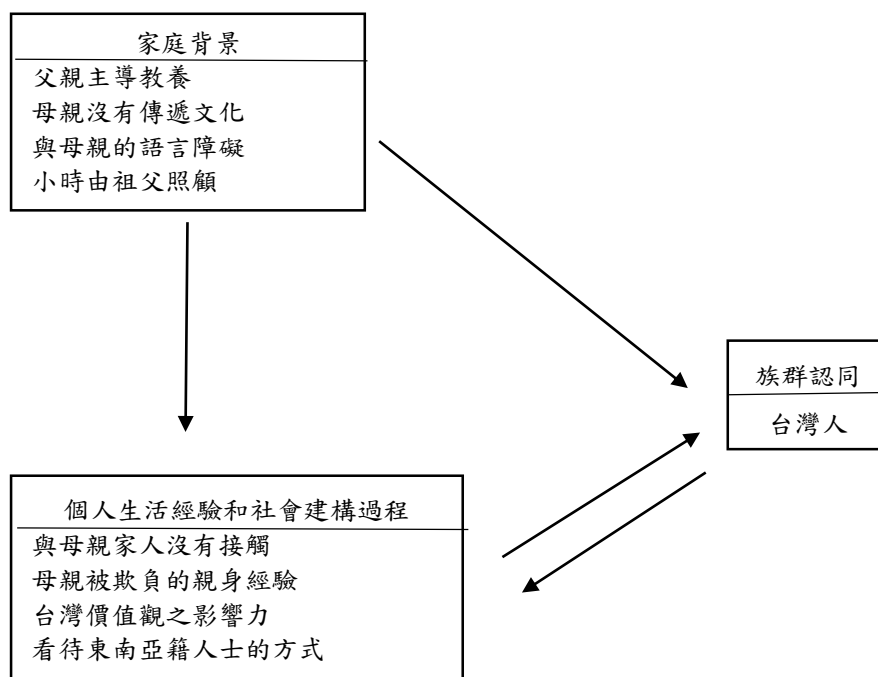


圖 2-3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筆者認為在家庭背景方面影響 Coe 的因素有：父親主導教養、母親沒有主動傳遞文化、與母親之間的語言障礙以及小時候由祖父照顧，這三點使 Coe 在小時候就奠定了台灣人的認同狀態。

在個人經驗與社會建構過程方面，主要的因素則有：與母親家人沒有接觸、母親在工作場域中因持有印尼籍被欺負的經驗、台灣對於東南亞人士的刻板印

象以及長期生活於台灣等四個因素。相對於大多數新移民子女對於東南亞籍人士皆採取較為諒解與包容的態度，Coe 則是將台灣社會一般看待東南亞人士的刻板印象內化，並且亦以這種方式看待東南亞人，此為 Coe 案例的特殊之處。

## 二、Joseph

### (一) Joseph 的簡介（以下簡稱 J）

J，28 歲，男性，桃園人，目前正在攻讀碩士學位。在父母親方面，父親為外省籍軍人，母親原持有國籍則為印尼，兩者的學歷則分別為國小與高中，兩方是經由書信往來認識。父親的職業是軍人而母親則為家管。J 的外表與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無差異，在 J 的家庭中父親較為權威，在教養方面則是雙親共同主導，小時候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語言為中文。

由於就讀系所的關係，可感受到 J 對於雙親遷移的歷史過程有明顯的興趣，並且也因此對於自己的輪廓有更為清楚的描述。J 的認同是台灣人，根據訪談資料，家庭背景對於 J 的族群認同狀態有部分影響，另外家庭背景亦對 J 的生活經驗有所影響但是其影響並沒有延伸至族群認同。另外，由於認同族群為台灣人，這點亦對 J 的生活經驗造成了部分影響，是較為特殊的地方。

### (二) J 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根據訪談資料，筆者認為使 J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原因為：出生地與生活環境。就上述 J 在訪談中有提及：

要強調自己是台灣人其實有點奇怪（笑），我都在這裡出生成長了，應該不用特別「認同」。

從以前就會覺得自己的國籍是中華民國同時也是台灣人，跟大家都一樣。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台灣是我生活、成長的地方，我要和她有連結，我也是和她連結在一起的。

J 的家庭組成是來自印尼的華僑母親以及來自中國的軍人父親，這樣的背景對於 J 的台灣人認同影響應該不大。在 J 的自述中，真正對其產生影響的是一種「第二代」台灣人的感覺，因為 J 說到：

爸爸媽媽都是移民，爸爸就是那種（1949）歷史背景下的移民而媽媽就是因為當地華人的歷史，所以我覺得這種背景會讓我覺得我還在台灣扎根，還有那種生存上的焦慮感。我是台灣人因為我就在這邊生長，但我也會想了解印尼跟中國的文化因為那是我的來處，所以應該就是說不一樣的台灣人，真要說的話就是台灣的移民第二代。

綜上，對於J來說在建立台灣人認同的過程中，家庭真正影響到J的是間接的「第二代」台灣人的感覺，而非直接的族群認同狀態。另外，雖然J覺得自己是台灣人，然而卻也因為這樣的認同在其生活經驗中產生了一種被排斥的感覺

台灣是生活的一部份，但有時就是會有距離感，可能是與同學的互動或我不會講台語，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外省人的身分好像有時候會被排除在台灣人之外，尤其是被偏綠的那群人，就是對外省人比較不友善，有時候會被這樣貼標籤想被說拿了很多錢，但其實我爸爸算是底層的軍人並沒有因為這個身分拿到甚麼好處，就是台灣本地對這種事情沒有很了解，但就是都被綁在一起了。

J的經驗亦有出現在後續的訪談者中，故筆者將會在研究發現進行分析不在此贅述。

### （三）多樣的族群認同型態何以沒有在J身上發生？

J的家庭組成為來自印尼的華僑母親與來自中國的父親，在這樣的背景之中再加上後天的生長環境，作為交集點的J在理論上應該可以發展出多樣的認同型態，然而在現實中J卻僅發展出單一的台灣人認同。回到訪談稿之中，筆者認為亦可從中找出若干原因：與父親的距離感、與中國及印尼的親屬淵源不深、印尼的排華歷史以及母親並未傳遞其文化。

因為爸爸的脾氣比較不好，就是那種比較權威的管教，還有也可能是年齡比較大很多事情很難溝通，比較是我爸爸單方面講什麼就要聽。

其實平常與那邊的聯繫並不多，大都是媽媽那邊的親戚打電話過來，偶爾接到電話才會寒暄問好。

因為交換學生的關係所以有趁著機會回山東老家。那種感覺其實就跟回到印尼有點類似，就覺得有點陌生。

印尼當地排華對於他們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像我媽媽來台灣可能就是要尋找安定的生活，所以我覺得被影響的部分可能就是對於生存的焦慮感。

對於印尼會有一點陌生，但就覺得回去之後有點熟悉，不過也覺得待在那邊好像也不是那麼安全，我覺得應該跟之前的排華有點關係，排華的氛圍現在事實上還是多多少少有存在，因為華人掌握著當地很多的資源，所以還是會有一點抗爭。



語言其實我不會，那習慣的話，其實媽媽的親戚常寄一些東西到台灣，所以對我來說就會比較熟悉一些吃的東西與文化。

在一般的認知中，生長在父系社會中的小孩其認同通常會偏向父親，所以對於J來說，其認同上應該會偏向中國人而非台灣人，在這個前提之下「為什麼J沒有受到父親的影響而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就變成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細究訪談的逐字稿，筆者認為其中的原因應該包含了「年齡上的距離」、「父親自己的脾氣」以及「與中國親屬平常互動少」等三個原因，前兩個原因最後導致了溝通的不順暢，而在這個前提之下對於中國認同的建立將會變得困難。

另外，在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之中，亦可分析出部分J沒有建立起印尼認同的原因：與印尼親屬互動不多、對印尼的觀感（排華歷史）以及母親並未傳遞其文化。對印尼的觀感來自於過去母親經歷過的印尼排華歷史，以及J自身到印尼所感受到的氛圍。在文化上，母親對J所帶來的影響僅限於飲食習慣。以上幾點原因使J建立起印尼認同的機會更形微小。

根據訪談資料，雙親對J的影響主要是集中於個性、生活習慣、對於華僑以及眷村文化較一般人了解、看待外來移民較為包容友善、看待事情的角度較為多元等這些較為個人的層次，然而這樣的影響卻沒有延伸到J的族群認同狀態中，對於J來說台灣人的認同在從小就已建立並且隨著時間更形穩固且沒有經過甚麼轉折的過程。

#### (四) Joseph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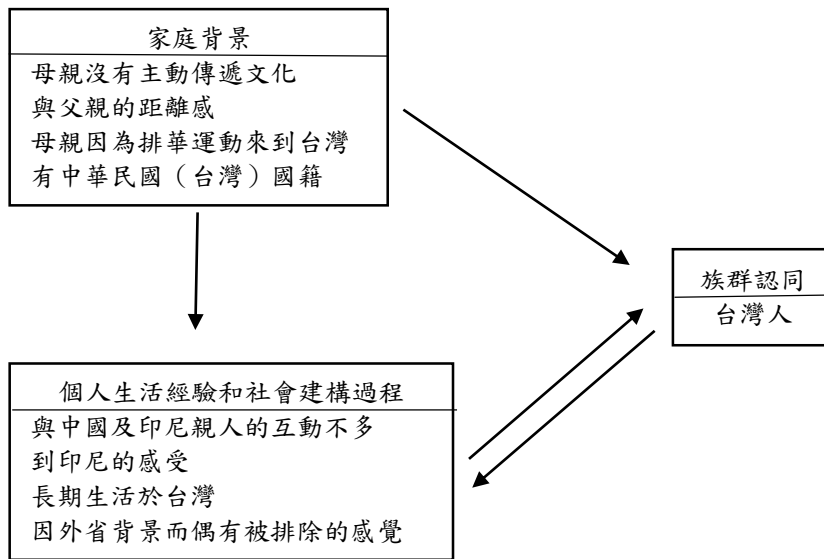


圖 2-4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J 族群認同狀態的主要為本身持有的國籍（ROC）與長期生活於台灣。除此之外，在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中亦可發現數個對 J 的台灣認同發展有利的因素，前者有：與父親的距離感、母親沒有傳遞其文化以及母親因為排華運動而來到台灣的經歷；而後者則是與中國及印尼親人的互動不多、印尼排華的歷史等。此案例的特殊之處在於因為 J 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又因為外省籍的背景以及不諳台語的關係使 J 在與台灣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偶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 三、小結

雖然 Coe 與 J 目前的族群認同狀態皆是台灣人，然而細究影響兩位認同的因素在家庭背景及個人生活經驗皆有不同，故以下將分別分析。

#### (一) Coe

就社會認同論來說，少數族群個人的認同就是兩股力量拉扯的結果。然而，在 Coe 的案例中少數族群（文化）的力量並沒有對於 Coe 並沒有產生正面的效果，由於母親沒有主動傳遞其文化、和母親間的語言障礙、與母親家人沒有接觸及母親被欺負的親身經驗都讓 Coe 離印尼認同愈加遙遠；相反地，主流

文化(族群)的力量則具體的體現在父親主導教養、小時候由祖父照顧和長期生活於台灣等三個方面。就 Coe 來說，整體的力量皆是往台灣認同的方向推，所以 Coe 會選擇主流的台灣認同並不意外。

就 Tajfel 的角度而言，少數族群的個人會追求正向的社會認同，而在 Coe 的例子中，由於 Coe 認為東南亞籍的背景可能會使自己被歧視，所以少數族群（印尼）在與主流族群（台灣）比較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獲得有利的地位，在這個情況之下 Coe 所選擇的是隱藏身分並且融入到主流社會之中。在 Coe 的情況中由於從小就是在主流的文化中成長，所以在進到社會的過程當中並沒有任何被排除或是歧視的經驗，並且由於外表與口音與一般台灣人無異，所以 Coe 屬於完全成功的同化。

就涵化理論來說，由於 Coe 的母親在沒有主導教養的同時亦無傳遞文化給 Coe 所以在 Coe 的成長過程中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兩股文化力量的拉扯亦沒有經過選擇的過程。在這樣的狀況中，就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來說 Coe 所選擇的是對於主流社會的認同；在雙面向模式中 Coe 則是選擇主流文化的同化者；在多元模式中 Coe 亦為選擇主流文化的同化型。

在連續體的模型當中，Coe 則是屬於完全認同父族的單一認同；就階段論而言，以 Poston 的理論脈絡來說 Coe 沒有發展出雙族裔認同是因為 Coe 在選擇認同之時確實受到了家庭因素的影響，同時在其成長的過程當中亦將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價值與偏見內化到了自己的心裡面。基於此，Coe 認同發展的進程僅在一開始對於自己的身分有所疑惑，但是在選擇了台灣人認同之后就穩定地維持到了現在，所以 Coe 的認同發展並沒有經歷階段論的過程；而在生態視角中，Coe 的台灣認同得以建立主要是來自於家庭背景的因素，而後天的生活經驗部分則是更鞏固了 Coe 的台灣人認同。

## （二）Joseph

J 特別的地方在於家庭背景，由於 J 的生長地為台灣、父親來自中國而母親

則來自印尼，就理論上來說J有機會發展成三方的認同，然而J卻僅發展出台灣認同，以下對此情形進行分析。

就社會認同論來說，J在家庭當中應該受到印尼、中國以及台灣三股文化力量的相互牽引，然而在現實的家庭生活中由於與父親的距離感以及母親沒有主動傳遞其文化，所以少數族群（中國、印尼）對於J的認同來說並沒有構成拉力，反而在自然發展的情形之下J的認同便被主流族群（文化）的吸引力所影響而決定了自己的認同取向。

就涵化理論說，J的父母並沒有主動傳遞文化給J，所以J在家庭生活當中並沒有經過經歷不同文化相遇並且需要從中做出的狀況。必須說明的是，涵化理論所考慮到的僅有兩股文化力量，而J的背景則是三股文化力量，這是台灣過去的歷史脈絡中孕育而生的特殊情形，所以在套用涵化理論的過程中，為求分析方便，筆者將父母親的文化放在同邊，而主流文化則放在另一邊。就上述前提，在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中J選擇的是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在雙面向模式中J是認同主流族群體的同化者；而在多元模式中J亦是選擇主流文化的同化型。

在連續體模型來說，因為J的認同不屬於父族、不屬於母族，而是屬於在地的認同，所以就J來說其認同已經跳脫出了數線，所以連續體的模型並沒有辦法完全的套用在J的身上，另外，如果單就J目前的認同而言，以連續體模式來說J在某些互動中由於外省背景的關係，所以在政治的脈絡中並沒有被認可為台灣人，此情形使J在某些互動中產生了被排擠的感覺，這是必須注意的一點。就階段論來說，J的認同在小時候就已經確立並且穩定的維持到現在，在其成長的過程當中並沒有進一步的發展與轉折的階段。而就生態理論的角度來說，J會建立台灣認同的原因是因為出生與生活都在台灣，然而在論證J為何沒有建立起中國與印尼認同因素的同時，筆者認為這些因素亦對J台灣認同的建立營造了有利的環境。

## 第四節、認同狀態為印尼華僑的 AAA



### 一、AAA

#### (一) AAA 的簡介 (以下簡稱 A)

A, 24 歲, 男性, 台北人, 目前就讀大學四年級。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印尼, 父母的學歷分別為大學與高中, 兩方是在工作的場合認識, 婚後父親從事營造業, 母親為家管。A 的外表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 講話的速度雖然較慢但並沒有口音。在 A 的家庭中父母平等相處, 教養方面是由母親主導, 在訪談過程中 A 曾提及爸爸有時亦會參與參與, 但方式較為嚴厲。A 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使用的語言為中文與印尼語。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其家庭背景對於族群認同與生活經驗皆有明顯影響, 而 A 的認同狀態亦影響到了部分的生活經驗, 另外亦可從其言談之間感受到印尼的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的相似性。

#### (二) A 的印尼華僑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的結果, 筆者認為影響 A 認同的家庭背景的原因有: 與母親較為親近、教養由母親主導且母親有教導其文化、出生地在印尼; 在生活經驗方面則有: 與印尼的親戚感情好、在印尼有不錯的生活經驗等因素。就上述 A 在訪談中提及:

小時候就是媽媽照顧我, 媽媽讓我了解印尼的文化, 然後她會常講家人的事情。我從她那邊就是學到印尼的語言與了解印尼的生活習慣與文化。

我是在印尼出生的, 所以當然知道。因為跟印尼的親人很親, 所以一來到台灣就知道自己是從印尼來的人。

我是住在台灣, 除了媽媽教我之外因為我天生的語言能力還蠻好的所以就是去那邊兩個月就學會講印尼話了。

我跟那邊的親戚都玩在一起, 就算我現在在台灣也會用 LINE 與他們保持聯繫

因為每年都會回去, 所以其實那邊的表哥表姊們就像我的親哥哥親姐姐, 所以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他們都會一直叫我回印尼。

就是在印尼很享受啊, 每次去了就了就不想回台灣了, 因為跟那邊的親戚就是一起玩啊、一起搗蛋、然後在那邊的時候就會一起出去玩, 像是一起去爬那邊最高的山。

根據上述，筆者認為出生地是 A 建立認同的基礎，然後搭配母親的教導（語言及文化）以及與印尼親戚們的良好互動進而建構出印尼華僑的認同。筆者認為在這邊必須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長時間住在台灣的 A 沒有建立出台灣認同？第二，為什麼 A 會認為自己是華僑？

針對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與雙親的親密度對於 A 的認同有著極大的影響，在訪談中 A 曾說過：「爸爸大都在外面工作，而且爸爸比較嚴厲所以我跟媽媽比較好，而且在家裡，爸爸就是負責在外工作賺錢，媽媽就是負責家務然後教我陪我。」就上述來看，A 的家庭是屬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形式，在與母親長期相處且父親較為嚴厲的情形之下，母親對於 A 的認同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在訪談中 A 亦提及：「因為我媽是印尼華僑所以應該說我就是印尼華僑。」

針對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要從華僑與印尼人之間的劃界問題談起，雖然兩者所持有的國籍皆是印尼，但在 A 的認知中，華僑與印尼人卻是不一樣的文化群體，在這方面 A 曾說到：「我覺得我是印尼華僑，就是印尼的華人。因為印尼的文化有分成印尼人跟印尼華僑，所以我也不算印尼人而是華僑。」雖然針對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 A 並沒有更多著墨，但是對於兩者之間的明確區分的確是 A 認為自己是印尼華僑而不是印尼人的關鍵因素。

### （三）印尼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的相似性

和前述的大同及 David 相同，在與 A 的訪談中亦可看出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界線並不清楚，甚至 A 認為兩者是一樣的。而與大同以及 David 不同的是 A 認為華僑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甚至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其實印尼的文化就是中國的文化，因為外公是從福建搬過去的，所以其實我覺得跟台灣的文化並沒有甚麼差別。像是從媽媽與爸爸身上學到的東西事實上是差不多的，像有時候媽媽講一件事情跟爸爸講一件事情那種情景與經驗就很相似，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差。印尼華僑的教育就是中國的方式，都會講中文。我覺得跟內戰之後的中國來到台灣的人是一樣的。只是我爺爺是移民到印尼這樣而已。

說影響我認為還好，因為我外公是中國式教育，所以我媽媽所受的教育也是中國式的教育，像是飲食上的四菜一湯這個就是中國才有，還有以前的歷史故事秦始皇、三國演義、

紅樓這些，所以我媽媽對中國的東西都很了解，還有他學樂器是中國的琵琶，所以對我來說這些我也算都了解，所以對我來說好像都沒甚麼差別，跟一般台灣人都一樣呀！所以真的要講應該要說我是中國人也是印尼華僑。

#### (四) 被族群認同所影響的生活經驗

對於 A 來說，會有印尼華僑的認同主要是因為母親的身分與文化傳遞以及在印尼生活的美好記憶，而這樣的認同狀態亦反過來影響了 A 的部分生活經驗，在訪談中 A 曾提及：

台灣很多人對刻板印象或比較不好的角度我知道有，但是我自己沒有親身聽過。事實上就我的立場我覺得這個是文化的衝擊，我覺得第一就是教育的問題，因為我就是在台灣長大，所以我知道很多刻板印象都是從歷史課本或是上課來的，但其實去過就知道印尼不是這樣，就已經都變了。因為在教育上好像都覺得東南亞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可是如果你去到印尼就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其實在那邊如果事業做的很好還是過的很好，就像我有家人就是這樣，所以有些人的刻板印象是這樣，但我就覺得事實不是這樣啊，現在印尼已經不一樣了，國家的政策不同了、商業發展起來了，只要你去看看就話都說不出來了。所以其實有談到這個我就會這樣講，就你們真的不要一直這樣想。

就 A 的談話內容，筆者認為 A 應該是從印尼華僑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也就是在這段談話中 A 是以一個印尼華僑的身分替印尼說話，故此段對話應可作為生活經驗除了會影響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況之外，個人族群認同的狀態亦會影響其生活經驗的證明。

### (五) AAA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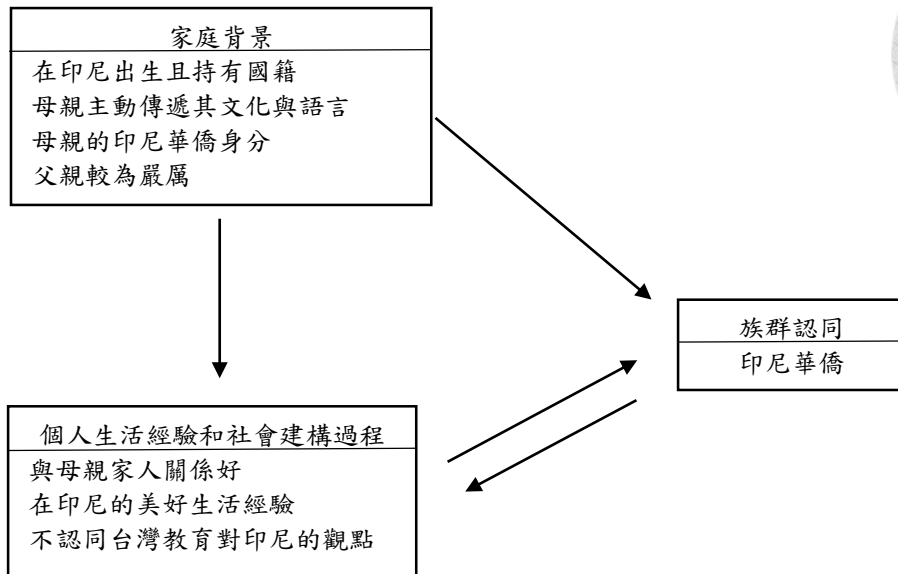


圖 2-5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A 認為自己是印尼華僑的家庭因素為：自己在印尼出生且持有國籍、母親主導教養且主動傳遞其文化、母親的印尼華僑身分等三點，而父親較為嚴厲則有助於印尼華僑認同的發展；在生活經驗則有：與母親家人關係好和在印尼的美好生活經驗等兩點。而由於了解印尼印尼文化且認同自己為印尼華僑的關係 A 並不認同一般台灣社會對於印尼的刻板印象以及教育觀點。除了上述幾點之外，A 亦為印尼文化與印尼華僑的文化畫出了一條界線，而 A 所認同的即是後者，所以才會有印尼華僑的認同狀態出現。本例的特殊之處在於 A 的族群認同狀態，A 的認同狀態除了突破了筆者一開始對於族群認同狀態的想像之外，亦可看出認同本身的異質性與各種可能。

### (六) 小結

A 的認同狀態在本研究中最特別的，其範疇並不在筆者所提供的選項之內，A 的族群認同狀態除了揭示了認同的多樣性之外，亦讓筆者認知到華僑與純然印尼籍人士的文化差別。

就社會認同論來說，A 所受到的是母親的印尼華僑文化與父親的台灣文化兩股力量的牽引，就結果來看母親華僑文化的拉力是較大的。



就涵化理論來說，在兩極化的線性模式當中 A 所選擇的母親華僑的非主流文化；在雙面向模式中 A 是認同少數文化的分離者；而在多元模式中 A 的認同則是分離型的認同。

就連續體模式來說 A 的認同則是屬於認同母族的單一認同。就階段論來說，A 在訪談中被沒有提及其目前的認同狀態有經過任何的轉變，而細究當中的生態因素筆者認為 A 會持有印尼華僑認同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於所持有國籍、母親傳遞文化、跟著母親華僑的身分、與母親家人關係好、在印尼美好的生活經驗等因素而造成。

A 的認同狀態固然特殊，但是如果就其訪談內容看來，會有這種認同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於 A 認為台灣文化與印尼的華僑文化沒有差別，有差別的反而是印尼的華僑文化與印尼本地的文化。整體看來，由於在 A 的想法中台灣與印尼華僑之間的生活方式與習慣是沒有差別的，而會選擇此認同的最關鍵原因筆者認為應該是 A 與母親的感情較好，所以認同狀態是受到母親的影響最多。即使在涵化理論的分類中 A 是少數文化的認同者，但當中的少數文化(印尼華僑)與主流文化(台灣)的圈圈對於 A 來說是幾乎重疊的，所以對於 A 個人來說，其認同並沒有經過選擇的過程，這點必須特別說明。

## 第參章、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在本章筆者將針對母親原持有國籍為中國大陸籍的受訪者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此類的受訪者一共有 6 人，其中有 2 人的族群認同呈現雙族裔的型態，而另外 4 人的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就本章的寫作順序，筆者將首先呈現 6 位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料，接著以上述的兩種認同狀態為受訪者做出分類，並以手上之訪談資料一一分析個案的認同狀況，以期找出相同與相異之處。

###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在本研究當中，母親為中國大陸籍的受訪者一共有六位，皆從網路徵得，在以下的個案分析中，為保護個人的隱私，所以皆以代號作為稱呼的方式，以下為 6 位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表 3-1 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六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代號	年齡	性別	原居地	教育程度	職業	父母學歷	父母職業	母親原居地
Sophie	19	女	台北	大學	學生	父:國中 母:高中職	父:自由 母:服務	中國雲南
旋	20	女	新竹	大學	學生	父:專科 母:高中職	父:商 母:商	中國四川
Kevin	33	男	台北	碩士	老師	父:大學 母:大學	父:導遊 母:編輯	中國山東
C	22	男	台中	大學	學生	父:高中職 母:高中職	父:商 母:商	中國福建
Y	21	女	桃竹	大學	學生	父:高中職 母:高中職	父:仲介 母:美容	中國四川
水母	26	女	台北	大學	金融	父:專科 母:大學	父:貿易 母:翻譯	中國上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 Sophie 與旋

#### 一、Sophie

##### (一) Sophie 的簡介 (以下簡稱 S)

Sophie, 20 歲, 女性, 台北人, 目前正在就讀大學。在父母親方面, 母親來自四川, 父母親的學歷分別為國中與高中, 父親是到中國經商而認識母親, 結婚之後父親為自由業而母親則為服務業。S 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

人並沒有差別，在 S 的家庭中母親較為強勢，在教養方面亦由由母親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 S 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對其族群認同有重大影響而家庭背景對於 S 的中國認同亦有影響，對於台灣認同的來源 S 在訪談中則沒有太多的解釋。

## （二）Sophie 的雙族裔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 S 持有中國人認同的原因有：母親主導教養、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和母親家人有密切接觸、在中國的美好生活經驗。就上述 S 在訪談中提及：

媽媽對我的影響比較大跟她感情也蠻好，因為從小到大就是媽媽在家顧小孩，教育也是她在負責。

我小時候住中國，到要上小學的時候才回來，所以除了媽媽教之外親戚甚麼的也都有教我，像我就會說當地的方言，回來之後雖然在學小都講國語但是回家之後還是會跟媽媽講方言，然後媽媽也有一些同鄉的朋友，每天都聽到就也沒有忘記太多。

回去那邊的親人就都會很熱情的帶我去玩，互動也蠻好的平常在台灣時也會透過通訊軟體聯絡。

對台灣就是因為住比較久就越來越有認同感，而對中國就是因為我小時候住那邊，然後身上有一半中國的血緣，然後又有很多親人都在那邊，就是血緣跟文化的影響讓我這麼覺得，應該說我不喜歡的是中國政府的政策，但這並不影響我覺得我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在 S 的案例中，除了來自母親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影響 S 認同的主要來源是在中國長時間的生活經驗，而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則包含了與親戚的互動良好，以及不錯的生活經驗。另外，由於長時間的居住在那邊所以 S 亦學會了當地的方言，筆者認為方言技能的習得會使 S 更容易融入當地。

相較於中國認同，S 對於台灣認同的來由著墨並不多，在訪談中僅可得知最主要的理由是居住時間的拉長使的 S 對於台灣的認同也越來越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S 雖然對於中國是認同的，但是根據訪談資料，筆者認為 S 的中國認同是來自血緣連帶、文化與鄉土的，在當中並沒有包含對

於中國政權或政治體制的認同。

### (三) Sophie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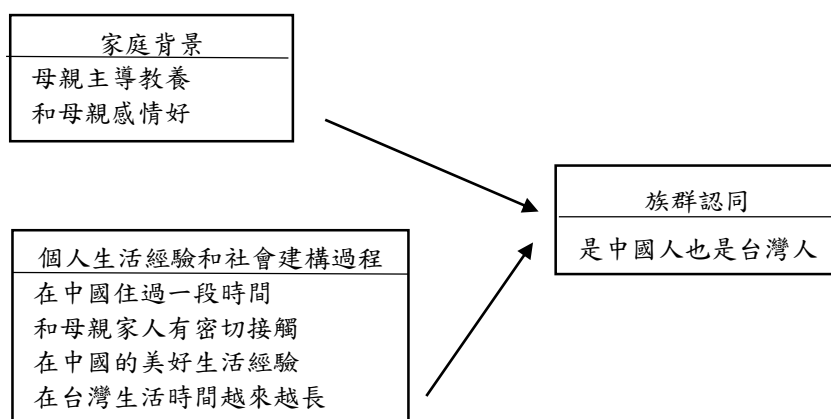


圖 3-1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S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家庭因素為：母親主導教養；而生活經驗則有：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和母親家人有密切接觸、在中國的美好生活經驗等因素，當中對於 S 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另外影響 S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因素則是在台灣的生活時間越來越長，所以對於台灣的認同也越來越多。

## 二、旋

### (一) 旋的簡介

旋，20 歲，女性，新竹人，目前正在就讀大學，回家的時候偶爾會在家中開的店幫忙。在父母親方面，母親來自雲南昆明，學歷分別為專科與高中，父親因為到中國經商而認識母親，結婚之後母親在台灣開了一間自己的店而父親則繼續從商。旋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旋的家庭中父母平等相處，在教養方面則是由共同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與雲南方言。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其家庭背景對旋的中國認同有重大的影響，而對於台灣的認同旋在訪談中並沒有太多的解釋。

### (二) 旋的雙族裔認同從何而來？



根據訪談資料，旋認同台灣的原因是來自生活環境而認同中國的原因則有：母親主導教養並主動傳遞其文化以及與媽媽的感情很好，就上述旋在訪談中有提及：

媽媽其還蠻想念家鄉的，她會自己在家裡做家鄉菜，這就對我的飲食習慣有點影響，還有她也會常常會講一些家鄉的事情給我聽，所以對雲南的事情就比較不會陌生。還有媽媽也有教我講那邊的方言，但因為講起來有個腔調所以都會被笑，不過因為媽媽有教我所以回雲南的時候就聽的懂一點他們在講甚麼，也覺得這樣很好，至少還是聽得懂。跟媽媽就很好，那種關係就像是姊妹像是朋友，所以我跟她就會講很多事情我不會否認我是大陸那邊的，但是我真的覺得住在台灣真的是相對比較好的事情，因為我覺得跟大陸比的話台灣還是方便很多，而且政治或自由甚麼的我也覺得台灣比較好。小時候就覺得一半台灣人一半中國人，對於中國的認同是來自於媽媽，對於台灣的認同則是來自於環境。

相較於 Sophie，旋並沒有在中國居住過的經驗亦沒有與中國的親戚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但卻也發展出了對於中國的認同，所以筆者認為旋的母親對於旋的認同狀態影響甚大。

相較於中國認同，旋對於台灣認同的來由著墨並不多，在訪談中僅可得知最主要的理由是生活機能較好、以及政治自由及環境因素等。另外，與 Sophie 的情形相似，筆者認為旋對於中國的認同是來自於母親的血緣連帶而不是政治上的認同。

### (三) 旋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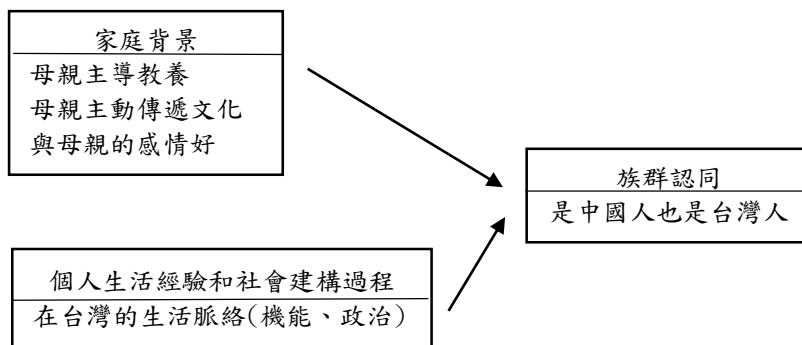


圖 3-2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使 S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原因主要來自於三個家庭因素：母親主導教養、母親主動傳遞其文化、與母親的感情好活經驗則有；另外使 S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因素則是在台灣的生活脈絡，如生活機能及政治等。整體來

說，S 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其生活經驗與中國的連結並不深但卻僅靠著母親就使自己建立了中國認同，在此案例中可見母親對於其子女在認同方面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

### 三、小結

Sophie 與旋的認同狀態雖然一樣，建立台灣認同的原因也差不多，但是認同中國的因素則是大相逕庭。對於 Sophie 來說，建立中國認同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在中國的生活經驗；而對於旋來說，由於與中國的親人聯繫並不多所以對於中國的認同是完全是來自於與母親的親情。

社會認同論的結論雖然是單一的認同型態，但是在此仍可借用推力及拉力的概念來看待影響 Sophie 與旋的認同因素。對於兩者來說現在生活在台灣代表的就是主流族群與文化的拉力，那麼對於 Sophie 來說中國(少數)族群與文化的拉力主要是來自於於過往的生活經驗，而對於旋來說中國(少數)族群與文化的拉力則是來自於與母親的親情。

就涵化模式來說，由於母親或者生活環境的關係，S 與旋皆有面臨到兩股不同文化的拉扯與選擇。所以就雙面向模式的觀點中，Sophie 與旋皆屬於認同兩個族群的涵化者；而在多元模式中，由於兩者身上都帶著些許中國的文化（方言、飲食習慣）所以並不屬於放棄己族文化的同化者，同時 Sophie 與旋亦沒有將身上的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融合成一個新的文化，所以兩者皆不屬於融合者。整體來說，在多元模式當中最接近 Sophie 與旋的應該是混合者，因為就家庭的角度來說，他們的位置就是兩股文化(中國與台灣)交會的地帶。

就連續體模式來說，Sophie 雖然認為自己對台灣的認同感越來越多，但仍然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故屬於混合認同，而旋則是小時候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故亦屬混合認同。

而就階段論的視角來說，Sophie 與旋皆處於最後的統合階段，然而就訪談資料來看，兩位在建立認同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經歷過糾結與否定的階段，相反

地，兩位的目前的族群認同或發展過程都是根植於各自的生活脈絡自然的發展而成。根據兩位的自述都是在小時候就已經確立了認同狀態，其中雖然 Sophie 的認同有往台灣滑移的趨勢，但是整體而言仍就是屬於雙族裔的認同。

而就生態論的角度而言，兩位受訪者台灣認同的建立是因為長久生活於此的環境脈絡；而中國認同建立的原因，則是來自於生活經驗（Sophie）和母女親情（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者都有著對於中國的認同，但筆者認為這種中國認同的對象僅只於文化、血緣連帶或者親情，並沒有包含政治體制與政府，意即，Sophie 與旋對於中國的認同是文化上的認同而非政治上的認同。另外，筆者認為 Sophie 與旋的雙族裔認同得以建立的原因是文化的相近性與外表和口音上與一般台灣人無異，文化的相近性使兩者得以在兩個文化之間沒有衝突地轉移身分，而後者則是使兩者不會因為外表及口音等外顯因素遭到排斥或歧視。

###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的 Kevin、C、Y 與水母

#### 一、Kevin

##### （一）Kevin 的簡介（以下簡稱 K）

Kevin，33 歲，男性，台北人，目前職業為英文教師。在父母親方面，母親來自中國山東，父母親的學歷同為大學，父親與母親是在第三地相識結婚，結婚之後父親的職業為導遊、母親則為編輯。K 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K 的家庭中父母平等溝通，在教養方面則是由母親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家庭背景對 K 帶來的影響主要集中於飲食以及投票意向，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力並不多。真正對其族群認同有所影響的，應該是後天在台灣的生活經驗累積而成，而從 K 與外國人互動的

過程中則可證成 K 對於台灣的認同。另外，由於 K 來自於外省家庭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就這點來說 K 的族群認同狀態也對其生活經驗有所影響。

## (二) Kevin 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雖然 K 在訪談中對於如何建立台灣認同的過程與原因並沒有太多著墨，但筆者認為 K 的台灣認同是來自於環境上的潛移默化，因為 K 提及：「因為在這出生長大，受的教育甚麼也都是台灣的 所以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而 K 對於台灣堅定的認同則可從其生活經驗中略見端倪。由於 K 曾在國外念書，對於所有留學生來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始終是留學生涯裡一個必定要面對的問題，而 K 亦不例外，對此 K 就說到：「在國外唸書的時候遇到中國人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就覺得超不 OK，因為我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在否認自己為中國人的同時 K 亦會把握機會向外國朋友介紹台灣，在這方面 K 有說到：「有機會介紹台灣的時候，我都會把台灣有多大、人口有多少還有過去的歷史都稍微介紹一下，並且也會跟朋友說台灣人很熱情、對外國人友善、有禮 好客等個性」。同時碰到知道或喜歡台灣的外國人 K 亦會感到光榮與自豪：「很光榮阿，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韓國人或其他外國人說很喜歡台灣就覺得很光榮」。

而針對中國 K 則表示：

老實說我沒有很喜歡中國，感覺就很不自由。

我覺得台灣跟中國在文化跟經濟上都覺得差異不大，但政治上因為我覺得我是台灣人，不管是台灣國還是中華民國都好，只是在這件事情上要比較和緩的讓對方理解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就 K 的家庭背景來說，K 是有機會發展出中國認同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K 與中國親戚的互動很少並且由於政治體制上的問題以及對台灣的強烈認同，所以 K 的中國認同並沒有得到任何發展的機會。

綜上，筆者認為家庭背景對於 K 的族群認同狀態影響並不大，真正對 K 有所影響的是來自於環境的潛移默化以及台灣與中國比較之下相對自由的政治體制，另外在外國的經驗則證明了 K 堅定的台灣認同。然而，由於 K 來自外省家



庭且認同自己為台灣人，這樣的組合對於其生活經驗就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民進黨執政那時候就覺得他們撕裂族群，聽了就很難過，就覺得台灣文化(講台語)那塊好像很強，我們就變的很弱勢。事實上我覺得都是台灣人的話就應該是平等的阿，文化上並不應該有哪個比較強勢，而是應該都要交融在一起，但在那種環境之下就是會覺得自己不一樣，像講到中國人怎樣或者是本省人怎樣之類的，心理面就覺得不好受，但是這種感覺台灣人應該沒有辦法理解這種感覺，我的意思是說就是說我們都是台灣人就不用再分甚麼東西了。

如同在 Joseph 篇章所敘述，這部分將會在結論部分進行分析，故不在此贅述。

### (三) Kevin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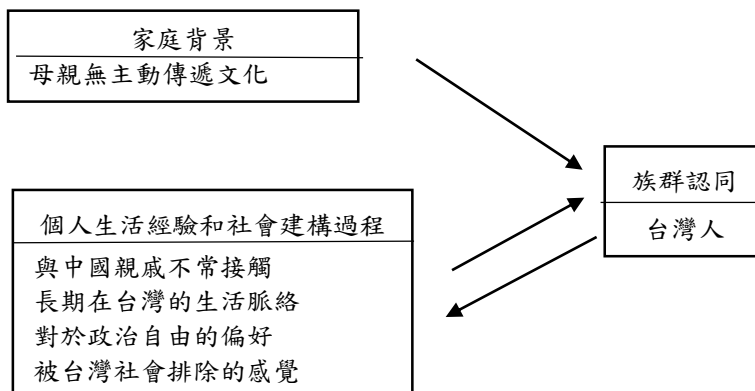


圖 3-3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在 K 的家庭背景中，母親並沒有主動傳遞其文化，而在生活經驗中亦無與中國的親戚有太多接觸，筆者認為以上兩點對於 K 台灣認同的發展有所幫助，然而究其訪談，真正對於 K 的族群認同狀態起到影響的是長期生活在台灣，並且較為喜歡台灣自由的政治體制。另外，由於外省家庭的背景使的 K 在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互動中會有被排除在台灣人之外的感覺。

## 二、C

### (一) C 的簡介

C，22 歲，男性，台中人，目前正在就讀大學，由於就讀金融相關的科系所以在金融業有實習經驗。在父母親方面，母親來自中國福建，兩者學歷皆為高中職，父親是到中國經商而認識母親，結婚之後兩者皆經商。C 的外表與說

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C 的家庭中以前父親較為權威但現在則平等溝通，在教養方面以前亦由父親主導但現在則是共同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與福州話。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 C 的家庭背景對 C 的生活經驗有諸多影響，但這個影響並沒有延續到族群認同。在訪談中 C 對於台灣認同的建立過程並沒有太多的敘述，但究其內容，影響其認同狀態的原因應該與家庭背景較無關係，真正影響 C 的是後天的生長環境以及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反感與擔憂。

## (二) C 的台灣認同從何而來？

與前例的 Kevin 相同，C 在訪談中對於如何建立台灣認同的過程與原因亦無太多著墨，但筆者認為 C 的對於台灣的認同感亦是來自於環境上的潛移默化，對此 C 有提及：「我覺得我是台灣人，從小就這樣覺得。也不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同學甚麼的也都是台灣人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細究 C 的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筆者認為 C 的確具備著發展中國認同的元素，例如 C 曾提及「平常跟媽媽比較好，互動也比較多；跟爸爸就比較少」、「因為爸爸在我小時候蠻忙的，所以價值觀或做人處事這些主要是媽媽在教」、「我小時候她有教我說福州話而且也因為住在那邊，所以就會聽也會講、也因為這樣跟那邊親戚的互動就蠻好的」。就上述 C 已經具備了與母親感情較好、母親教導價值觀與文化、會說方言、住在當地以及與母族親屬建立起密切關係等認同中國的拉力。由於有這麼多的條件已然達標，但 C 卻沒有發展出中國認同，筆者認為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政治問題。對於中國與台灣，C 在訪談中有多提及：

國中的時候開始知道一些基本的政治及族群議題，當時我自己就認為台灣與中國的確是兩個不同的地方，從政治體制以及經濟發展來說都是不同的，所以國中開始算是比較有這方面的感悟。

從客觀條件看，台灣的確不同於中國，例如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以及經濟發展的成長軌跡都是不同的。

台灣是屬於移民社會，整體文化包容度以及文化融合是優於中國的，而中國傳統教育的大中國觀也與台灣海島型精神不相同，政治制度民主自由以及半開放式的共產制也有所不同，另外隨著兩岸分治，時間推移導致新生代台灣人很難再用血緣族群說來定義同個國家。

基本上人治社會的缺點以及可能帶來的危害是不可預知的，所以就是不認同，還有更多的應該是擔憂。

相對家庭以及生活經驗對於中國認同的拉力，就上述 C 已然明確指出中國認同的推力大多來自於政治體制上的不認同，而這個不認同的推力則完全地壓過了所有的拉力。就上述談話，除了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不認同及擔憂之外，C 亦將中國與台灣兩者之間明確地劃出了政治、價值觀以及經濟發展的界線，透過分界的方式將兩岸的血緣連帶打破，顯見 C 的台灣認同有多麼的堅定。

綜上，筆者認為家庭背景並沒有對 C 的台灣人認同起到太大的作用，C 的台灣人認同是建立於生活在此以及朋友在此的個人連帶以及範圍更大的政治原因上。

### (三) C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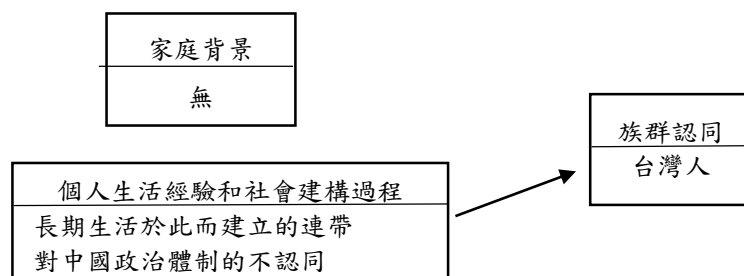


圖 3-4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在 C 的訪談中雖可找到數個 C 發展中國認同的條件，但是這些條件對於 C 並沒有起到作用，真正對於 C 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作用的是長期生活於此而建立的連帶以及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不認同。



### 三、Y

#### (一) Y 的簡介

Y, 21 歲, 女性, 台北人, 目前正在就讀大學。在父母親方面, 母親來自中國四川, 學歷同為高中職, 父親是到四川經商而認識母親, 婚後父親從事中介而母親則為美容。Y 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 在 Y 的家庭中母親較為強勢, 而在教養方面則是共同主導, 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使用的語言為中文。

相較於其他受訪者, Y 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族群認同狀態是由中國人轉向台灣人。筆者認為對於 Y 來說影響其族群認同狀態的主要是因為生活經驗, 而家庭背景的影響則較不明顯。根據訪談資料, 早期 Y 的中國人認同應來自於小時候在中國的生活經驗, 而造成現在台灣人認同之原因則是來自於生活經驗以及台灣與中國相互比較之後的結果。另外, 由於 Y 目前的認同狀態為台灣人, 而此認同狀態也為 Y 的生活經驗帶來部分影響。

#### (二) Y 小時候的中國認同從何而來?

在訪談過程中, 筆者認為 Y 在小時候建立起中國認同的主要來自於在社會化初期的生活經驗, 同前述的幾位訪談者的台灣認同是來自於生活脈絡, 筆者認為 Y 亦然如此。在 Y 的訪談中, 建立中國認同的主要原因在於: 在四川長大、與親戚的關係好以及尚未了解中國與台灣的同與不同, 對此 Y 有提到:

其實我從小就在四川長大(待了 10 年), 所以從小就會講四川方言。

我跟外公蠻親的, 其他像是表哥表姊小時候也跟他們很好。

小時候應該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那時候實在也太小沒有真正的「國族意識」這種東西。

#### (三) Y 現在的台灣認同從何而來?

根據前述, 在 Y 的身上的確有許多建立中國認同的元素, 而這些元素也的確對於 Y 曾經起過作用, 然而隨著待在台灣的時間漸長, 除了與四川的親人聯絡漸少之外, 更多的是在身邊建立起在身邊的台灣連帶。除此之外, 對於 Y 來

說影響最大的應該是隨著受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長，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比較也越來越多並且對台灣的意識也越來越強。時至今日，Y 小時候的中國認同已然轉化為對中華文化與兩岸事務的高度興趣，但在認同則已經轉向台灣。針對以上，Y 在訪談中談到：

小時候其實分辨不太出來台灣跟中國有甚麼差異，是一直到長大之後讀了一些人文的書還有兩岸之間的文章，對那邊的情況或是人權有所知曉之後就不會想當那邊的人，即使我是在那邊出生的。

會這樣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很喜歡中國這個政體，就不想當中國人。

在文化上我是很喜歡中華文化的，就是中國人文地理風景的特殊就蠻喜歡的，也對兩岸議題蠻喜歡的，不過即使光談文化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他們就像一群被關在籠子裡的人，沒有自由。

台灣縱使也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優良的民主政治風氣、高素質的人民、人人負擔得起而且優質的醫療，都是十分令人稱道的地方，我實在很難講出一個最大的原因，但確實這塊寶島確實非常令人喜愛，能當台灣人是件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毫無疑問台灣跟中國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縱使我們兩國同文同種，但經過這麼長久的分治後，文化與傳統、人民思想等等都有了非常大的不同。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政治上的相異，我們就是驕傲地擁有真正言論自由的國家，他們就是沒有法治、威權獨裁的國家，對於人民的打壓與操縱，都令人感到憤怒與不齒，縱使他們經濟再怎麼強盛，也絕對稱不上一個先進文明的國家。中國縱使再怎麼在國際上打壓台灣，仍然無法改變台灣是個擁有國家四要素，而且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事實。

相對於前述對於中國認同的拉力，那麼上述幾段話就是將 Y 推出中國認同的推力，並且 Y 亦明確的指出最大的原因就是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不認同，同時在言談之間亦可看出 Y 以台灣的民主自由以及生活方式為榮。

#### (四) Y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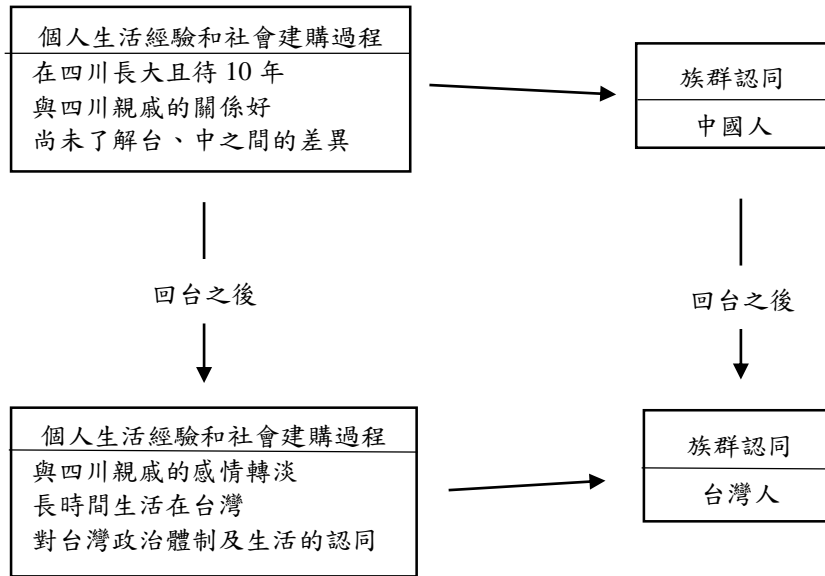


圖 3-5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就圖示，Y 在幼年時期的族群認同狀態是中國人，主要影響因素是在四川長大且待了十年、與親戚的關係好以及尚未了解台灣、中國之間的差異。而造成認同的轉折點則是回到台灣，Y 的族群認同狀態也漸漸轉向台灣，而影響台灣的認同的因素則是來自與四川的連帶轉淡、長時間生活在台灣以及對於台灣政治體制以及生活方式的認同。小時候的中國認同則轉變為對於中華文化及養案事務的興趣。

## 四、Jelly Fish

### (一) Jelly Fish 的簡介（以下簡稱 J）

J，26 歲，女性，台北人，目前從事金融業。在父母親方面，母親來自中國上海，父母學歷同為大學，兩者是在第三地相識結婚，婚後父親的職業為商、母親則為翻譯。J 的外表與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J 的家庭中父母平等溝通，在教養方面則是由母親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與祖父母，使用的語言為中文與台語。

J 目前的台灣人認同狀態是模糊到清晰的結果，在訪談中 J 有提及在高中之

前對於族群認同的議題並沒有太多想法，對於這方面的意識是來自於出國以及對於社會議題的思考。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家庭方面的因素則的確有利於J台灣認同的建立，但真正影響J的族群認同因素主要是來自於後天的生活經驗以及社會議題。

## (二) Jelly Fish 的台灣認同從何而來？

本研究的預設是母親會透過文化的傳遞而影響其子女的認同，然而在訪談中J曾提及：

因為媽媽在上海的成長過程當中也不是很開心，所以除了會做一些上海菜之外，媽媽自己也會避免談到上海的事情。

其實她自己也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其實媽媽沒有很喜歡上海，來台灣之後就覺得台灣很好。

就上述可知J的母親自己在中國的生活並不愉快，所以在與J的互動當中便會減少這方面的話題，並且來到台灣之後也轉變了自己的認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所以並沒有傳遞其文化給J。另外，從訪談中亦可得知J本身對於上海與中國的好感並不多，對此J有提及：

其實我覺得上海的飲食文化就有點可怕，因為他們會吃鴿子、鰻還有一些奇怪的東西，我在那就會被逼著吃，除了覺得上海的飲食很可怕之外，另外也覺得相較於台灣上海就不太自由，因為到那邊的時候都會被叮嚀說不要亂講政治的話之類的，總之就是不太喜歡住在上海。

雖然每次都回去都會見一些親戚阿，但其實就是很不熟，所以就沒有那種回到故鄉的感覺。

就上述來看，家庭背景以及生活已為J的台灣人認同營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另外，由於家庭因素，所以J小時候曾跟爺爺奶奶一起居住，這段時間使J學會了聽說台語，而在其敘述中，J認為因為自己學會了台語使自己在互動中並沒有因為語言的因素而受到排擠與隔閡，針對此J說：

和爺爺奶奶居住的期間，因為住在基隆的郊區，大部分都是台灣人，講閩南話，所以我也聽的懂閩南話。我想這在之後對我的族群認同也有影響，因為聽的懂閩南話的關係，當有一些台語梗、或是有人在用臺語講話，我並不會覺得格格不入，而是覺得噢我好像也是聽的懂。這讓我在融入台灣社會時不會有被隔離的感覺，或多或少也讓我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J的族群認同狀態是由模糊到清晰，雖然處在有利於台灣認同建立的背景中，然而真正對於J的族群認同起到作用的，則是生活經驗與社會議題，以下的談話必可看出J族群認同狀態的改變軌跡：

一開始並沒有特別意識到台灣人和中國人的不同，因為爸爸是台灣人；媽媽是從上海來的關係，又大家都說中文，覺得台灣人和上海人結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反而會覺得那些堅持自己是台灣人的人很奇怪，因為在高中之前的我看來兩方除了經濟實力的落差，其他並沒有多大的差異。

到了大學交換有認識大陸朋友，我並不會討厭跟大陸人交流甚麼的所以就覺得大家平等相處就好。但是那個大陸朋友每次聽到有人說我從台灣來是台灣人（Taiwanese）他就會說我也從台灣來是中國人（Chinese），他就是對這種事情很敏感，但那時候我自己就覺得沒有差。

到後來自己在海外有接觸到中國朋友，才發現兩方的價值觀，例如說對民主的態度、網路及言論自由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再加上方前服貿等社會運動，才讓我認識到原來自己的價值觀（如民主、人權）和信念是屬於台灣人的。

還有像是跟朋友討論服貿的議題，他們就常常跟我說台灣是自己一國，然後在這些交談或者環境我自己就會開始去思考，好像就覺得中台兩邊真的是不一樣的。所以自己就慢慢覺得，應該說我原本的認同就比較模糊，就覺得兩邊差不多，但現在就會覺得兩邊真的不一樣，所以就開始覺得我是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

### （三）J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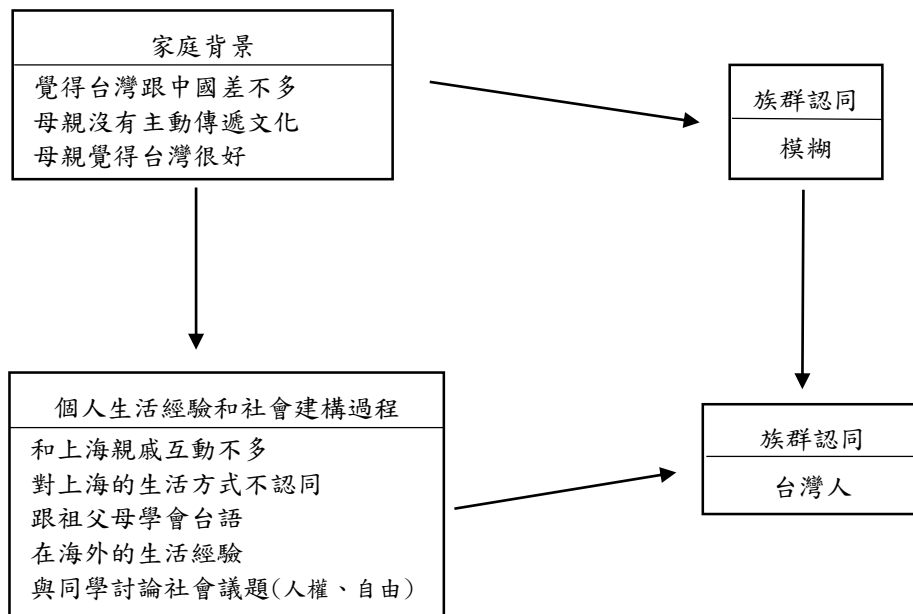



圖 3-6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在J的族群認同圖示中，可以發現J在早期的認同是模糊的，而主要的原

因來自於父母的文化相似性，爾後由於某些因素J雖與母親接觸的時間較多但





母親亦沒有對J的族群認同狀態帶來太大的影響，其原因在於母親並沒有主動傳遞文化、避談中國的事情以及母親的認同轉變，所以母親方面並沒有給J帶來任何的中國認同。而在生活經驗中，由於與上海的親戚互動不多且對於上海生活方式亦不認同，所以在這方面亦沒有給J帶來中國的認同。而海外的生活經驗以及與同學討論社會議題讓J開始審視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之處，進而選擇了其台灣人的認同，而由於曾與祖父母住過一段時間且學會台語，使J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中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感到隔閡，故有助於其台灣認同的發展。

## 五、小結

Kevin、C、Y及Jelly Fish四位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狀態皆為台灣人，由於四位訪談者的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不盡相同，所以各自以有著自身的發展脈絡與原因。歸納其原因，可發現家庭背景對於四位受訪者族群認同狀態的影響力不盡相同，但「母親沒有傳遞文化」則是四位受訪者共同的交集。除此之外，四位受訪者在生活經驗方面亦有著某部分的相似，例如與母親親戚的連帶不深或轉淡、長時間生活在台灣以及對於台灣政治體制的偏好等原因都是構成四位受訪者台灣認同的主要骨幹。

就社會認同論而言，雖然在小時候的認同狀態不完全相同，但就目前來說，四位受訪者所選擇的都是對於主流(台灣)族群及文化的認同

就涵化理論而言，Kevin與Jelly Fish的母親並沒有傳遞文化給其子女，所以兩位受訪者並沒有面臨到文化選擇的問題。而C與Y則因為各自的家庭背景或者生活經驗而面臨了兩股文化力量拉扯的情形。就兩極化的線性模式而言C與Y目前所選擇的都是對於主流社會的認同；而在雙面向模式而言，就結果來看C及Y的認同狀態皆為選擇主流族群的同化者，但就其訪談內容來看，兩位受訪者對於中國文化皆有一定的認識與了解甚至是喜愛的，但因為政治因素的關係而選擇了台灣人的認同。

在多元模式中，四位受訪者所選擇的皆是同化型的認同，但是這個亦是以結果論來分類，因為受訪者並沒有放棄身上的少數(中國)族群的文化，而完全的投入主流文化的懷抱中。

就連續體模式而言，四位受訪者目前所選擇的皆是台灣認同的單一認同。其中，受訪者 Y 是由認同中國的單一認同直接滑移到認同台灣的單一認同，而受訪者 Jelly Fish 的認同狀態則是由一開始的模糊轉變到清楚的台灣認同。

就階段論的角度而言，Kevin 及 C 都是在小時候就決定了其單一認同，並沒有經過任何的模糊以及衝突階段。而對於 Y 來說其認同確實有著轉折的發展過程，筆者認為在 Y 案例中必須注意的是，Y 目前雖然發展出了單一的台灣認同並且是經過大幅轉移的由中國到台灣，然而在其談話中卻可發現處於 Poston 理論中統合階段的影子，亦即 Y 對於中國雖然沒有認同，但對於中國與台灣的文化與某些價值卻是欣賞並且認同的，這是案例 Y 中最特殊的地方。而對於 Jelly Fish 來說其認同雖然亦模糊到清晰的發展過程，然而最終卻僅發展出單一認同所以不符合 Poston 所設定的發展過程。

在生態論的視角來看，四位受訪者會有現在的族群認同狀態皆是受到在台灣的生活脈絡所影響，然而細究其原因，當中其實不乏可以使受訪者發展出雙族裔認同的因素，例如：母親主導教養、居住經驗、會講方言、以及對於中國文化的熟悉等，但是筆者認為在這些因素中，對於四位受訪者認同影響最大的因素即為政治因素，四位皆因為對於台灣政治體制中的民主與自由等價值有所偏好，所以使的那些原本有利於建立雙族裔認同的因素並沒有起到十分明顯的作用。

雖然本研究的初衷無意涉及於新移民子女對於政治型態的喜好度，但是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而言，要談論族群認同就勢必會與中、台兩地的政治形態掛勾，並且就訪談結果來看政治對於中國籍配偶子女認同的影響力的確十分巨大並且超越對於文化的認同。

## 第肆章、母親為東南亞籍者的族群認同狀態

在本章，筆者將針對母親為東南亞人的受訪者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此類的受訪者一共有 5 人，其中有 1 人的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而其他 4 人的族群認同狀態皆為台灣人。

### 第一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在本研究中母親為東南亞籍的受訪者一共有 5 位。當中，母親原持有國籍為越南及菲律賓者各有 2 位，母親原持有國籍為泰國者則有 1 位。在以下的個案分析中，為保護個人的隱私，所以皆以代號稱呼受訪者，以下為 5 位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簡介：

表 4-1 母親為東南亞籍者五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代號	年齡	性別	原居地	教育程度	職業	父母學歷	父母職業	母親原持有國籍
小 Q	29	男	台中	大學	文創	父:專科 母:國中	父:商 母:餐飲	越南
I	26	女	彰化	大學	服飾	父:國中 母:五專	父:營造 母:餐飲	泰國
翔	23	男	屏東	大學	學生	父:國小 母:大學	父:漁業 母:食品	菲律賓
Q 大	19	女	台中	大學	學生	父:國中 母:高中	父:勞動 母:翻譯	越南
N	26	女	台北	大學	服務	父:X 母:國中	父:軍人 母:家管	菲律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第二節、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者的小 Q

#### 一、小 Q

##### (一) 小 Q 的簡介

小 Q，29 歲，男性，台中人，目前從事文創業，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越南。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父親是專科畢業而母親則為國中，兩方是父親到越南旅遊而認識母親，婚後父親從商，母親則從事餐飲業。小 Q 的外表與一般台灣人略有不同但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小 Q 的家庭中父親較為強勢，但教養方面則是由母親負責，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與越南語。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在小 Q 的案例中有以下要點：第一，家庭背景對於小 Q 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影響；第二，家庭背景對於小 Q 的生活經驗有所影響，且影響力延伸到了族群認同狀態；第三、在生活經驗中因為越南身分而產生的正面互動有利於小 Q 越南認同的發展。

## (二) 小 Q 的雙族裔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小 Q 持有越南人認同的原因有：母親有主動傳遞文化、與在越南的親戚互動良好、在越南良好的生活經驗、日常生活中與越南有關的正面經驗以及對於多元文化的欣賞等。就上述小 Q 在訪談中提及：

小時候因為是媽媽帶所以她有想要教越南話，但是我覺得很難，就是發音很難，所以我會聽一些越南話但講太難的就不行，只會比較簡單的。

雖然不太會講但還是聽的懂一點，所以每次去越南都會學到一點越南話跟越南菜，就蠻喜歡去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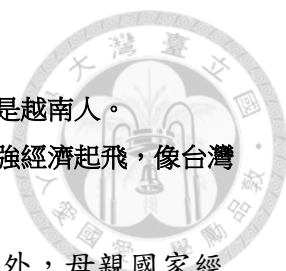
在台灣有時候也會跟那邊的親戚聯絡，在那邊就會一起出去玩，我也會教他們一點中文，然後他們也教我越南文，蠻有趣的，

同事知道我有越南人身分的時候都會希望我帶他們去越南玩，或是因為媽媽有教我做一些越南菜，像河粉或春捲之類的東西，所以在聚餐或慶生的時候就會想要我做一些越南菜帶過去。其實我覺得這個身分跟我會的東西讓我交朋友比較容易，而且也因為這樣認識蠻多跟我一樣的人。

我覺得蠻好的，就覺得自己是混血兒，文化也比較多元，可以多學很多東西，所以對這些差異我自己是欣然接受啦！

求學那個時候因為大部分都生活在台灣所以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在小 Q 的談話中，對於台灣的認同來源並沒有太多著墨，大致上是來自生活環境所影響。但在其談話中卻可以發現建立越南認同的數個原因，在家庭背景中小 Q 與母親的感情不錯，並且亦有傳遞一些越南文化給小 Q，所以小 Q 跟越南親戚互動的情形頗為良好，同時小 Q 也因為母親的關係而學會了做越南的菜餚，這個技能也使小 Q 在與同學或同事的互動中變成了一種促進彼此關係的社交工具。綜上，筆者認為“越南”的身分並沒有給小 Q 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在這種友善的環境中，雙族裔的認同自然就有了成長的土壤。另外，除了自身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脈絡之外，小 Q 的認同選擇亦受到持有越南身分證以及經濟



實力與國際地位的影響，針對此小 Q 在訪談中提及：

我有越南的身分證，所以到後來在長大的過程中也就慢慢覺得自己也是越南人。  
其實我覺得當越南人還不錯啊！因為至少是一個國家，而且也越來越強經濟起飛，像台灣在國際就甚麼都不是阿沒有被承認。

就上述可以看出小 Q 在建立認同的過程中，是有所轉折的。另外，母親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或許也是一個可能影響認同的因素。

### (三) 小 Q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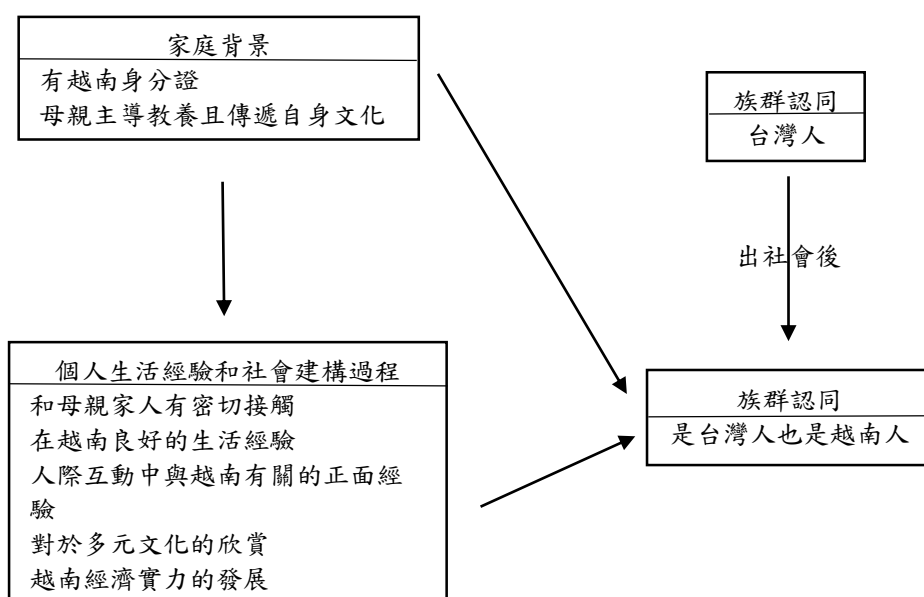


圖 4-1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小 Q 的族群認同是有變化的。根據他的自述，認同變化的時間大約是在出社會之後。影響小 Q 認為自己是越南人的家庭因素為：個人持有越南國籍以及母親主導教養且與母親較為親近；而生活經驗則有：和母親家人有密切接觸、在日常與人的互動中因為越南而帶來的正面經驗、對於多元文化的欣賞以及越南經濟實力的發展。而對於台灣的認同則是來自於生活於此。在當中筆者認為影響力較大的因素是母親傳遞文化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與越南有關的正面生活經驗。

### (四) 小結

在母親為東南亞籍的受訪者中，小 Q 是唯一有雙族裔認同的受訪者。以下將以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理論分析其認同狀態：

就社會認同論來說，少數民族的個人必須在主流與非主流的族群與文化中選擇其中一邊，然而小 Q 並沒有如此。但是如果就 Tajfel 的理論來說，在追求正向社會認同的過程中，小 Q 的確在少數民族與主流族群之中做出了比較，並且在保留多數族群認同的同時亦認為其少數族群的身份是有利的，所以其少數族群的身份認同也保留了下來。

就涵化理論來說，兩極化的線性模式並沒有辦法解釋小 Q 的雙族裔認同；而在雙面向模式中小 Q 是同時認同非主流與主流族群(文化)的涵化者；而在多元模式中筆者認為小 Q 是處於兩個文化中間的混合者。

就連續體模式來說，根據訪談小 Q 的認同是從單一的父族認同演變至認同父母雙方的混合認同。而就階段論來說，小 Q 或許是所有訪談者中最接近 Poston 的理論者。根據訪談內容小 Q 的認同狀態是從單一的台灣認同漸漸轉變至雙族裔認同。在其自述中可知小 Q 在就學階段時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此認同來源應該是環境因素，然而隨著年齡漸增小 Q 漸漸懂的欣賞父母雙方的文化，並且漸漸的進到了最後的統合階段。與 Poston 理論有所出入的是，在訪談中小 Q 並不認為自己被迫選擇了台灣認同，並且在其認同發展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經過糾結與否定的階段，而是直接進到了欣賞與統合的階段。

而就生態理論來說，筆者認為家庭當中對於越南文化的接納是重要的，並且在小 Q 的成長過程當中並沒有因為具有越南身分這一件事情遭受到任何的歧視與排除，根據此，筆者認為外貿與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無異對於小 Q 來說是重要的，因為這樣所以在小 Q 的生活經驗中可以選擇揭露或者不揭露自己的身分，筆者認為這一特質可以使小 Q 在準備好了的狀況之下才揭露自己的身分，並且透過這個身分在人際互動與交流中得到較好的結果。另外，根據訪談架構筆者認為使小 Q 持有雙族裔認同的因素有：個人持有越南國籍、母親主導教養且與母親較為親近、與越南親戚互動良好、在日常與人的互動中因為越南而帶來的正面經驗、對於多元文化的欣賞以及越南經濟實力的發展等因素。

### 第三節、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者的 I、翔、Q 大與 Miss N



#### 一、I

##### (一) I 的簡介

I, 26 歲, 女性, 彰化人, 學歷為大學, 目前從事服飾業, 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泰國, 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 父親是國中而母親則為五專, 母親是經由嫁到台灣來的親人介紹而認識父親, 婚後父親從事營造業, 母親則從事餐飲業。I 的外表與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I 的家庭中父母親的地位平等, 教養方面則是由父親負責, 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使用的語言為台語。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在 I 的案例中有以下要點：一, 家庭背景對於 I 台灣認同的建立有明顯影響。二, 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對於 I 泰國認同的建立有所阻礙。

##### (二) I 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 筆者認為使 I 持有台灣人認同的原因有: 父親主導教養及長時間生活在台灣等兩個個因素。就上述 I 提及:

媽媽沒有在台灣生活過, 所以也沒有辦法教甚麼給我們, 而在台灣的時候待人處事的道理就是以爸爸教的為主。

小時候爸爸教給我跟陪我們的時間都蠻多的, 並不會因為爸爸很忙就沒空管我們, 所以我覺得我爸爸對我的影響真的太大了。

爸爸有在教的話, 一路上從小到大其實都會蠻正常的, 因為從小到大就是在培養台灣人的習慣, 就像我其實就跟台灣人一樣。

我覺得我是台灣人。但小時候大概國小吧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身上的血源就是一半台灣一半泰國, 但我就覺得我完全不是泰國人, 也不會覺得我是一半台灣人一半泰國人, 而是會覺得雖然有泰國的血統但是自己完全就是台灣人。

一路上從小到大其實都會蠻正常的, 因為從小到大就是在培養台灣人的習慣, 所以其實就跟台灣人一樣。

I 與前述 Coe 的情形有所雷同, 在 I 的家庭中教養是由父親所主導, 雖然 I 的主要照顧者是母親, 但是 I 的母親並沒有趁此機會教導身上的泰國文化給 I,

反而由於母親到台灣之後先學會了台語，所以 I 的母親在照顧 I 的時候所用的語言就是台語，對此 I 有說到「從小都是媽媽照顧，媽媽用的語言都是台語！很妙，其實我媽媽不會講國語，因為小時候我們家是在鄉下，周遭的人像是親戚阿鄰居阿都是講台語，所以媽媽的台語其實還不錯，那時候就跟他講台語，國語是到學校才學的」所以可以說 I 從小就浸淫在台灣的文化與生活之中，可以建立起台灣的認同並不奇怪。

### （三）為何 I 沒有建立起泰國認同？

在找出 I 建立台灣認同的同時，亦可從訪談資料中分析出若干 I 沒有建立起泰國認同的原因。筆者認為 I 是由父親教養這點是 I 沒有建立起泰國認同當然且絕對的原因，但是在 I 的生活當中亦有若干因素不利泰國認同建立的原因，這些原因包含了：母親沒有主動傳遞文化、小時候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以及親戚對媽媽的態度等因素影響到了 I，針對以上 I 說到：

因為媽媽說過台灣與泰國環境不一樣，講泰國的東西沒有用所以就比較不會想要分享跟泰國有關的東西。

小時候不會太想去講這些事情，覺得好像自己很不一樣，因為別人的媽媽都是台灣人，因為小時候像我這樣的人真的很少，在我們班就只有我一個是這樣的，所以就把自己當台灣人不會想特別去講。

但是其實那時候大家對我媽就是，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外籍的就是不好啊，都很愛錢阿，都會拋棄小孩子還有愛錢阿之類的，一直到現在都還會講，其實小時候不懂是怎樣就真的比較會被影響，就覺得媽媽好像會這樣。

根據上述，筆者認為 I 沒有建立起泰國認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母親沒有主動傳遞其文化，因為在 I 的日常生活中唯一有機會接觸到泰國文化的來源就是母親，然而母親卻認為這些在台灣並不實用，這一想法便切斷了 I 在台灣泰國文化的來源。另外由於自己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不同以及親戚之間的閒言閒語亦不利於泰國認同的建立，然筆者認為這兩個因素雖然有關但是並非主要因素。

另外，相較於其他建立起台灣認同的案例，在高中前只要是寒暑假 I 就會回泰國去住幾個禮拜，在那幾個禮拜之間母親便會擔負起教導的角色，所以 I





對於泰國文化事實上是有些許了解的，然而由於語言不通的關係，所以 I 在泰國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當聆聽者較多，與親戚及當地的文化並沒有太多實際的互動，然而這些經驗對 I 來說僅是豐富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並沒有改變自己是一個台灣人的事實，對此 I 說：

每年寒暑假陪媽媽回到泰國才慢慢對那邊有所認識，就是比普通人了解一點，但也不會覺得自己就是泰國人，應該說是對泰國文化知道比較多的台灣人吧。

就上述談話，一方面可以知道 I 的台灣人認同十分穩固，另外亦可發現回母國的頻率高並不一定會建立起母國的認同，真正的關鍵應該還是在家庭背景。

#### (四) I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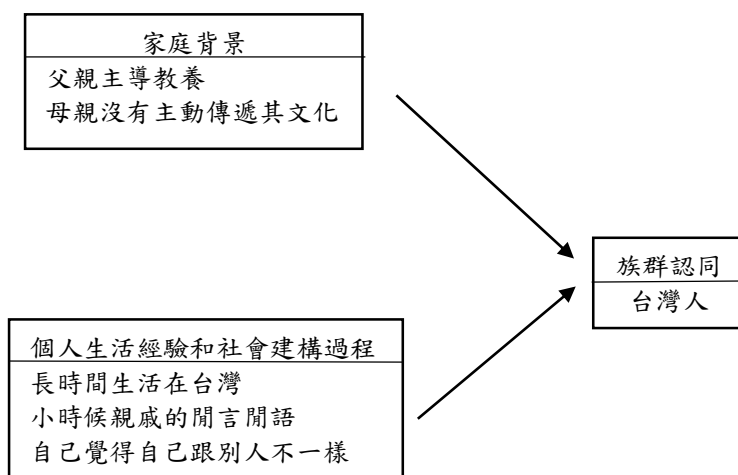


圖 4-2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I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家庭因素為：父親主導教養與母親在台灣沒有主動傳遞文化等兩點；而生活經驗則有：長時間生活在台灣、小時候親戚對於母親的閒言閒語以及小時候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等三點。整體來說，I 的生活環境的確完全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

## 二、翔

### (一) 翔的簡介

翔，22 歲，男性，屏東人，目前正在就讀大學，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菲律

賓。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父親是國小畢業而母親則為大學，兩方是經由親友介紹而認識，婚後父親從事漁業，母親則為食品業。翔的外表五官深邃有時會被認為是原住民或是混血兒而說話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翔的家庭中母親較為強勢，在教養方面則是母親影響較多，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與伯父，使用的語言為中文、台語與英語。

將訪談資料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在翔的案例中有以下要點：一，家庭背景對於翔的族群認同狀況影響較小，對生活經驗的影響較大。二，對翔的族群認同有影響力的是出生地與後續在台灣的生活經驗。

## （二）翔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翔認同台灣的原因有：出生地及長時間生活在台灣等兩個因素，對此翔提及：

小時候有人問我是菲律賓人還是台灣人，那個時候我就有點疑惑過，但後來我去查，就是在哪邊出生就是拿哪個國籍，所以從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是台灣人，在之後就沒有甚麼變過。所以之後在有人問我，我就會說”我是台灣人，但我有菲律賓的血統”因為說實在的，我跟菲律賓並沒有那麼熟，待的時間太短也沒有經過文化的薰陶，所以說我是菲律賓人也不太對，就只是有血統而已，而且我都待在台灣，甚麼都在這邊，所以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在訪談資料中，影響翔族群認同狀態的原因主要是出生地與長時間在台灣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翔的成長過程中，母親對翔的教養影響較大，且翔與母親的感情也很不錯，但翔卻依然建立起了台灣人的認同，足見這兩點對翔的影響力。

## （三）為何翔沒有建立起菲律賓認同？

在理解翔的台灣認同如何建立的同時，其言談中亦可發現若干使翔沒有建立起菲律賓認同的因素。除了沒有在菲律賓出生與生活之外，筆者認為真正使翔菲律賓認同沒有建立起來的原因在於母親並沒有傳遞其文化給翔，並且在幾次回菲律賓的經驗中翔也沒有與母親的親屬建立關係，針對上述整理，翔有提及：

菲律賓的文化還有從小到大的故事其實在家都沒有什麼講過。

在我的成長經驗中，爸爸的文化跟媽媽的文化是沒有牴觸的，所以就是等於我自己就是生活在台灣的文化中，對我來說是沒有經歷過甚麼文化衝突，就是媽媽來台灣之後就有配合台灣的文化。

菲律賓文化對我來講就沒甚麼影響也沒甚麼調適，因為沒有甚麼抉擇，我就以台灣文化為主。

跟那邊親戚不熟，像是那邊的表兄弟姊妹雖然有加臉書，但就是不熟。唯一比較有印象的就是外婆，現在的互動就很少，就是透過視訊打個招呼而已。

對於翔來說，母親是日常生活唯一的菲律賓文化來源，然而母親在家庭生活當中選擇了隱蔽自身文化，而使翔自然的在台灣環境當中長大，理所當然的也就沒有建立起菲律賓認同的機會。也因為母親如此，所以翔在回去菲律賓時亦沒有跟那邊的親戚建立起互動良好的關係。簡而言之，母親的決定讓翔的台灣認同十分順利的建立，同時也亦不利於菲律賓認同的建立。

#### (四) 翔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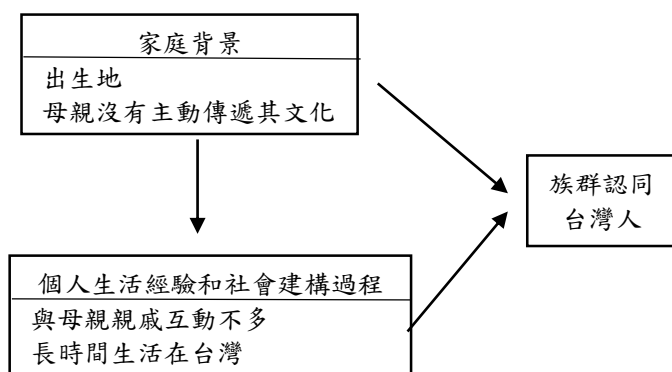


圖 4-3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家庭因素為：出生地與母親沒有主動傳遞文化等兩點；而生活經驗則有：與母親親戚互動不多和長時間生活在台灣等三點。整體來說，翔生活環境的確完全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

### 三、Q 大

#### (一) Q 大的簡介

Q 大，19 歲，女性，台中人，目前就讀大一，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越南。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父親是國中畢業而母親則為高中，兩方是經由婚姻中介而認識，婚後父親從事勞力密集型產業，母親則為翻譯。Q 大翔的外表和口

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在 Q 大的家庭中父親較為強勢且與母親的相處狀況不佳，在教養方面則是由父親主導，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父親與母親，使用的語言為中文。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在 Q 大的案例中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皆對於 Q 大台灣認同的建立較為有利。

### (二) Q 大的台灣認同從何而來

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筆者認為使 Q 大發展出台灣人認同的原因為：母親沒有主動傳遞文化、小時候受父親影響與母親較為疏遠以及生活在台灣等三個因素。另外，筆者認為這三個因素亦可解釋為何 Q 大沒有建立起越南認同，針對上述，Q 大在訪談中有提及：

跟媽媽通常就是閒聊，但他也不會主動提起，不管是語言或是文化之類的，有的話就是會帶我去吃越南菜。

小時候好像受爸爸的影響就覺得越南很落後，所以就會想跟媽媽疏遠，但現在就不會了，孝順都來不及。

會認同台灣就是生活環境吧！從小生活都在這裡認同這塊土地也很正常。

在 Q 大的訪談資料中，筆者認為第二個因素對於 Q 大族群認同的影響應當最大，並且即使在日後 Q 大已經修補了與母親的關係，但是小時候與母親的疏離已經阻斷了 Q 大在小時候建立越南認同的可能性。簡而言之，在 Q 大的生活脈絡中，各種因素皆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

### (三) Q 大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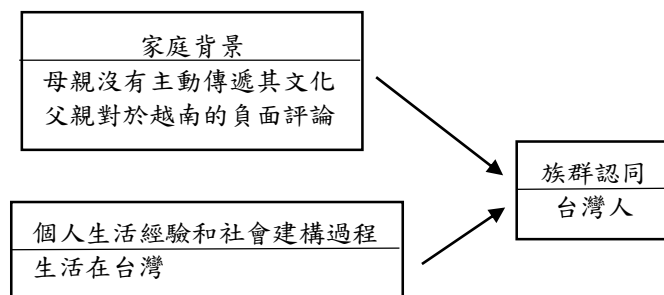


圖 4-4 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Q 大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家庭因素為：母親沒有主動傳遞文化、小時候受父親影響與母親較為疏遠等兩點；而生活經驗則是生活在台灣。整體來說，Q 大的生活環境的確完全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



#### 四、Miss N

##### (一) Miss N 的簡介 (以下簡稱 N)

N, 26 歲, 女性, 台北人, 學歷為大學, 目前從事服務業。在父母親方面, 母親的原持有國籍為菲律賓, 由於被徵兵的關係所以父親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而母親則是國中畢業, 兩方是在工作的場合認識, 結婚之後父親繼續擔任軍人而母親則為家管。N 說話的口音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差別而外表的輪廓則比一般人要深, 然而 N 並沒有因為這方面的不同而碰過任何特殊的事情。在 N 的家庭中父親較為權威, 但在教養方面則是由媽媽主導, 小時候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使用的語言則為中文與英文。

將訪談資料經過重整與歸納之後筆者認為在 N 的案例中有以下要點: 一, N 的台灣人認同來自生活環境; 二, 從家庭背景及生活經驗中可發現 N 沒有建立起中國與菲律賓認同的若干原因。

##### (二) N 的台灣人認同從何而來?

雖然對於此部分的著墨不多, 但就訪談資料顯示出的結果, 筆者認為使 N 持有台灣人認同的主要原因是長時間生活在台灣, 對此 N 說到:

因為成長環境阿! 其實除了爸爸媽媽之外身邊都是台灣的人事物, 所以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好像也沒疑惑過甚麼。

N 的家庭組成是來自菲律賓的華僑母親以及來自中國的父親, 兩者的背景應不至於構成 J 的台灣人認同。構成台灣認同的原因主要是來自 N 自身的成長脈絡, 在沒有其他力量的拉扯之下, 便自然而然的建立起台灣人的認同。然而環境固然是 N 構成認同的主要原因, 但就其訪談內容來看, 亦有其他的因素使台灣認同的建立較為有利。

##### (三) 多樣的族群認同型態何以沒有在 N 身上發生?

N 的家庭組成為來自菲律賓的母親與來自中國的父親, 在這樣的背景之中作為交集點的 N 在理論上應該可以發展出多樣的認同型態, 然而在現實中 N 卻僅發展出單一的台灣人認同。筆者認為在 N 的訪談資料中便可以找出若干原

因：與母親語言上的隔閡、母親沒有傳遞文化、父親阻止母親教導菲律賓方言、與母親親人沒有建立起緊密關係、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與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與中國親人沒有建立起緊密關係、與父母親的互動不多、因為父母親的身分而感到自卑。針對上述的歸納結果，N 在訪談中提及：

一些文化上的隔閡阿甚麼的。然後在功課上甚麼的她也沒有辦法幫我，所以互動就越來越少。

就是語言上，可能媽媽的中文比較不好，像我們講很快獲比較難一點的句子她就會給？所以久而久之可能也就因為這樣互動就減少

傳統就沒有，完全沒有，因為跟媽媽也比較少互動，就都跟同學，會把自己當作台灣人。因為我是在台灣長大，然後爸爸就不太喜歡媽媽跟我講他們當地的語言，所以其實我現在完全不會說那邊的語言，而且對那邊的文化也沒太多興趣。

回菲律賓其實語言不通也不能講甚麼，幾乎都是媽媽在講。雖然也是可以講英文但也知道要講甚麼，就像跟長輩都不知道要講甚麼，看媽媽聊得很開心，但就有局外人的感覺在一般的認知中東南亞一帶好像就是比較落後的國家，就是覺得會被鄙視。

一般台灣人會覺得東南亞比較窮、落後、可憐，我去過那也的確覺得那邊就是比較窮阿，像外配可能就是買來的，即使可能不是這樣，但在當下就是會閃過這個想法，可能社會上會比較歧視。就是我會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別人也會這樣。

爸爸的故鄉在湖南，只記得那時候回去的時候有下雪，印象中也是蠻落後的，而且只有小時候回去過一次，親戚也沒甚麼在聯絡。

其實跟兩邊互動都沒有很多，因為像剛剛說的跟媽媽語言上的問題，還有爸爸可能年紀比較大也不太知道怎麼跟小孩互動，還有剛也說了小時候需要問功課甚麼的也不知道要問誰，所以互動就沒有很多，出門跟回家打聲招呼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了。

根據上述資料，筆者認為訪談者 N 沒有發展出菲律賓認同的原因是語言問題致使的溝通不良以及父親阻止母親方言的傳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N 在家庭當中並沒有機會接觸菲律賓的文化，認同自然也難以建立。爾後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N 亦受到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國家刻板印象的影響而使自己的台灣認同更加鞏固。

N 的父親是從中國輾轉來台的士兵，在其認同上應該會偏向中國人而非台灣人，在這個前提之下「為什麼 N 沒有受到父親的影響而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就變成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細究訪談內容，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與父親的互動不多。

除了上述的種種原因對於 N 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影響之外，筆者認為家庭整體的狀況亦是影響 N 認同的主要原因，對於此 N 說到：

小時候比較自卑想隱藏家裡的狀況，就會開始跟媽媽疏離，可能自卑就會開始想擺脫這個身分，一直到現在這就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還有覺得別人家的爸爸可能在甚麼樣的公司上班，比較之下我爸就是沒有一個比較顯赫或正常的工作，就是比別人低一等。

由於母親不諳中文、父親不識文字的關係，所以在 N 的學習過程當中父母並沒有給 N 太大的幫忙，同時也失去了許多彼此了解的機會，同時在比較之下 N 認為自己的家庭狀況並不好且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亦有許多負面印象，在這種狀況之下，對於 N 來說當個台灣人的確是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中成本最低廉且最有效率的選擇。簡而言之，N 所處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對於台灣認同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 (四) N 的族群認同圖示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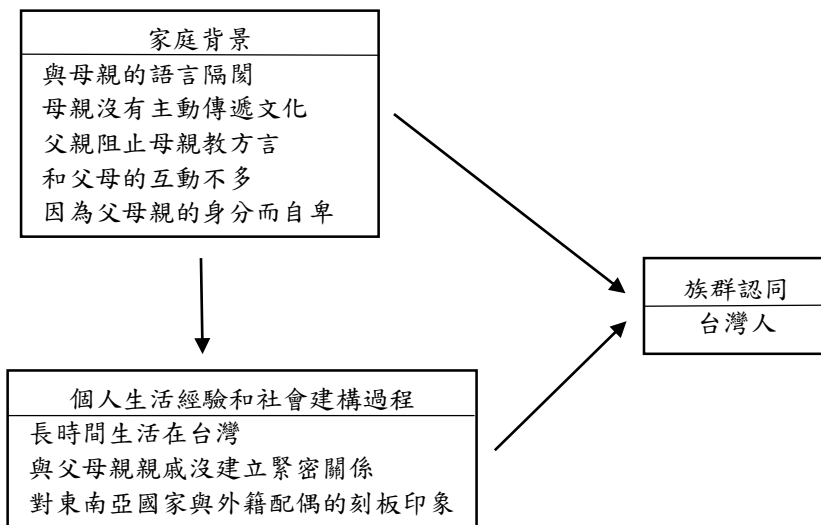


圖 4-5 來源：由研究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影響 N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家庭因素為：與母親語言上的隔閡、母親沒有傳遞文化、父親阻止母親教導菲律賓方言、與父母親的互動不多、因為父母親的身分而感到自卑等五點；而生活經驗則是長時間生活在台灣、與母親親人沒有建立起緊密關係以及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與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等三點。整體來說，N 的生活環境的確完全有利於台灣認同的建立。



## 五、小結

I、翔、Q 大及 N 四位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狀態皆為台灣人，雖然四位訪談者的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的脈絡不盡相同。但歸納其原因，可發現四位受訪者在家庭背景方面皆有「母親沒有傳遞文化」這項因素。而在生活經驗方面雖各有不同，但是延續著「母親沒有傳遞文化」這項因素直接影響到的就是「與母親的親戚沒有建立起緊密的關係」。這樣的影響十分合理，不同於華僑與中國籍的配偶的親戚都可以用中文作為溝通的工具，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要與母親親戚溝通的話便必須要了解其語言，所以相較於其他兩者，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要與母國親族溝通和互動的難度便高了許多，所以與東南亞籍親屬建立起連帶的機會便小了許多。另外，在家庭背景與生活經驗中母親是東南亞文化的唯一來源，但是在母親沒有主導教養或者沒有傳遞無文化的情況之下，其子女長大的環境必定是純然的台灣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台灣認同的建立是十分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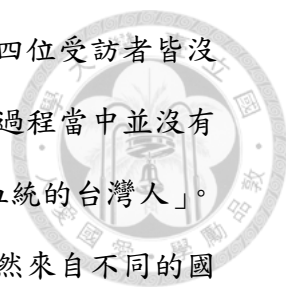
就社會認同論而言，由於四位受訪者完全沒有感受到少數族群（文化）的拉力，所以就當然地受到主流族群（文化）的牽引，在這種情況中四位受訪者所選擇的都是對於主流(台灣)族群及文化的認同。

就涵化理論而言，四位受訪者的母親皆沒有傳遞文化給其子女，所以他／她們皆沒有面臨到文化選擇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兩極化的線性模式而言，四位受訪者的認同皆為主流族群（文化）；而就雙面向及多元模式而言，四位受訪者皆是融入主流社會的同化者。

就連續體模式而言，四位受訪者目前所選擇的皆是台灣認同的單一認同。而就階段論的角度而言，四位受訪者在成長的過程中並沒有經過任何的模糊以及衝突的階段，對於他／她們來說都是在小時候就決定了其單一的台灣認同並且穩定的維持到了現在。

就生態論的視角來看，四位受訪者會有現今的族群認同狀態皆是受到在台





長期的生活脈絡所影響，更主要的是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所以四位受訪者皆沒有太多的機會接觸與學習到母親的文化，所以在他／她的生命過程當中並沒有選擇其認同的機會，如同翔所說的：「自己就是一個有菲律賓血統的台灣人」。筆者認為四位受訪者的情形就是如此，意即他／她們的母親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與文化，但是由於文化並沒有被傳遞，所以事實上四位受訪者的成長環境基本上與一般的台灣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之中台灣人認同的建立的確實屬應然。

## 第五章、結論

### 第一節、研究發現

#### 一、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認同（5人）、台灣人認同（10人）和印尼華僑（1人）認同且和母親持有國籍有關

本研究的受訪者共有 16 人，年齡分布於 19-33 歲之間。詳細的認同分布狀況筆者將之整理於下表 5-1：

表 5-1 受訪者之族群認同狀態簡表

認同狀況 \ 母親國籍	東南亞籍華僑	中國籍	東南亞籍	人數
雙族裔認同	2 (大同、David)	2 (Sophie、旋)	1 (小 Q)	5
台灣人認同	2 (Coe、Joseph)	4 (Kevin、C、Y、Jelly Fish)	4 (I、翔、Q 大、N)	10
印尼華僑	1 (AAA)	—	—	1
人數	5	6	5	16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5-1，參與本研究的新移民子女有 5 位的認同狀態是雙族裔認同、10 位的認同狀態是台灣人認同，最後 1 位則為印尼華僑認同。

在 5 位雙族裔認同者當中，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有兩人、中國籍者亦有 2 人而東南亞籍者則為 1 人。

在 10 位認同狀況為台灣人的受訪者當中，母親為東南亞籍華僑者有 2 人、中國籍者有 4 人而東南亞籍者則有 4 人。

剩下一位的認同狀態則為印尼華僑，其母親身分亦為印尼華僑。

二、影響新移民子女雙族裔認同的主要因素有母親主導教養、母親主動傳遞文化、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在母國美好的生活經驗及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或常回母國；影響新移民子女台灣人認同的主要因素有父親主導教養、母親無傳遞文化、和父母親家人接觸少、長時間在台灣生活及對政治自由的偏好；影響新移民子女印尼華僑認同的主要因素有與母親較親近、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在印尼美好的生活經驗及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與常回去母國

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是從家庭背景以及個人生活經驗兩方面探討新移民

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與其發展過程。以下筆者將以族群認同狀態作為分門別類的依據，並且以表格與文字表達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經驗對於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狀態的影響。

#### (一) 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認同者

在本研究中，族群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者共計有 5 位，茲將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整理為下表 5-2：

表 5-2 影響雙族裔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受訪者	大同	David	Sophie	旋	小 Q
1、母親國籍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中國	中國	越南
2、父母互動狀況及家庭地位	母親較強勢	母親較強勢	母親較強勢	平等相處	父親較強勢
3、母親為外國人	✓	—	—	—	—
4、母親主導教養	✓	✓	✓	✓	✓
5、母親主動傳遞文化	✓	—	—	✓	✓
6、和母親感情較好	—	✓	✓	✓	
7、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	✓	✓	✓	—	✓
8、在母國美好的生活經驗	✓	✓	✓	—	✓
9、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或常回去	✓	✓	✓	—	✓
10 認同且喜歡母國的生活方式	—	✓	—	—	—
11、出生地、身分證	✓	✓	—	—	✓
12、母國經濟實力的發展	—	—	—	—	✓
13、互動工具及擋箭牌	✓	—	—	—	✓

註：本表示以研究架構的順序排列而成，在當中 1-6 為家庭背景之部分；7-10 為生活經驗及社會建構之部分；11-13 則是不在研究架構中，但是卻影響受訪者族群認同之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1、影響新移民子女的雙族裔認同的因素

經過歸納後，影響 5 位受訪者的共同因素有：母親主導教養、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在母國美好的生活經驗（旋除外）以及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或者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常回母國等。

首先，筆者認為母親傳遞文化與否對於其子女的認同有所影響。根據訪談資料，David 認為母親沒有主動傳遞的原因是因為「母親覺得大馬的華人文化與台灣差不多」；而 Sophie 則是從小就跟母親待在中國，一直到小學時期才回

台灣，所以文化的傳遞者並不只母親而是整個母親的家族。除此之外，相較於其他四位皆有與母國親戚交流或居住的經驗，旋的雙族裔認同是靠著與母親緊密的連帶建立而成，所以在旋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母親主導教養與傳遞文化對於子女的認同有著重大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如同馬藹萱（2005）的研究結果，出生地與身分證的確是個人建立認同的其中一個判準，雖然這與個人的生活經歷與社會結構關係較小，但出生地或者身分證這類沒有辦法改變的客觀事實，亦提供了新移民子女在思索自己認同時的座標。另外，馬的研究亦曾指出新移民子女會根據不同的情境而展現不同的認同，在本研究中，大同和小 Q 就是如此。

除了出生地、身分證、母親國籍這類天生的事實之外，新移民子女是否可以建立雙族裔認同仍然必需建立在各種互動的脈絡中，像是：與母親的感情、母親是否主導教養、傳遞文化、個人是否有與母族親屬互動密切、在母國擁有美好的生活經驗以及是否在母國住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等因素上。綜上，筆者認為建立雙族裔認同的發展需要滿足諸多條件，對於新移民子女來說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而就認同狀態的變化而言，龔元鳳（2007）的研究曾經指出新移民子女的年級越高對於父族的認同就會增加，但在本研究參與者的自述中，David 與旋的認同從小時候到現在就是穩定的雙族裔認同；大同與 Sophie 的情形則是對於台灣的認同越來越多；而小 Q 則是由台灣認同轉向雙族裔認同。所以本研究與龔的研究結果並未完全吻合。筆者認為，族群認同狀態並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它會隨著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結構而不斷變動，所以同一個群體內的個人其認同的變動過程並不會有一致的過程與結果。

另外，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亦發現大同及 David 的認同與母親是斷裂的。根據訪談資料，兩位受訪者皆曾提及母親的認同是中國人（關於華僑的認同在後面有詳述），但兩位受訪者的認同卻是一半台灣人一半馬來西亞人，筆者認為

此現象是因為持有國籍與生活經驗的影響，前者提供了一個對大馬認同理直氣壯的理由，而生活經驗方面，筆者認為原因是來自於「客人」的角色，雖然兩位受訪者皆在大馬住過一段時間，同時也有美好的生活經驗。但筆者認為這些生活經驗並不足以讓兩位受訪者感受到大馬人與華僑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者過往歷史脈絡的重量；而作為客人，當地的親戚對待兩位受訪者的態度都是熱情且歡迎的，所以在客觀條件（國籍）與主觀體驗（生活經驗）上兩者的影響才讓兩位受訪者建立了馬來西亞的認同。

最後，筆者認為小 Q 的認同發展過程是值得繼續關注的，因為他揭露自己認同會轉變的原因是受到「越南的經濟發展」與「和人互動的正面經驗」兩個因素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四位受訪者皆是大學生，小 Q 已有數年的工作經驗，而小 Q 的說的原因或許為往後的研究點出了兩個可能的發展方向：其一，與母國有所連結的新移民子女是否會因為母國的經濟發展而改變認同？其二，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歧視現象是否正在減少？亦即，台灣是否是在往多元文化的社會發展？

## 2、誰比較容易發展出雙族裔認同？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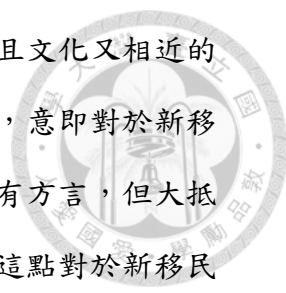
就研究結果而言，筆者認為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要建立起雙族裔認同最為困難，而東南亞籍華僑以及中國籍配偶的子女則較容易建立起雙族裔認同，而在兩者當中筆者認為東南亞籍華僑的子女要建立起雙族裔認同又比中國籍配偶的子女更為容易。簡而言之，在建立雙族裔認同方面，由易至難的排序為：東南亞籍華僑配偶子女 > 中國籍配偶子女 > 東南亞籍配偶子女。

而在筆者的研究當中會出現這個現象，筆者認為原因如以下：

### (1) 文化的親近性

文化親近性的解釋主要適用於東南亞籍華僑及中國籍配偶的子女較為容易建立雙族裔認同的現象。

在研究當中，東南亞籍華僑以及中國籍配偶的子女多有提及台灣文化與中



國以及華僑文化的相近。筆者認為在生理外表幾乎沒有差異的且文化又相近的情形之下，新移民子女在母國與台灣之間身分的變換是簡單的，意即對於新移民子女來說兩者的界線並不明顯，例如語言，雖然每個地方皆有方言，但大抵來說在中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的華人社會中，中文皆可通行，這點對於新移民子女來說，要與當地親屬互動或者融入當地社會所要花費的心血與成本相對於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就低的太多，因為對於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來說，由於長時間的待在台灣，所以重新學一個語言的門檻是高的，所以筆者認為文化的相近性是東南亞籍華僑與中國籍配偶的子女較容易建立雙族裔認同的關鍵因素。

## (2)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的解釋主要適用於東南亞籍華僑子女較容易建立雙族裔認同，但中國籍配偶的子女則較不容易建立雙族裔認同，原因主要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被中國籍配偶的子女認同，轉而認同台灣人。

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有幾位中國籍配偶的子女確實有建立起雙族裔認同之條件，但是結果卻沒有。在事後檢視訪談資料之時，筆者認為當中的答案就是「政治因素」。

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來說，雖然他／她已經滿足了大部分建立雙族裔認同的條件，但是生活於兩地的經驗或對兩地的比較卻對他／她們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影響。在語言相通、生活方式以及習慣皆可適應與接受的情形之下，台灣與中國政治體制的不同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來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有著雙族裔認同的受訪者，在訪談中也為政治與文化畫出了一條明顯的邊界，意即他們對於中國的認同是文化的、懷鄉的與血緣關係的而不是政治上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的認同。

簡而言之，政治因素的影響在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中並沒有提及，但這個因素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來說的確有著重大的影響力。

綜上，筆者認為往後在研究新移民子女時，應該將文化親近性（尤其對華

僑)與政治因素(尤其對中國籍子女)考慮進去,這樣才能更清楚的勾勒出不同背景與群體的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樣貌。

(二) 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認同者

在本研究中,族群認同狀態為台灣人者共計有十位,茲將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整理為下表 5-3:

表 5-3 影響台灣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受訪者	Coe	Joseph	Kevin	C	Y	Jelly fish	I	翔	Q 大	MissN
1、母親國籍	印尼 華僑	印尼 華僑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菲律賓
2、父母互動狀況及家庭地位	平等 溝通	父親 較權威	平等 溝通	平等 溝通	母親 較強勢	平等 溝通	平等 溝通	母親 較強勢	父親 較權威	父親 較權威
3、父親主導教養	✓	✓	—	✓	✓	—	✓	—	✓	—
4、母親主導教養	—	✓	✓	✓	✓	✓	—	✓	—	✓
5、母親無傳遞文化	✓	✓	✓	—	—	✓	✓	✓	✓	—
6、和母親的語言障礙	✓	—	—	—	—	—	—	—	—	✓
7、小時照顧者非母親	✓	—	—	—	—	—	—	—	—	—
8、與父親的距離感	—	✓	—	—	—	—	—	—	—	✓
9、和父母互動不多	—	—	—	—	—	—	—	—	—	✓
10、和父母親家人接觸少	✓	✓	✓	—	✓	✓	—	✓	—	✓
11、父族對母親的不友善	—	—	—	—	—	—	✓	—	✓	—
12、父親阻止母親教導方言	—	—	—	—	—	—	—	—	—	✓
13、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同	—	—	—	—	—	—	✓	—	—	—
14、海外的生活經驗	—	—	—	—	—	✓	—	—	—	—
15、不認同母國生活方式	—	—	—	—	—	✓	—	—	—	—
16、長時間在台灣生活	✓	✓	✓	✓	✓	✓	✓	✓	✓	✓
17、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及新移民的負評和刻板印象	✓	—	—	—	—	—	—	—	—	✓
18、母親對於母國好感不多	—	✓	—	—	—	✓	—	—	—	—
19、對政治自由的偏好 (對中國政府不認同)	—	—	✓	✓	✓	✓	—	—	—	—

20、出生地（國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本表是以研究架構的順序排列而成，在當中 1-9 為家庭背景之部分；10-16 為生活經驗及社會建構之部分；17-20 則是不在研究架構中，但是卻影響受訪者族群認同之因素。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 1、影響新移民子女台灣人認同的因素

本研究的參與者認同台灣者一共有 10 人。根據上表 5-3，可以發現影響新移民子女發展出台灣認同的因素眾多，有屬於個人生活脈絡與心理狀態的（例如：語言障礙與海外的生活經驗），亦有社會結構層面的原因（例如：刻板印象與政治因素）。

## 2、新移民子女的台灣認同從何而來？

### （1）在家庭背景方面

在筆者當初所設定的研究架構中，新移民願意傳遞其文化並且主導教養是促使其子女建立母族認同的第一步，而成長於由父親主導教養、父親會阻止母親傳遞文化、父族對母親不友善或者和母親有語言障礙的家庭環境之中，自然就使當中的子女要接收母親的文化觀念相形困難，所以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成長的新移民子女自然不利於母族或者雙族裔認同的建立，此點與李國基

（2008）的研究結果雷同，另外筆者亦發現此情形的新移民子女在回到母國時會因為語言與文化障礙而覺得自己是局外人，此點亦符合李國基（2008）的研究發現。

另外，在表中可發現認同台灣者事實上亦有許多人的教養是由母親所主導，但是這些人卻沒有發展出其它的族群認同型態，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新移民所教導給其子女的價值觀與台灣社會一般的價值觀兩者相去不遠，關於這點在後面會有較詳細的說明。

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參與者亦有一部份是母親為教養的主導者，但卻沒有主動傳遞其母國文化。筆者認為此點必須回到母親個人的生活脈絡才行，例如 Jelly Fish 的母親對於中國就沒有甚麼好感，所以甚少談到中國的事情；而 Joseph 的母親則是因為印尼的排華運動而來到台灣。如同 Kivisto 所說：人們跨



越邊界遷徙的原因五花八門，並且在許多情況下都涉及眾多動機的結合（葉顯宗〔譯〕，2013：1）。一個人會長久的離開自己原本所屬的國家背後的原因眾多，或許是經濟理性、安全、情感的選擇，所以筆者認為往後的相關研究亦必須要考慮到受訪者的母親離開其國家的原因，因為這或許會影響到她對於傳遞文化給子女的態度。

## （2）在生活經驗方面

在生活經驗方面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三點：「長時間生活在台灣」、「和父母親家人接觸少」以及「政治因素」等三個因素，其中第三點的影響力主要集中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

除了家庭因素之外，新移民子女生活的環境亦對其族群認同狀態有重大影響，然而目前筆者手上的資料並不足以將受訪者認同台灣的因素一一列出，所以筆者便以「長久生活於台灣」做為總括。

至於和父母家人接觸少這點，除了探討母親對於其原生國的態度之外，筆者認為家庭的經濟能力也應該考慮進去，如同 Z.Bauman 所說：全球化所代表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時間/空間的壓縮，這此背景中移動性（mobility）及移動自由就是最頂級的價值（張君玫〔譯〕，2001：2）。而對於新移民子女的家庭來說回到母國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額外的開銷，對比雙族裔認同者幾乎都有在母國生活的經驗，筆者認為個人家庭經濟因素的好壞，或許也是影響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原因之一。

就研究架構而言，政治因素本來並不在訪談大綱當中。但是隨著訪談的進行筆者卻發現政治因素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影響重大，因為對於受訪者 C 有建立起雙族裔認同的條件但卻因為不願意認同中國的政治體制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受訪者 Y 亦是因為政治體制的關係從中國認同滑移到台灣認同；對於 Jelly Fish 來說，她的族群認同狀態一開始是模糊的，但卻受到政治事件（服貿）的影響而轉向台灣人認同。龔元鳳（2007）的研究曾指出：中國大陸籍新

移民的子女對母族的認同高於東南亞籍新移民子女的認同。但筆者認為，對於中國籍配偶的子女來說政治因素的影響力或許會隨著年齡漸增、見識漸廣而越來越大，進而產生認同的翻轉。

最後，如李國基（2008）張婉娟（2013）劉樹雯（2013）所指出：由於資訊的來源有限所以對母親也容易形成一般人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及新移民的負評和刻板印象，本研究的受訪者的確出現了這個現象。然而，筆者認為此現象或許會隨著新移民及其子女漸漸進到台灣社會有所改變，因為受訪者 Q 大（19 歲）就覺得新移民子女在他的生活周遭是很普遍的現象；另外 I 亦曾提在進入職場之後她發現新移民是一件普遍的事情所以也開始以自己「混血兒」的身分自豪，除此之外 Q 大與 I 也沒有因為這個身分而遭受歧視或者不友善的對待，所以筆者認為這或許是台灣社會漸漸地走向多元與包容的徵兆，「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及其子女的看法」此一議題在日後或許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 （三）族群認同狀態為印尼華僑者

在本研究中，族群認同狀態為印尼華僑者共計有一位，茲將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整理為下表 5-4：

表 5-4 影響印尼華僑認同者的因素一覽表

受訪者	AAA
1、母親國籍	印尼華僑
2、父母互動狀況及家庭地位	平等溝通
3、母親主導教養	✓
4、與母親較親近	✓
5、和母親家人密切接觸	✓
6、在印尼美好的生活經驗	✓
7、在母國住過一段時間或常回去	✓

8、父親較為嚴厲	✓
----------	---

註：本表是以研究架構的順序排列而成，在當中 1-4 為家庭背景之部分；5-7 為生活經驗及社會建構之部分；8 則是不在研究架構中，但是卻影響受訪者族群認同之因素。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 1、影響 AAA 族群認同的因素

AAA 的族群認同狀態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是最為特殊的，然而回到研究架構之後，AAA 會有這樣的認同狀態基本上代表著三個意涵：其一，母親對於子女認同的影響力重大，並且可能大過生活環境的影響力；其二，親子關係有可能影響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態；其三，華僑文化與台灣文化的親近性。

回到 AAA 個人的生活脈絡，對於 AAA 來說母親是從小到大的陪伴者與教養者，相較之下父親在 AAA 心中的形象就較為嚴厲和嚴肅，兩相對照之下，AAA 會與母親較為親近似乎也理所當然；而在文化親近性方面，在印尼生活過一段時間的 AAA 認為印尼華僑與台灣文化之間並無二致，所以在兩地文化適應上難度並不高（更何況 AAA 還會說印尼語），在這種條件之下，AAA 的認同狀態的確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筆者自身來說，AAA 這個案例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認同狀態，筆者知道認同是會變化的，但 AAA 也讓筆者知道認同是有各種可能性的，甚至超越想像的範疇。

### 三、生活經驗影響族群認同，但研究結果發現族群認同狀態也會反過來影響個人生活經驗

根據原本的研究架構圖，筆者認為家庭背景以及個人生活經驗和社會建構過程的確會對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態有所影響，然而根據訪談資料，筆者發現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況亦會對於個人的生活經驗有所影響，故應將原本的研究架構圖修改如下圖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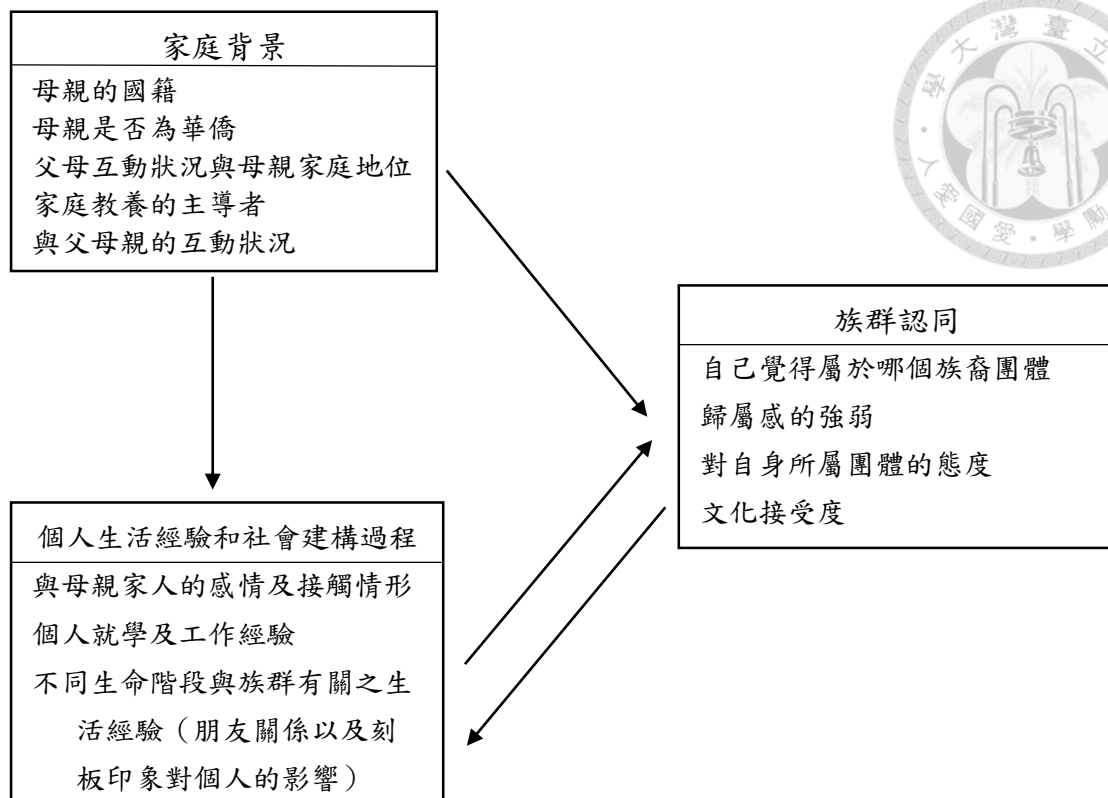


圖 5-1 修改後的研究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根據上圖，在原本的設想中，筆者認為族群認同狀態會被生活經驗所影響，但隨著訪談的進行，筆者發現有五位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狀態也會反過來影響到個人的生活經驗，以下敘述：

(一) 看待母國人的角度與心情

根據訪談資料，筆者發現個人的族群認同狀態會影響到個人如何看待母國人的角度，例如 Coe 認為自己是一個台灣人，所以在看待東南亞籍移工時就跟一般的台灣人差不多；而認同狀態為雙族裔認同的大同在看待母國以及東南亞籍人士的時候就帶著些許的親切感。

(二) 對於刻板印象以及教育觀點的不認同

這點具體的展現於 AAA 的訪談中，由於親身的經歷以及認同，A 在提及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的刻板印象以及對於東南亞的教育觀點之時是不太認同的，他認為這些都與他親身經歷的印尼經驗有所差距，並認為這是雙方接觸較為貧乏而導致的結果。

### (三) 認同台灣的外省人

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三位具有外省背景，當中 Kevin 及 Joseph 在訪談中曾經提及在生活經驗中曾有被排擠的感覺，就前述的 COBI 模式而言，此情形就是在彼此確認 (mutual identification) 的過程當中出現了落差，而被排擠的原因則是政黨的選舉操作以及語言的能力。在 Kevin 的訪談中他說到選舉過程當中對於台灣人、中國人以及外省人的操作讓他自己有一種被排除的感覺；而 Joseph 則是因為不諳台語而在日常生活中有被排擠在台灣人之外的感覺。

### 四、大部份受訪者的族群認同從小就已確立並持續至今，有的則在成長過程中有所變動，但變動過程與 Poston 的階段論不盡相同

筆者在本研究中使用的理論有社會認同論、涵化理論、連續的雙族裔認同模型、階段論以及生態系統的觀點等理論，當中前三個理論著重於個人的認同狀態，階段論則是著重於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而生態系統的觀點則是重於找出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

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些理論皆是分析訪談資料的工具，但是就本研究的結論而言，階段論的發展進程並沒有完全符合受訪者族群認同的發展狀態。簡而言之，階段論認為雙族裔的個人在族群認同的建立過程中會經歷五個不同的階段，但本研究的 16 位參與者當中有 11 位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狀態在小時候就已經確立並且穩定地維持到了現在，而另外 5 位則在成長的過程中有所變動，然而變動的過程卻也不同于階段論的發展過程。

筆者認為，這是國外理論與台灣經驗的不同而造成的落差。理論的建構都是基於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社會結構以及大量的經驗研究發展而成，在此脈絡下歐美理論與目前台灣社會的狀況有所落差實屬正常。

細究理論發展的脈絡，筆者認為造成落差的原因有二：第一，族群認同理論發展之初期所面對的是白色人種與其他有色人種的關係（例如白人與印地安人或黑人），爾後在全球化中多族裔的通婚也使認同問題更形複雜，即使如此，身體特徵（膚色）的差異仍然不小，所以這些理論在歐美的研究中還是有一定

的解釋能力。然而本研究研究對象的身體表徵並不明顯（例如中國籍母親與中華民國籍父親的子女）在這樣的狀況中，個人所要面對的情形當然不盡相同，所以出現了理論上的落差。第二，在 Poston、Wardle 及 Renn 的研究中皆提及社區的拉力對於雙族裔認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然而回到台灣脈絡中，對於新移民子女來說東南亞文化或者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僅有母親，在勢單力薄的情形之下，雙族裔個人要發展出雙族裔認同自然是較為困難的。

### 五、本研究中受訪者母親(新移民)的婚姻管道和家庭地位與一般的外籍配偶並不完全一致


在筆者的認知中，不論是台灣社會或是學術界，看待新移民的視角皆傾向將之看待成較為弱勢的群體，此一視角具體的體現於電影「候鳥來的季節」中，在當中經由仲介而婚嫁到台灣的新移民所處的環境是南台灣凋敝的漁村以及語言不通、文化不同、從事辛苦但薪水微薄的工作、失業而只能打零工的先生、急於抱孫子的婆婆等情形。簡而言之，新移民就是在家庭、經濟與社會結構中的弱勢者（詹火生、陳芬苓，2013）。

S.Hall（1997：257）認為刻板印象（stereotype）就是將（特定的）人們簡化為幾個少數且簡單的特質，並將這幾個特質加以誇大而形成特定的印象，筆者認為電影中對於新移民的型塑方式就是刻板印象的具體表現。雖然電影中景況反映出了新移民在台灣部分的生活困境與現實，但同時卻也僵化或者反映了人們對於新移民一詞的想像與理解。

筆者認為會有上述的認知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的人習慣將「新移民」簡化為經由「婚姻仲介」的管道而嫁到到台灣的外來移民，例如柯文哲就曾說出「外籍配偶的進口說」而其後亦有新移民子女出面表示這是事實<sup>22</sup>。而在學術界則是以婚姻商品化來解釋之，筆者認為當我們把新移民與婚姻仲介掛上等號的時候，那麼就很容易忽略新移民一詞之下的多元性與異質性。

---

<sup>22</sup> 詳見：蘋果即時〈柯文哲「進口」外配說 新移民小孩：是事實〉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309/570600/>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新移民子女，母親皆是來自於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然而筆者卻發現參與本研究受訪者的母親們卻與上述的刻板印象不盡相同，雖然同為定義上的新移民，但本研究參與者的父親與母親的確有幾位是經由婚姻仲介而結婚，但卻也有一部份是經由其他的途徑認識彼此進而結婚，例如外派到東南亞或中國工作、就學過程中相識或者經由親戚介紹。就定義上來說這些人都是屬於新移民，但是卻與上述關於新移民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另外，在當中亦有多位新移民在社會中有一份不錯的職業。於此，筆者想要表達的是新移民事實上是一個異質性相當高的群體，作為一個多樣性十足的群體，當中的個人都帶著許多不同的社會與經濟資本以及不同的文化結構，所以當我們試著理解或者與互動的時候的確要非常小心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偏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亦知道一般人對於新移民的刻板印象，所以本研究的受訪者亦透過不同的方式替自己的母親與上述的刻板印象做出區別，例如 Joseph 以媽媽的華僑身分與印尼人作出區別、Jelly Fish 則以學歷與職業替媽媽與一般對外配的刻板印象作出區別、璇則媽媽已持有台灣身分證所以身分已經不再是外籍配偶、而小 Q 則認為爸爸媽媽是透過自由戀愛的途徑而認識所以不算是一般的外籍配偶。透過以上種種，筆者認為在劃界的過程當中，除了可以看見負面的刻板印象對於個體的日常生活的確造成困難之外，亦可看見個人在社會結構當中的確有可能找到某些隙縫，透過找尋母親與刻板印象的矛盾或是與台灣社會更接近的連結皆在在展示了個人試圖逃離汗名的能動性。

## **六、新移民母親對其子女價值觀的教導與一般台灣家庭無異，只是在生活經驗方面有較獨特的出國經驗(回到母親的國家)與飲食習慣的影響**

母親帶給子女的影響十分重大，這點對於新移民來說亦是如此。在本節將呈現新移民帶給子女的影響，這些影響包含了價值觀、生活習慣以及對於中國或者外籍人士的態度，以上皆是在本研究中的發現，或許可以破除一些刻板印

象也同時回答一些問題，會在此處陳述是因為筆者認為這些影響大多集中於日常生活的經驗以及個人的習慣或想法，而這些影響並沒有延續到族群認同的狀態。



#### (一) 在價值觀方面

在前述中，筆者曾經提及由於新移民來自不同的地區，其風俗習慣與價值觀自然與台灣社會有所不同，所以由新移民所教養的子女可能會在日後的日常生活中與互動對象產生衝突或者迷惘。然而根據訪談資料，筆者發現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且由母親主導教養者在日常生活當中並沒有與互動的人或環境產生價值觀上的衝突，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新移民教導給子女的價值觀事實上與台灣社會的價值觀相去不遠」，例如 Joseph 的母親教導他仔細、C 的母親教導他要認真勤勞、Y 的母親教導她要靠自己不要靠別人、Miss N 的母親教導她要節儉等。筆者認為在這些例子當中的價值並不只是台灣價值而是屬於普世價值，所以被教導這些價值關的新移民子女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中事實上是順利的。

#### (二) 在生活經驗方面

在本研究中筆者發現新移民對於其子女部分的生活經驗有所影響，而影響的部分最主要集中於出國經驗以及飲食習慣。

在出國經驗方面，由於母親來自不同的國家，所以有幾位新移民子女在小時候就有出國的經驗，這些經驗雖然沒有影響到認同，但是在受訪者的描述中這些出國的經驗都使他/她們比別人知道更多其他國家的常識，亦使看待事情的視野更開闊。

而在飲食習慣方面，這點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有談及，顯見新移民就算已經移居到了台灣，但是仍透過食物與原生母國保持著一定的連結。除此之外，參與本研究受訪者的飲食習慣亦多有受到母親的影響，例如母親來自四川的受訪者便談到自己的無辣不歡、母親來自山東的受訪者則說自己平時喜愛麵食、



母親來自泰國與越南的受訪者則表示東南亞的食物不僅好吃，自己甚至也從媽媽那邊學到了幾道菜餚、而母親來自馬來西亞的受訪者則養成了喝下午茶以及喜愛咖哩的飲食習慣。

## 七、大部分東南亞華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但其中國人認同並未影響到其子女

在訪談東南亞籍華僑子女的過程中，大同跟 David 皆有提及其母親的族群認同情形是中國人，而會有這樣的情形，A 的訪談資料中或許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對於 A 來說印尼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是相同的，並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華僑會有著中國的認同，或者依然維持著中國的生活方式，筆者認為這必須考量到華僑在東南亞國家之中的社會地位。

筆者曾經看過一篇報導，在報導當中提及：「在印尼土生土長的媽媽，認同意識多元，卻也單一。她可以是印尼華僑、可以是台灣人、可以是福建人、可以是客家人；任何泛指漢民族的身份都可以被接受，但怎樣都不是印尼人」。<sup>23</sup>而陳美萍（2007）的研究則指出大馬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族群邊界涇渭分明，雖然在社會生活之中兩者有所互動，但事實上兩方內部的認同狀況接十分穩定，要有穿越認同邊界的流動十分困難。

針對華人在東南亞國家的社會位置，雲昌耀（2012）在〈當代 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有詳盡的解釋與推論內容。簡而言之，雲昌耀認為，印尼華僑會維持著中國認同是由於在印尼當地同化的過程並不順利，並且當地政府的政策與被政府放任的排華運動都使華人與印尼原住民之間維持著明顯的邊界，所以在不友善的氛圍與政策之中，當地的華人依然保留著原本的生活方式，同時界線的嚴明也使的華人的後代在融入當地生活的過程中與當地人產生了諸多衝突，對於中國原鄉的認同也就這麼保留了下來。而在馬來西亞，族群衝突的程度雖然不大同於印尼，但是對於華人的排擠以及制度性的歧視亦有所聞，並且

---

<sup>23</sup> 詳見：轉角國際 udn globe〈印尼華僑媽媽與新二代的對話—關於我者和他者〉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04390](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04390)

在馬華人對於保存與流傳中華文化亦有一定的堅持<sup>24</sup>，所以大同與 David 的母親才會有此認同。



##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本研究的侷限在於參與研究的受訪者來源較為單一。由於考量到成本以及方便，所以本研究的參與者大都是從網路而找得，但是由於網路媒介本身就是一道門檻，所以受訪者的組成的確會受到這方面的限制而使組成較為單調。所以在後續的研究建議方面，筆者認為可以從更多的管道尋找受訪者，以及從更多的訪談與問卷中建立起屬於台灣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的發展模型。

---

<sup>24</sup> 詳見：TheNewsLens 關鍵評論〈誰的馬來西亞？從華人移民史看大馬未曾間斷的族群衝〉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989>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 王宏仁 (2001)。〈社會階級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 王甫昌 (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載於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林忠正、林鶴玲、陳茂泰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53-100。台北：業強。
- 王甫昌 (2002)。〈邁向台灣族群關係的在地研究與理論：「族群與社會」專題導論〉，《台灣社會學》4: 1-10。
- 王甫昌 (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明珂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 田晶瑩、王宏仁 (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台灣東南亞學刊》，3-1：3-36。
- 伊慶春、章英華 (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臺灣社會學》12：191-232。
- 江亮演、陳燕禎、黃稚純 (2004)。〈大陸與外籍配偶生活調適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5：66-89。
- 吳乃德 (1993)。〈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載於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林忠正、林鶴玲、陳茂泰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27-51。台北：業強。
- 吳莉君 (譯)，Hobsbawm, Eric J. 著 (2008)。《霍布斯邦看 21 世紀》。台北：麥田。
- 呂維婷、黃寶儀、陳光儀 (2011)。〈同化理論與台灣移民第二代經驗研究的對話：從線性到邊界柔化〉，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論文。
- 李美華 等人 (譯)，Eral Babbie (著) (200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第九

- 版。台北：湯姆生。
- 李政賢（譯），Marshall. C & Rossman. G（合著）（2006）。《質性研究-設計與研究撰寫》。台北：五南。
- 李國基（2008）。《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雙族裔認同之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 沙依仁（2011）。《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台北：五南。
- 周志宏（2008）。〈新移民及其子女在教育上的權利、義務與責任〉，陳榮傳（主編），《新移民·新未來》。頁：29-56。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林彩岫（2012）。《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的原生文化與在地適應》。台北：五南。
- 林淑馨（2012）。《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
- 邱炫元、何景榮 等（譯），雲昌耀 著（2012）。《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北：群學。
- 施正鋒（2005）。施正鋒（編）《台灣國家認同》頁 iii-v。台北：國家展望基金會。
- 紀駿傑（2009）。〈族群關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三版，頁：157-182。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范佐勤（2008）。《中壢客家的福佬化現象與客家認同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曉鶯（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7-196。
- 夏曉鶯（2002）。〈騷動流移的虛構商品：「勞工流移」專題導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1-13。
- 夏曉鶯（2005）。〈尋找光明-從「識字班」通往行政院蜿蜒路〉，夏曉鶯（主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12-47。台北：左岸文化。

- 
- 徐玉妃 (2012)。《新移民子女的跨境連繫與境遇認同-一群偏鄉學童的異國鑿井夢》。苗栗：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馬藹萱 (2005)。〈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馬藹萱、楊蕙萱等 (編著)，(NSC93-2412-H-004-021-)。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 張君玫 (譯)，Zygmunt Bauman 著 (2001)。《全球化》。台北：群學。
- 張茂桂 (2003)。〈族群關係〉，王振寰、瞿海源 (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二版，頁：216-245。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張琬涓 (2013)。《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研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莫藜藜、賴珮玲 (2004)。〈台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05：55-65。
- 許維德 (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中壢：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台北：遠流出版社。
- 陳玉華、伊慶春 (2015)。〈台灣民眾對於婚姻移民的社會態度〉，「台港社會學與社會意向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5月1-2日
-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五南。
- 陳美萍 (2007)。〈大馬華人與馬來人一族群邊界政策化的塑造〉，《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10：1-17。
- 曾熾芬 (2008)。〈移住/居台灣-移民社會學〉，謝國雄 (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初版，頁：523-552。台北：群學。
- 黃森泉、張雯雁 (2003)。〈外籍新娘婚姻適應與子女教養問題之探討〉，《社會科學教育研究》，8：135-169。
- 黃明惇 (譯)，Judd, Charles M.、Smith Eliot R.、Kidder, Louise H. 著 (2000)。《社會科學研究法 社會關係研究取向(上)》。台北：桂冠。
- 楊瑪利、楊艾俐 等著 (2004)。《新台灣之子-未來百年台灣競爭力》。台北：天

下雜誌。

葉顯宗 (譯), Kivisto, Peter、Faist, Thomas 著 (2013)。《跨越邊界：當代遷徙的因果》。台北：韋伯文化。

劉樹雯 (2013)。《故鄉？他鄉？新臺灣之子對東南亞籍母親原鄉文化認同》。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雅雯 (2012)。《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之敘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伯辰 (譯), Isaacs, Harold R. 著 (2004)。《族群》。台北：立緒文化。

賴澤涵、劉阿榮 (2006)。〈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台灣的抉擇〉，劉阿榮 (主編)，《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頁：1-27。台北：揚智文化。

薛承泰 (2008)。〈新移民及其子女之權益與保障〉，陳榮傳 (主編)，《新移民·新未來》。頁：15-28。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鍾鳳嬌、趙善如 等著 (2010)。《新移民家庭：服務與實踐》。台北：巨流。

藍佩嘉、吳嘉苓 (2005)。〈變遷中的性別與家庭，弱勢與移民的女性照顧者〉，王振寰、章英華 (主編)，《凝聚台灣生命力》初版，頁：47-61。台北：巨流。


顏寧 (譯), Merriam, Sharan B 著 (2013)。《質性研究-設計與施作指南》。台北：五南。


魏美惠 (2009)。〈新台灣之子的能力較差嗎？從多元能力與生態系統理論剖析〉。《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5-4：47-57。

蘇碩斌、鄭陸霖 (譯), 片桐新自等 (原著) (2008)。《基礎社會學》。台北：群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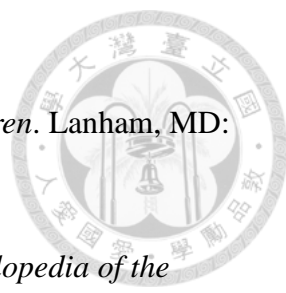
龔元鳳 (2007)。《大陸與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子女族群認同之差異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 二、英文

- 
- Atkinson, D.R., Morten. G., & Sue, D. W. (1998). *Counseling American Minorities*.<sup>5thEd</sup> USA: McGraw-Hill.
- Barth, Fredrik. eds. (1998).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Berry, J., Trimble, J., & Olmedo, E. (1986). "Assessment of acculturation." In W. Lonner & J. Berry (eds). *Field method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Berry, J.W. (1990).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Berman, John J.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otivation, Vol. 37.*, (pp. 201–234). Lincoln, NE, U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Birman, D. (1994). "Acculturation and Human Diversit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E. J. Trickett, R.J.Watts, and D. Birman (Eds.), *Human Diversity: Perspectives of People in Context* (pp. 261-284).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oss, W. E. (1971). "The Negro to Black conversion experience: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lack liberation." *Black World* 20: 13-27.
- Erikson, E.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sup>2nd Ed</sup>. New York: Norton.
- Fearon, James D. (1999). "Why Ethnic Politics and 'Pork' Tend to Go Together." Paper presented at a MacArthur Foundation-sponsored conference on Ethnic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held at Wilder Hou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1-23.
- Hall, S., & Open University.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 
- Hutnik, N. (1991).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n, K.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In D. Cartwrigh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LaFramboise, T., Coleman, H. L. K., & Gerton, J. (1993).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biculturalism: 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3): 395-412.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hinney, J.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and research." *Psychology Bulletin* 108(3): 499-514.
- Phinney, J. S. & Devich- Navarro M. (1997). "Variations in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Mex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7(1): 3-32.
- Phinney, J. S., Ferguson, D. L., & Tate, J. D. (August 01, 1997). Intergroup Attitudes among Ethnic Minority Adolescents: A Causal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68, 5, 955-969.
- Phinney, J. S. & Ong, Anthony D. (2007).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3): 271–281.
- Poston, C. (1990). "The 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 A needed addi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9(2): 152-155.
- Renn, K. A. (2004). *Mixed race students in college: The ecology of race, identity, and community on camp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enn, K. A., & Shang, P. (2008). *Biracial and multiracial studen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ockquemore, K., & Brunsma, D. L. (2002). *Beyond Black: Biracial identity in*



- 
- America*.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Rockquemore, K., & Laszloffy, T. A. (2005). *Raising biracial children*.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 Simpson, George E. (1968). "Assimil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438-444.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Stephan, C. W., & Stephan, W. G. (1989). "After intermarriage: Ethnic identity among mixed-heritage Japanese-Americans and Hispan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507-519.
- Tajfel, H. (197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 Tajfel, H. (1981). *Introducing social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etc.]: Penguin books.
- Teramoto Pedrotti, Jennifer, Edwards, Lisa, & Lopez, Shane J. (2008). *Working With Multiracial Clients in Therapy: Bridg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Publications@Marquette.
- Turner, J. C. (1985).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 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 In E. J. Lawler (ed.),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2*, pp. 77-12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Wardle, F. (1992). *Biracial Identity: An Ec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Model*.

### 三、網路資料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16)。〈外籍配偶 (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 人數〉。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96419&ctNode=29699&mp=1>  
。2016/6/20 檢索。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13)。〈我國外籍配偶弱勢情境分析之研究〉。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51269314471.pdf>。2016/5/30 檢



- 索。
- 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處〈內政部統計應用名詞定義-移民業務管理統計〉。  
<http://www.moi.gov.tw/stat/list.aspx>。2015/07/12 檢索。
- 中華民國教育部（2015）。〈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教育部編印》ISSN 2072-5485。2015/07/05 檢索。
- 王彩鸞。〈新住民子女 入學不敢填媽媽國籍〉。《聯合新聞網》。  
<http://ppt.cc/ZiQ49>。2015/9/27 檢索。
- 胡治言。〈柯文哲「進口」外配說 新移民小孩：是事實〉。《蘋果即時》。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309/570600/>。  
2016/5/27 檢索
- 陳靖偉。〈【四方報】公視新住民節目《我在台灣你好嗎》9月26日首播〉。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25/699268/>。  
2015/9/30 檢索。
- 張鈺惠。〈印尼華僑媽媽與新二代的對話－關於我者和他者〉。《轉角國際 udn globe》。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04390](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04390)。2016/6/10  
檢索
- 婦女新知基金會新聞稿。〈為什麼說我是「外籍新娘」呢?〉。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topics\\_dtl.asp?id=98](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topics_dtl.asp?id=98)。2015/07/15 檢  
索。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17年後，25歲青年超過十分之一是新住民子女〉。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3995/>。2015/07/08 檢索。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誰的馬來西亞？從華人移民史看大馬未曾間斷的族群衝〉。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989>。2016/6/8 檢索。

## 附錄



### 附錄一、大陸(含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人數統計表(截至 2016/4/30)

配偶國籍	人數	所佔比例
大陸及港澳	345688 人	67.44%
越南	94203 人	18.34%
印尼	28815 人	5.61%
泰國	8548 人	1.66%
菲律賓	8451 人	1.65%
柬埔寨	4285 人	0.83%
其它	22963 人	4.47%
總和	512953 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 附錄二、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學年區分(至 103 學年度)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學年別分

單位：人；%

學年別	總計學生人數			國小學生人數			國中學生人數		
	新移民子女			新移民子女			新移民子女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93	2,840,460	46,411	1.63	1,883,533	40,907	2.17	956,927	5,504	0.58
94	2,783,075	60,258	2.17	1,831,873	53,334	2.91	951,202	6,924	0.73
95	2,750,737	80,167	2.91	1,798,393	70,797	3.94	952,344	9,370	0.98
96	2,707,372	103,587	3.83	1,754,095	90,959	5.19	953,277	12,628	1.32
97	2,629,415	129,917	4.94	1,677,439	113,182	6.75	951,976	16,735	1.76
98	2,541,932	155,326	6.11	1,593,398	133,272	8.36	948,534	22,054	2.33
99	2,439,548	177,027	7.26	1,519,746	149,164	9.82	919,802	27,863	3.03
100	2,330,230	193,062	8.29	1,457,004	159,181	10.93	873,226	33,881	3.88
101	2,218,259	203,663	9.18	1,373,375	161,970	11.79	844,884	41,693	4.93
102	2,129,045	210,278	9.88	1,297,120	157,647	12.15	831,925	52,631	6.33
103	2,055,932	211,445	10.28	1,252,706	146,877	11.72	803,226	64,568	8.0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育部



### 附錄三、訪談大綱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學生柯凱瀛，指導教授為李碧涵博士。目前我正在進行碩士論文〈台灣新移民子女青年階段的族群認同研究〉。

首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為求資料的完整，在訪談過程中將會進行錄音。為保護您的隱私與遵守學術倫理，訪談內容將僅用於本研究中不做其他用途，此外本研究將會以匿名的方式謹慎處理任何可供辨識的個人資訊，並且在逐字稿完成後會寄與您做確認之後才用於本論文的學術分析。

在訪談過程中隨時歡迎您提出意見與問題，您的付出與參與將會使本研究更加具有意義與學術價值，感謝您。

祝 順利 健康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柯凱瀛 敬上

#### 壹、家庭背景

1. 母親原持有國籍為何？

中國大陸及港澳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其他\_\_\_\_\_

2. 母親是否為華僑？

是  否

3. 父親與母親的互動狀況為何？

父親很權威  父母平等溝通  母親較少有講話機會  其他\_\_\_\_\_

4. 在家庭中主導教養的人是誰？ 父親主導  母親主導  共同主導  其他\_\_\_\_\_

5. 母親在平常是否會與你/妳聊起家鄉的事？或者教導她家鄉的傳統與文化？

頻繁  不常  沒有

6. 與父母親的互動狀況如何？

#### 貳、個人生活經驗

7. 你是否曾與母親回到家鄉？ 有  無（若無則跳到第 11 題）



- 8.回去的頻率有多頻繁？
- 9.你/妳與母族親屬的感情如何？
- 10.你/妳如與他們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是否有碰到任何事情？
- 11.回到母親家鄉時是否有回到故鄉的感覺？
- 12.你/妳是否參與過母親群體的活動？情形如何？
- 13.你是否有任何的工作經驗？有 無（若無則跳到第 16 題）
- 14.有的話，工作內容為何？
- 15.在工作的場域中，若有機會是否會透露新移民子女的身分？
- 16.在工作的場域中，是否曾因為新移民子女的身分碰到任何事情（與老闆、同事跟顧客）？
- 17.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同階段與朋友互動的情形如何？
- 18.在學期間老師與同學與你/妳的互動情形？
- 19.在你/妳的印象中，是否有任何社會事件影響你/妳的族群認同？
- 20.父母親兩種不同的身分和文化，為你/妳在不同階段的生活經驗帶來了甚麼影響？又你/妳如何思考和父母親之間的關係？面對這些差異你/妳如何面對和調整自己的心情？
- 21.你/妳甚麼時候察覺到自己新移民子女的身分？這些事情在你生命中的影響力如何？

### **參、族群認同**

- 22.你/妳認為你/妳的身分認同是？
- 23.對於認同的族群有甚麼相關的認識？
- 24.對於認同的族群，你/妳覺得有光榮感？
- 25.對於認同族群的文化，你/妳的看法是？
- 26.對於母親的文化你/妳的認識與看法是？
- 27.如果有機會從母親身上學到相關的文化你/妳是否有興趣？

#### 肆、基本資料



28. 請問你/妳的出生年為\_\_\_\_\_

29. 請問你的性別為？男性 女性 其他

30. 請問你/妳的原居住地為？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澎  
金馬及其他外島地區

31. 請問在成長過程中，你/妳家中的主要照顧你/妳的人為\_\_\_\_\_使用的語言為  
\_\_\_\_\_

32. 請問你/妳的教育程度為？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或大學 碩博士

33. 父親的教育程度為？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或大學 碩博士

34. 母親的教育程度為？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或大學 碩博士

35. 父親的職業為\_\_\_\_\_

36. 母親的職業為\_\_\_\_\_